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国内正规商品股指期货原油期货开平户！零佣金！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全国各大证券公司都有代理！另有专业开户网和书籍！网上开户！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10倍赔偿差价，客服QQ700700855，期货开户和书籍，加微信：<http://www.the15.net>

HZ BOOKS
华章书局

华尔街 狂人日记



[美] 托德·哈里森 (Todd A. Harrison) 著

梁超群 陈杰 译

*The Other Side
of Wall Street*

独家首发 Bank ONE 前副库彼得·阿瓦特 《高盛如何统治世界》作者威廉·科汉 麦格纳全球公司前
首席分析师基拉 《市场观察》总编戴维·凯拉维 E*Trade 证券有限公司总裁米歇尔·J·卡西欧
基金经理 《结局：警惕全球债务危机》作者约翰·莫尔丁 等 41 位名人强烈推荐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华尔街 狂人日记

[美] 托德·哈里森 (Todd A. Harrison) 著
梁超群 陈杰 译

*The Other Side
of Wall Street*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Todd A. Harrison. The Other Side of Wall Street.

ISBN 978-0-13-248966-9

Copyright © 2011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China Machine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Pearson Education, Inc.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sively (except Taiwan, Hong Kong SAR and Macau SA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Pearson Education (培生教育出版集团)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底贴有 Pearson Education (培生教育出版集团) 激光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11-55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尔街狂人日记 / (美) 哈里森 (Harrison, T. A.) 著; 梁超群, 陈杰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5

书名原文: Other Side of Wall Street

ISBN 978-7-111-38230-0

I. 华… II. ①哈… ②梁… ③陈… III. 金融市场 - 研究 - 美国
IV. F83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5574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蒋桂霞 版式设计: 刘永青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70mm × 242mm · 11 印张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1-38230-0

定价: 35.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 (010) 68995261; 88361066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献给外祖父卢比、杰米、卡文、摩根……和女儿卢比

感恩让生活丰满，
它让有限变成充盈，变成无限。
它化拒绝为接受，化混乱为有序，
化困惑为明晰，化麻烦为礼物，化失败为成功。
它让意外事故成为完美时机，
让错误成就一段辉煌。
感恩帮助我们解读过去，
为今日带来内心的安宁，
更为未来创造美好的愿景。
——梅洛迪·贝蒂



赞 誉

托德解构了我们对华尔街的模式化认识，他雄辩地证明：好人在这里也可以最终胜出。这本书捕捉到了成为优秀的交易员乃至成为优秀的人的实质之所在。如果你计划在今年读一本关于华尔街的书，本书乃不二之选。

——美国 CNBC 《快钱》 盖伊·阿德米

托德勇敢地提醒我们：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昨天和今天所发生的种种好事与坏事，而在于我们当下为美好的明天所做的一切。阅读他的人生历程，能让我们心存谦卑，立志高远。

——财经观察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第一银行（Bank ONE）前司库 彼得·阿瓦特

托德身上既有交易员的勇猛，又有文人的反思与多情，两种品性的独特结合使得本书成了一本妙书，对于每个想参透金融圈儿新闻标题之下真相的人来说，都是必读之物。

——《市场观察》总编 戴维·凯拉维

托德·哈里森带你坐上一列快速火车穿越当代金融高手纵横的世界，以他局内人的视角，将这金融世界的暴行与善举尽收眼底。这是真实世界的精彩呈

X

现！享受这场视觉盛宴吧……

——麦格纳全球公司前首席执行官 比尔·基拉

系紧座椅安全带，让托德·哈里森带你乘坐他人生中的过山车。哈里森讲故事的天分体现在字里行间，贯穿始终，在每一页的某一处他总会令你会心一笑。

——《高盛如何统治世界》^①作者 威廉·科汉

托德·哈里森向读者零距离展现了他寻求财富真正意义的个人大戏。他的故事穿透了华尔街新闻所构成的浅薄表面，揭示了背后的复杂与深度。他记录了华尔街市场最耐人寻味的一段历史，他的叙述让人睁大眼睛，屏息凝神。

——E*Trade 证券有限公司总裁 米歇尔 J. 卡西欧

一部与美国一段重要历史相互印证的个人史书：从血肉丰满的人和物开始，走向充斥着金钱迷惑的帝国，然后又从帝国回归那些人与物。

——《交易员、枪与钱》作者 萨提亚吉特·达斯

托德·哈里森拉开了华尔街的帷幕，坦诚率真地展现他的人生。这本书引人入胜，使读者一睹世界金融之都的压力和政治，以及一个人如何在追求成功和自我价值之间取得平衡。

——《纽约每日新闻》总编 马丁·多恩

这本书令我着迷，我一晚上就读完了它。每个怀揣梦想的人都应当读这本书，因为他讲述了一个坚持不懈、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的真实故事。

——光速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 史蒂芬·恩里奇

① 本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是一名华尔街圈内人，却又以做作家、企业家和慈善家为乐，本书真诚坦率地记述了这个多面人的华尔街故事，精彩纷呈，引人入胜。每个有追求的交易员都应该读这本书。

——《股市荣枯及厄运报道》编辑 马克·费博

这是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作者从他自己作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交易员和作家的视角，展现了他人生起起落落背后的故事，同时揭示了他在这个过程中所领悟的人生真谛。

——弗莱肯施泰恩资本公司总裁、《格林斯潘的泡沫》作者 比尔·弗莱肯施泰恩

托德·哈里森以非凡的勇气讲述了他华尔街内外动人心魄的生活。这里有奢华，有几百万美元的长岛夏夜派对，有“男孩玩具”法拉利、保时捷，有昂贵的波尔多，也有诚实、忏悔和高洁。这里讲述交易室的权力斗争，也讲述穷孩子的理想与奋斗，它揭示了华尔街公开面目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

——彭博社《股市》节目金融记者及主播 皮姆·福克斯

这不是一本交易箴言集，它讲述的是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对生命的感悟。

——《绝不再买另一只股》作者 戴维·加芬

本书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圈内人对华尔街动荡十年的个人观察。托德·哈里森一度沉迷于对冲基金的阴曹地府，此后成功大逃亡，来到了光明灿烂的米尼安小城的神奇国度。

——麦佛里克资本公司合伙人 史蒂夫·高布瑞斯

这部自传讲述了托德·哈里森眼中残酷的华尔街“成人礼”。影响作者成长历程的人物中，有令人敬仰的英雄，也有让人怜悯甚至厌恶的魔鬼。这些人包括他的外祖父、父亲以及前合伙人吉姆·克莱默。作者哈里森是一名睿智的交易员，同时有着一颗诗人的心。他有着超越常人的成功欲望，这种欲望带来了辉煌，也带来了悲剧。作者将这种悲喜人生坦诚展示，平易诙谐的文字背后

是一个有关救赎和探索的个人史诗。

——雅虎金融编辑主任 迪恩·葛利根

打开这本书，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卷入作者跌宕起伏的情绪过山车。主人公天资过人，勤于自省又长于表达，他的个人历程确实非常诱人。然而，掩卷沉思，我们就会领悟到，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人生之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感到托德时时都在和我对话，我们都在求解同一个问题：“好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他的经验与教训能让我们所有人受益。

——灯塔国际主席、伯克郡机会基金主合伙人、前商业银行家 罗杰·古德曼

坦诚，励志，净化心灵……

——CNBC 资深股评家 赫伯·格林伯格

托德·哈里森的交易获利总是以百万计，他的作品所打动的读者也以百万计。跟随他的职业历程你会进入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的三家顶尖金融公司，但是托德的职业历程和之前你读过的其他任何华尔街故事都不相同。

——美国在线和华盛顿邮报网站前商业主编 杰米·哈蒙德

语言曼妙，发自肺腑，这是我读过的关于人生和金钱的最优秀文字。它细腻、深刻，能触动你身心中许许多多的情与理。

——纽约泛欧交易所理财顾问委员会主席、教授 塔赫拉 K. 赫拉博士

从华尔街巨人，到数字产业领袖，再到慈善家，托德的个人历程鼓舞人心。我强烈推荐本书，建议大家亲自阅读本书，不要满足于报刊的二手贩卖。

——数字媒体高管 尼克·约翰逊

与 55 年前的凯鲁亚克一样，托德·哈里森讲述的是个人的成长历程，是神话解构的历程，真诚，生动，率性，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海风资产管理公司总裁 道格拉斯·卡斯

打开本书，你就会爱不释手，欲罢不能！托德·哈里森不是在说教式地告诉们怎样生活，而是在展示我们生活中什么最重要。强烈推荐！

——雪城大学（Syracuse）金融学教授、国际商业系主任 彼得·考卫欧恩

这里是华尔街最惊心动魄的20年，这里展现的是金融帝国的一流高手。作者让我们坐在了第一排，零距离观察这部大戏。主人公是个好人，但他身上也有街头斗士的智慧与凶悍，他在这场大戏中逐渐经历了精神的再生，并最终获得灵魂的救赎。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市场观察网站创始人、主席兼CEO 拉里·克莱默

托德打开了展现快速发展的金融世界的一扇窗户，很娱乐，很智慧。

——纽约泛欧交易集团首席运营官 拉里·雷博维茨

托德以华尔街内部人士的身份，用机智幽默的语言揭示了他身上的柔软之处。我强烈向朋友们推荐本书，你们会像我一样，一打开便爱不释手。

——四度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的作者、千禧波投资公司总裁、
《终局：看懂全球债务危机》^①作者 约翰·莫尔丁

商业世界中天知地知你不知我不知的故事最能揭示世界的真相。托德以透明负责的态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们这个行业应该向他说声谢谢。

——对冲眼风险管理CEO、《对冲基金经理日记》作者 凯斯·马克洛夫

很多人说起华尔街都不免冷嘲热讽，而托德·哈里森则不同，他提醒我们这台庞大的金融机器是由人构成的。“9·11”等重大事件冲击华尔街与美国人的身心时，作者就在咫尺之外观察着、感受着。本书再现了这些净化心灵的时刻。

① 本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刻，讲述了他自己身处野心与爱心之间的痛苦挣扎。哈里森对华尔街的解读常入木三分，发人深省，让人欲罢不能。

——前橄榄球四分位球员、大学名人堂四分卫、社会教育企业家 都恩·麦克弗尔森

读哈里森非同寻常的回忆录，犹如坐激情过山车，经历的是投资历史上最动荡的十年，演绎了大输大赢、大悲大喜的人生阶段。让我们一起读这些华尔街不为人知的故事，同时欢迎作者回到一个较好的世界。

——媒体链接有限责任公司主席和首席运营官 文达·哈里斯·米拉德

托德·哈里森的文字激动人心。他帮助读者寻找北极星、寻找路标，并在它们的引导下走向幸福与意义。

——儿童援助协会前首席执行官 沃伦·摩西

关于华尔街最热门也最危险的机构——顶级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最真实最扣人心弦的内幕故事。哈里森抵达了这个风暴的中心，发现了它内在的空虚。这个经历值得一读。这是一个诱惑和救赎的故事，也给了很多一流的投资建议。

——《数字投资之道》作者 斯科特·帕特森

卢比·派克——托德的外祖父、我的叔叔，他是书中的大号角色，一个硬汉形象，他的一句话也深入托德的内心深处，成了他人生的箴言：“你唯一真正拥有的是你的名和你的言。”当今世界对金融类的书籍敬畏与蔑视并存，而本书迥然不同于常见的金融作品，它充溢着爱怜的人世证言，它告诉我们，要真正赢得世界，我们首先必须寻找自己的灵魂。

——西北大学莫迪尔新闻学院商务沟通系主任 阿比·派克

在金融酋长洋洋自得地做着“上帝的工作”的年代，本书是一本必读书，是华尔街的《瓦尔登湖》。托德讲述了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真实得别开生

面，讲述了爬向成功阶梯的顶端的痛苦历程，揭示了成功与人生意义之间的遥远距离。

——MacroMavens LLC 主席 斯蒂芬妮·彭博伊

1990 ~ 2010 年 20 年间的繁荣与萧条历程中，像托德·哈里森那样深刻洞察历史的大潮并成功脱险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我已等了好多年，等他讲述自己在华尔街前线所见证的种种凶险经历，今天他终于敞开了心扉！华尔街最后一位诚实人的内心独白……

——《拯救国家》作者 巴里·里萨兹

说教无法让你汲取生活的智慧，感受才是智慧的源泉。托德高超的讲述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共鸣，让我们对他的故事感同身受，它让我们我们在安逸舒适的起居室里就能感受到华尔街的风风雨雨，仿佛身临其境，洞察华尔街深藏不露的一面。

——宝丽来董事长、慈善家 鲍比·赛吉尔

托德·哈里森的这本书在众多华尔街作品中属于另类，弥足珍贵，它用机智风趣、直截了当的口吻向我们描绘了华尔街，描绘了生活。作者承认金钱的巨大诱惑，却又打破了金钱的迷障，找到了真正重要的东西。他激情洋溢、智慧过人、诚实仁爱，坚守自己的原则，聆听内心的声音，取得了事业的成功，战胜了个人的苦难，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

——《巴伦周刊》专栏作家 迈克尔·桑托里

托德·哈里森带读者经历了亢奋的 20 世纪 90 年代和此后让大梦醒来的金融危机，他与读者分享了他的职业生涯和人生旅程，分享了他从中得出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鼓舞人心，具有启发意义。

——A. 加里席林咨询公司总裁 加里·席林

从某种意义上说，托德的人生正是华尔街的真实隐喻，虽然充斥着无法预见的迂回曲折、起伏不定，但长期来说是不断向前向上发展的。

——机构投资全美研究团队（1997~2000） 史蒂夫·肖宾

这是一次非凡的个人探险，探索了华尔街的“秘密王国”，让我们有机会亲眼目睹在最顶尖的经纪公司和对冲基金公司内所发生的一切。

——IDC 市场研究公司董事长、总裁、CEO 梅森·斯莱恩

托德·哈里森的经历非常独特，这种经历让他获得了常人难以获得的角度与深度。如果你想一窥华尔街顶峰的究竟，那么这本书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雪城大学惠特曼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麦尔文·史蒂斯

托德的个人经历与思考让他见证了权力斗争与职业竞争，同时又超越了这个层次；在理想和诚实都沦为商品的当今，他还坚守着理想与诚实。

——美国政府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1981~1985） 戴维·斯多克曼

想要了解市场，本书不可多得；想要了解人生，本书更是不二之选。

——雅虎财经视频栏目每日行情（Daily Ticker）主持人 艾伦·塔斯克



序

几个月前，托德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道：“我在考虑请这些人来为我的书作序。”接着，他报出一大串名字——都是不错的人选，但我嘴上并没有这样说，只是茫然地盯着他说：“你这是逗我玩么！”名单里竟没有我！我和托德相识 25 年，在过去的 6 年中一直是生意合伙人。托德不自在地笑着出去了。我的确不算个大人物，但我还是感觉有点伤了自尊。几分钟后，托德回来说：“哇，你说得对！应该由你来写。你愿意为我的书作序吗？”我斩钉截铁地答道：“滚蛋！”

好歹也让我粗鲁一回。

但此时此刻，我是怀着无比骄傲和荣耀的心情来写这个序言的。托德在这本书上耗费了不少心力——可写的东西太多，既要篇幅适中又要打动读者，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在本书以比较完美的叙事方式呈现在读者手中之前，其中的许多篇章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再加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段落我已经听了又听，读了又读。但直到这本书付印前仅一个月，我代表米尼安小城传媒出差时，才在一个远程航班上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之前虽读过许多片段，却从未一口气读完过。我不得不说，这本书一读上就让我欲罢不能。

本书叙述了一段过山车般大喜大悲、惊心动魄的岁月，此前多年中托德和

我反复地絮叨过。而且，这段历程是何等漫长、何等怪诞啊！

托德给这本书拟题的过程，我也参与了。最后我建议用“生意场中当如动物凶猛，人生路上要……”。我没能完成这个句子，但在贾斯丁·洛里奇（Justin Rohrich，米尼安小城金融传媒网站的作者之一）的帮助下，我们把这句难产的活定格于：“人生路上要留真我真性。”于是就有了这个完美的题目，因为它表达了本书的双重主题：对财富和人生真谛的双重追求。

托德是个有意思的家伙。我和他相识于1987年。说起来已经有些遥远，距今差不多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两人都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我们的友谊开始于大学时代。后来我在好莱坞，托德去了华尔街，但我们每年都要聚上一聚，要么在他的东海岸，要么在我的西海岸。托德为人很有一套，像地心引力一样具有一种天生的魅力，把别人吸引过来，进入围绕他旋转的一个轨道。直到后来，特别是看了本书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并不只是围绕着他转，我和托德早已密不可分。

早在2001年，托德就告诉我他在创建一个网站（也就是今天将我们两人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企业），他说他雇用了一个家伙负责平台的打造，问我能否和他的这个雇员做一点交流。于是我花掉周末和晚间不计其数的钟点，在电话中出谋划策，谈论发展这个网站（今天的Minyanville，米尼安小城）所需的潜在合伙人。托德就是托德，他不惜血本聘用精英中的精英来实现自己的想法，当他的想法在现实中被赋予肉身，并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生命时，它也就成了生机无限的企业。这个领悟我是在2004年才获得的，此前我一直不满足在生意场外做一个旁观者，渴望成为一名企业家。米尼安小城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此前，我用了七年时间帮智威汤逊广告公司打造一个价值2 000万的企业，名为digital@jwt。是时候从幕后走到前台，转换角色，做一名企业家了。于是，2004年8月，在托德把机会送在我眼前时，我紧紧地抓住了。

但这还是一个冒险之举。此前我和妻子经过了反复讨论，我们还有两个年幼的儿子，我们太需要平安稳定的生活，但这个想法实在吸引人，妻子说：“干吧。”于是我打电话给托德：“我们来捧红华尔街牛和熊，以我们的金融领悟为

世界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听起来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天哪！我们错了，这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至今仍然如此。

我猜想沃尔特·迪士尼先生第一次告诉世界（希望不是模仿米奇老鼠的声音）说“我要创造两只小老鼠，将它们打造成快乐的使者”时，人们会说他是个疯子。这也是我们的经历。曾经有一次，我们在一次会议上介绍了我们的企业设想，当我们走出会议室时，有人说道：“你们这是疯了！祝你们好运！”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表达“听后感”的。当托德首次用呼呼（Hoofy）——华尔街牛和嘘嘘（Boo）——华尔街熊的视角来撰写市场评述时，很多人和我的反应一样亢奋：真棒！其中有市场观察（MarketWatch）的创始人拉里·克莱默、媒体链接（Medialink）的总裁文达·米拉德以及掌管美林集团（Merrill Lynch）全球市场营销长达16年的查理·马纳诺。他们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们读懂了我们。他们懂的。既然如此，让其他人也变得“懂的”就只是个时间问题。托德总是有先见之明。

如何以文字的方式向世界呈现你最好的朋友，从来就不是一件易事，即便你看过他写下的文字，尽管你在他身边一起经历了起起落落、成败得失和喜怒哀乐。因为这一切之后留下来的常常是凌乱的记忆碎片，要拼接还原，真是耗费心力。

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托德从来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次次关键时刻的表现都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毅力与决心从来高于常人，这种毅力让他总能把障碍变成机会。他总是看到生活中光明的一面，这种秉性让他成为卓尔不群、出类拔萃的一个。

本书值得一读，因为主人公的经历特殊，更由于很少有人将这种特殊的经历如此坦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托德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华尔街这台庞大的金融机器，却被它吞噬、嚼碎，然后又吐了出来，但他一次次勇敢地重新进入这台机器，最终以自己的成功让质疑者和反对者偃旗息鼓。这本书鼓舞人们在喧嚣尘世中认真考虑真正重要的东西，竭尽所能实现自己的才能，努力挣钱，忠于家庭。而更重要的是，忠于自我，并找到平衡。

本书以第 18 章作结，该章题为“人生旅程”，传达一种回首往事的心绪。但自书写成之后到现在又上演了许多新的篇章，托德的家庭增添了新成员，米尼安小城传媒又经历了无数变化，其中有好的转变也有坏的变化。托德的人生还会有更多篇章有待展开。

托德·哈里森和米尼安小城传媒都已经经历了许多年的成长，但说实话，真正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凯文·沃森

2011 年 5 月



前 言

我从没想过自己竟然属于“那种家伙”。虽然我的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经历都在追逐钱财，但我一直相信自己是个好人，有高尚的原则，践行着纯洁的理想。外祖父曾教导我：你的名和言就是你所真正拥有的一切；诚实、信用和尊重是一切成功的基础。尽管我一直遵从着这些教导，最终我却在贪婪的追求中沦为一个拜金者。

本书讲述的是我个人的人生经历，但我的所谓“成就”与传统意义上的功名成就可谓南辕北辙。书中的许多细节甚至让我羞愧，但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真实人生，并塑造成了今天的我。

我曾经将个人净资产和自我价值混为一谈。

我曾分不清快乐和幸福的区别。

我曾以银行账户存款作为自我实现的标志。在我的存款额达到我梦想的数字之后，我渴望赚到更多，我也开始“需要”更多。

回过头来看，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将美国带入节衣缩食的时代之后，不难看出那些错误。但与世人不同的是，我在十年前就已幡然悔悟，当时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它们唤醒了我，或者说唤醒了我的自我救赎意识。

当年我一直自认为了解自己的人生选择和由此产生的种种后果，但我却难以体会这些选择如何影响了他人。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种盲点的存在，直到

2010年夏天。当时我有几天与哥哥亚当在一起，恰逢他在沙滩上举办一年一度的“朋友周末派对”，但我的主要兴趣是撰写本书。回头想想，灵感总是那样地不期而遇。

以科学家身份参与当时的白宫班子的彼得·艾曼纽是亚当在马里兰大学的兄弟会朋友。在晚饭和泳池嬉闹过后，他和我并排坐在户外的排椅上。彼得和我相识已经二十多年，但我们从来不曾真正“认识”过。

那晚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他突然转身看着我说：“你不知道，我一直不怎么喜欢你，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你让我感到自卑，你让我感到羞辱。”他回忆了1997年万圣节他和亚当去纽约看我，我们去一家高档俱乐部的往事。

“你穿着昂贵的衬衫，一进门，俱乐部一名保安立刻过来招呼你，引领着我们上楼，路过另外一名保安，进入一个包间。你为大家点了10美元一杯的马蒂尼，一群美女簇拥在你身边。作为一名研究癌症治疗的科学家，10美元是我晚餐的全部预算。更过分的是，你似乎乐在其中，享受着地位和光环，看得你圈子外的人头晕目眩。你无从知道这些，但那晚的记忆激励着我加倍努力地工作，因为我再也不想感觉自己那么微不足道了。”

彼得和我还聊了我们人生中经历的那场大灾难——“9·11事件”。对我来说，这次事件引发我在个人、事业和精神上的改弦更张，从此开始了一次积极的人生蜕变。而对他来说，“9·11事件”成为他的踏脚石，让他进入了充满意义的人生新通道。那天晚上我们相互打开了心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心灵相通，这段交流也为我自己打开了一条闭塞多年的精神通道。

我从未知道我曾给彼得留下那样糟糕的感受，我之前也从未从他的角度审视过自己。我相信他不是第一个那样看我的人。在我自以为享受生活、及时行乐时，别人眼里的我却是自以为是、贪得无厌的一个人，不懂得感谢生活的厚赐的一个小人。

我从未想到我是“那种家伙”。



目 录

赞誉 序 前言

1 纯真年代 1

几年以后，外祖母多萝西告诉我说，在我上班的时候，外祖父常常坐在我的房间里，看着我的鞋子。她笑着说道：“他是那么爱你，他就想紧紧地挨着你。”

2 面包男孩 10

我13岁时在当地一个面包店打工，这是我的第一份长期工作，至今还在做。每周六早上5:00起床，准备迎接蜂拥而至的顾客，其中一些顾客来自我所羡慕的家庭。

3 “动物之家” 16

我走进雪城大学的校园，面对众多陌生的面孔，对新的开始兴奋不已。雪城大学学费高昂，多亏我母亲努力工作，外祖父慷慨赞助，加上助学金及勤工俭学，我

VI

才得以在这里学习。

4 游戏开始 25

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在摩根士丹利衍生品交易席位的第一天，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我身高约 1 米 95，体重约 97 公斤，裤兜里揣着全 A 的成绩单，但在这里我却胆怯得几乎挪不动脚。

5 硝烟弥漫 34

很快消息就传开了：摩根士丹利有个小子有钢铁般的神经，操盘凶悍。如果有人想做银行板块的交易，就得看看我的眼色。

6 白领绅士 45

我挥金如土，沉醉于物质享受，沉醉于炫耀性消费。一个 20 多岁走了财运的小伙子会做的事情，我几乎一样也不放过。暑假，我去了汉普顿度假，开过好几辆保时捷，从一个美女跳槽到另一个美女，跳个不停。

7 帆船集团 54

我踏上了帆船集团这条大船，成为船上的一名舵手，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上船不久我们就直接驶入了一场大风暴的中心。

8 新的开始 63

“你信任他们吗？”这是一个简单却又非常关键的标准。他们会不会守护我？在我冲锋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守望我的后方？

9 战线战歌 71

我们的账面获得了巨额利润，付给了华尔街巨额佣金，我一手打造的交易团队和风险管理细则带来了巨大的红利。

10 苦涩现实 79

当我和吉姆讨论我父亲的病情时，发现了一条令人吃惊的事实：吉姆·克莱默，他如此的才华横溢，有着过目不忘的短期记忆力和不可思议的长期记忆力，竟也患有一种和我父亲类似的病症。

11 时代征兆 85

年末的最后一个月，我们停止了交易。2000年是华尔街所有其他公司都蒙受很大亏损的一年，而我们却已经锁定了28%的利润。

12 宫殿倒塌 94

杰夫的弟弟喊道：“世贸中心着火了！”我们转向双塔方向，看到火焰在燃烧，黑烟向碧蓝的天空升腾。

13 反目成仇 103

“我们不会刊登这一篇文章。我是主编，这是我的决定，我坚持我的决定。”

“我辞职，”我说，“祝你们好运。”

14 梦想诞生 110

“我们也可以以华尔街牛和熊为原型，借助它们传播金融知识，进而实现积极的变化。”

这一想法一旦产生，就根深蒂固，难以忘却，它让我心醉神迷。

15 求变求生 119

在交易场上我和杰夫心灵相通，交易场外我们同样心有灵犀。他也同样知道我们的关系尴尬。他左右为难，一边是吉姆，另一边是投资者，中间是一群靠我们维持生计的员工。

16 万丈深渊 125

我的大多数积蓄都被套牢在基金里，与投资者委托给我的资金一起不断贬值，而我在米尼安小城和卢比·派克基金会又投注了大量资本，这一切都迅速地吞噬着我毕生的积蓄。

17 涅槃重生 135

我回到宾馆，完完全全地释怀了，那感觉就像把心中的恶魔留在了沙漠，到达了一个全新的起点。

18 人生旅程 144

真正的成功就是忠于自己的本性，并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心怀感激。我学会了视阻碍为机遇，视问题为可能，一切就都豁然开朗了。

我已洗心革面，不再是那个追逐收银台的人了。

致谢 150

作者介绍 153

1

纯真年代

人生很少有长舒一口气、放松身心、享受滚滚财运的时刻，但 2000 年年底就是这样一个难忘的瞬间。这一年，我们的公司战果辉煌，我任职总裁的克莱默 - 伯克维茨对冲基金已经赢得了眼光精准、值得信赖的名声。我的银行存款肯定了我这一年的苦战与成功。我当时还为 TheStreet.com 撰写交易日志，生活无比忙碌，却又游刃有余。我一面操作着 4 亿美元的基金，一面和世人实时分享我的市场心得。

但我还承受着其他方面的生活压力。外祖父卢比的病情日渐加重，很多时间只能躺在重症监护室里。那段时期，全家上下焦虑万分，各自一点点劝说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准备着和一家之主永别。在我那段得意洋洋风光无限的时期中，只有卢比的病况时不时让我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卢比是我人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是我人生的指路灯，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在我两岁时，父亲抛弃了我们，于是外祖父便承担起父亲的责任。虽然母亲含辛茹苦、无微不至地养育我们，但在男孩子的成长中，父亲的形象不可或缺，我们需要一个“父亲”来为我们的人生定调，引导我

们走上正道。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懂得一切事出有因。父母离异对年幼的我来说难以承受，但正因如此，我才得以和外祖父建立更亲密的情谊。卢比的存在赋予我力量，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他引导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1991年大学毕业后，我在摩根士丹利获得了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但是我穷得住不起纽约市的公寓。在雪城（Syracuse）大学读书时，我以自信出名，但这种自信在我初入职场时突然完全蒸发，我变得那么软弱和无助。我的精神世界需要一个灯塔。幸运的是，在我的身边就有这么一座灯塔。

在我初入摩根士丹利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那段时间里，我寄居在曼哈顿区东部边缘的外祖父母家里。复杂的金融市场让我几乎陷于绝望，但我有我的精神支柱：只要我一转身，每当我需要鼓励的时候，卢比总是出现在那里，他坚毅的大手、他会心的目光让我变得淡定。

几年以后，外祖母多萝西告诉我说，在我上班的时候，外祖父常常坐在我的房间里，看着我的鞋子。她笑着说道：“他是那么爱你，他就想紧紧地挨着你。”

我的事业在华尔街上起步之时，我是那么天真，我并不真正明白这道为我而开的“金门”所蕴含的意义，也不明白它将让我付出的种种代价。但外祖父的引导弥补了我人生经验的缺失，我暗下决心：我一定不能让我人生中最最重要的这个人对我失望。

我大学一毕业就在摩根士丹利的证券衍生品交易席位艰难学艺。我对这个行业知之甚少，但多亏了外祖父，我在为人处世方面游刃有余。我不记得有多少个小时，我坐在他身旁，听他传授那些跨越时代、跨越领域的智慧：

“你唯一真正拥有的就是你的名和言。”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时间是最贵重的商品。”

“积极处事。”

虽然我当时并不完全理解它们的意义，但他的这些话拨动了我的心弦，照亮了我的前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每迈出一步，都会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也使我之前取得的成就相形见绌。遭遇挫折是常有的事，但每次外祖父都会上前扶我重新站起，为我指明方向。

虽然我当时并不完全理解它们的意义，但他的这些话拨动了我的心弦，照亮了我的前路。

2001年，外祖父病倒住进了戴尔雷医疗中心。此后的很多个周末，我都会赶赴佛罗里达，紧抓着他的手，陪着他同病魔斗争。我专栏的很多读者写邮件调侃地问我是不是在汉普顿酒店里逍遥偷闲，我于是在专栏中讲述了我外祖父的故事。我写到外祖父对我的重要意义，写他现在的处境，写我有多么爱他。

非常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开始收到全球各地的读者写来的邮件，讲述类似的故事，关于爷爷奶奶，关于父母孩子，关于倒下的好友。从十来封到上百封，再到成千上万封。有好几个月，我和外祖父会在重症监护室一封接一封地读这些向外祖父致意的信件。

这世界竟然有这么多人肯花时间写信鼓励一个素未谋面、只在文字中读到的人，我深受触动。我发誓我会坚持不懈地与世人分享我的观点，帮助人们在跌宕起伏的金融市场中避险求胜。这种努力催生了一个忠诚的网络社群，而且这个社群维持如初，不断壮大。由此我也领悟到了互联网的力量，领悟了写作的心灵净化功能，领悟了回馈世界的意义。

在我痛苦而积极地调适自己的心理，准备着接受人生最有震撼性的损失的同时，我也适应了自己交易员兼撰稿人的双重身份，但我还是感

到两个身份之间的冲突。我担任克莱默 - 伯克维茨基金的总裁，同时为 TheStreet.com 撰写交易日志，这两者原先都是吉姆·克莱默的差使。一年多以前，我和吉姆最终敲定了合伙人合约，但我完全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像他那样一边从事交易，一边分出心思写文章，而且是在交易时间内。然而后来我也干起了这种不可思议之事，每天写下十几篇简短的文章。同时干着这两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高难度工作，简直是玩杂耍一般。

生意和金钱在我和吉姆的关系中扮演着缓冲垫的角色。他在克莱默 - 伯克维茨基金中投有一大笔资金，在他退休之后也没有撤出。这些资金证明了他对我的肯定，表明他信任我和杰夫·伯克维茨、马特·雅各布斯一起进行风险管理，由我来为 TheStreet.com 撰稿赢得网站的访问量。我们竭力做到让对方满意，因为这里有我们的共同利益，尽管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难以纾解。

2001 年 3 月，吉姆退休后三个月，美国脑瘫联合协会（United Cerebral Palsy）授予我突出成就奖。我不太确定自己为什么会赢得这个荣誉，但我猜他们认为我的出席会吸引更多人到场。在朋友史蒂芬·尼特金的帮助下，我为他们请到了 RUN-DMC 摇滚乐队，我们还联系了华尔街从我们这儿赚佣金的许多证券经纪人，请他们一起捧场。不出意料，颁奖晚会很叫座，我们也为这个高尚的慈善事业筹到了一大笔资金。

颁奖仪式期间，克莱默走上台称赞我是“华尔街一流的操盘手、TheStreet.com 的最佳撰稿人”。我内心不能认同他的评价，但是吉姆就是这样，喜欢夸大其词。但我没有驳他的面子，只是会心地笑了一下，笑得很亲热。尽管我们两人在工作中关系紧张，但我真心关心他，也理解他的言行举止。

他的颁奖演说是我们关系的巅峰，此后一路滑坡。

告别与倾诉

2001年春天一个普通的星期三，我突然停止了交易，订了一张机票。我原定是周五再南下的，但我取消了许多预约，提前上了飞机，因为我心绪不宁，似有所感。我一到医院就直奔外祖父的病房，握住他的手在他耳边低语。五分钟后，一股能量涌入我的身体，我的全身、我的四肢、我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感受到了这种能量的冲击，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停止了运转，握紧的手也松开了。他大限已到，他以他的方式迎接了此刻的到来，如他所愿，过世时他的家人围绕在他的身边。

那几周前，我曾去看他，期间他有过短暂的意识恢复，他在我耳边叮嘱道：“照顾好这个家。”除了对多萝西的最后倾诉外——他对自己59岁的爱妻说她看起来真美，那是他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外祖父年轻时是一名拳击运动员，而今天他一定是撑到我们已经做好了告别的心理准备时才撒手而去。我自以为对于这个痛苦时刻早有心理准备，但现实的痛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接受他的离去是一码事，而在没有了北极星的世界找到方向却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人们面对失去的方式有千千万万。对我来说，我会纪念外祖父，永远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像他教我的那样。有人说，对一个人最高的致敬莫过于按他希望的方式生活。他去世后不久，我发起了卢比·派克儿童教育基金会，让外祖父的能量惠及下一代。

库布勒·罗斯（Kubler-Ross）把悲痛的五阶段界定为拒绝、愤怒、悲伤、妥协和接受，这一点为世人所熟知。我尽可能地做好了心理准备，当外祖父最终阖然长逝时，我虽然沉浸在悲伤之中，但也积聚了独自面对世界的勇气。在美国脑瘫联合协会的慈善晚会上，我播放了一

部关于外祖父的纪念视频，其中有一段外祖父说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教给他很多，但我当然是希望他能学到很多。”他的确教给了我很多，而我也的确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

我的悲痛之情难免会流露在 TheStreet.com 的专栏中。编辑允许我有一定程度的感情抒发，但很显然，他们希望呈现的是风风火火的金融强人，他们不希望文字包含太多的情感因素。编辑人员无情地删改了我的文字，这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我从没说过我是一个好作家，但我说的是发自内心的实话。有时候因为一点小小的删节改动，整篇文章的“表情”就被扭曲了。当他们向我解释他们永远正确的“语法屠杀”时，我紧咬嘴唇，默默忍受，眼睛还盯着周围的八个大屏幕，估算着数亿美元的风险。

每天，我都会收到数百封电子邮件，很多是关于市场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与此毫无关联。我惊讶于我的读者群的多样，但回头想来，我完全理解了这些读者。他们固然是市场交易者，但他们首先是人！

呼呼与嘘嘘登场

在我赖以成名的股评中，我替多方取名华尔街牛“呼呼”（Hoofy），把空方叫做华尔街熊“嘘嘘”（Boo），分别从多空两个角度评述每日的股市风云。我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我想，每天都有做多的理由，也有做空的理由，也每天都有人在做多，每天都有人在做空，金融媒体第二天早晨的报道中所呈现的是双方角逐的结果。而我要做的不是如法炮制地报道结果，而是再现双方的意见分歧与冲突，这样才能让交易者真正受益，并不断进步。我就一直坚持着从这样的双重视角写股评，一段时间以后，读者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开始问我呼呼在做什么，而嘘嘘又在想什么，他们开始学会分别进入呼呼和嘘嘘的角色，学会从

两种视角来看市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忽而想到，还不曾有人用华尔街牛和熊的概念打造有商业价值的品牌呢。

TheStreet.com 付给我 10 万美元的年薪，这个数目比起我操盘基金的收入来说实在微不足道。对我来说，与其说为挣钱而写作，不如说为倾吐而写作。由于我认为“呼呼”和“嘘嘘”两词不应当为 TheStreet.com 所拥有，我没有和 TheStreet.com 订立合同。当时来说，签订合同是从业准则，但由于那不是我的主业，也就无从成为我的准则。

我替多方取名华尔街牛“呼呼”（Hoofy），把空方叫做华尔街熊“嘘嘘”（Boo）……每天都有做多的理由，也有做空的理由，也每天都有人在做多，每天都有人在做空……

他们也没有盯着我签合同，因为对他们来说，我是为网站提供内容的现金牛，是市场战壕里的斗士，能带来网页流量。在科技股泡沫最灿烂的时候，我始终保持谨慎，冷峻操作，同时笔耕不辍，将交易历程记下供世人传阅。如果说股市是个大赌场，那么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是那个掷骰子的神。TheStreet.com 因我的成功所带来的人气而满意，投资人则为两位数的增长欣喜不已，我虽然感到有些空虚，也对自己很满意。在痛失外祖父之后，高利润很好地消解着我的痛苦，尽管它还不足以填补我心中的空缺。

人生真美好，至少在我当时看来是如此，因为社会上有钱人拥有的“玩具”我一样也不缺。在我坐在大屏幕前努力挣钱时，无数宝贵的时间流水似地离我而去，但是不要“自寻烦恼”，把它们忘了吧，反正时间有的是，有的是时间跟朋友们享受一次次的晚宴，有的是时间寻找自己未来的新娘，有的是时间放松逍遥。

夏日狂欢

虽然我失去了外祖父，但生活却前所未有地好起来，至少以金钱为

衡量标准是这样的。在别人挣扎在华尔街大甩卖的水深火热中时，我们的基金却大发横财，我的生活方式就是证明。我和朋友莱昂尼尔开着我几周前买来的新款宝马 M5（我连价签都没怎么看就买了下来）到汉普顿，为自己的夏日休假找个租赁别墅。

苏富比的一个经纪人此前就打电话说赛格港湾有栋房子值得一看。车子一开进那个院子，我们就知道这是个完美的选择。“我们叫它卢比山庄吧！”我说着下车查看庭院。

这所房子真是美轮美奂！这所由菲利普·斯达克设计、列支敦士登风格的别墅里有冥想塔、媒体室，封闭式的天台俯瞰赛格港。一尘不染的庭院，足以容下八辆车的车库，主楼外双卧室的小屋，户外有就餐亭子，黑色的喷泉游泳池旁边有熊熊燃烧的壁炉和厨房。一个槌球场坐落在这个庭院和 200 英尺见方的私家沙滩之间，走不多远就是小镇。

“有七个卧室，”我们这群看房客中有人说道，“这里真是大。”那位苏富比经纪人说这个房子本夏季的挂牌租价为 15 万美元。我们签了租约，心满意足地上车离开，不久我们就拉来五六个朋友，把车库改成夜总会，名为沙迦宝贝，当我们后来听到人们谈论赛格港某处新开的私人夜总会时，总是会心一笑。

每逢周末，数百人齐聚卢比山庄，像摇滚明星一样彻夜狂欢。那个放荡不羁的夏天像是电影中的情景一样，侧面见证了当时的“证券市场大泡沫”。作为一个把握股市脉搏的交易人，我早该看到正在逼近的灾难。

劳工日[⊖]那个周末，我前往夏威夷，兑现曾向父亲许下的承诺：如果他戒毒，我会在下一年与他共度一段美好时光。他看起来很好，戒掉了毒品，正在接受不错的药物治疗。我去看他前，他已经在一家动物收

⊖ 美国的劳工日为 9 月的第一个周一。——译者注

容所当志愿者，他很自豪地带我参观收容所的整个庭院。

我们谈到世事人生，他迫切想知道我所走过的历程、我在华尔街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是否幸福。“当然！”我们坐在四季酒店的游泳池边，我告诉他，“我是一个价值4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总裁，去年一年我就挣了几百万美元。我什么都有了，只差没有成家了，但这是早晚的事。”

我想，出于不同的动机，我们都急于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多年来，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儿子，我渴望父母的认可；而就他而言，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要我为他终于爬出了深渊而感到骄傲。结果是，动机怎样已经无所谓，反正我找回了曾经失去的父亲。那一周时光如梭。

回纽约前的那个晚上，在毛伊岛醉人的晚风中，我们一起坐在一个露天餐厅俯瞰大海。我大谈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我忘不了我买单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放轻松，儿子。享受生活。没准儿下一秒飞机就会从高空坠落，一切都完蛋，谁知道呢？”

随后那个周二就是9月11日。但我现在还不想谈论那个飞机从高空坠落的“9·11”，且让我从头说起，从我人生故事的开头说起……

2

面包男孩

在我两岁时，父亲离我而去。三岁时，我们从新泽西的大房子搬到了长岛格雷特奈克的小公寓。我眼中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换：父亲走了，母亲整日工作，好像每隔两三天，都会换个陌生人来照顾我。那段时期，我相当迷茫，内心冲突重重。

回想起来，父亲母亲是在越战的促成下闪婚的。在那个地缘政治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的婚姻不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但小孩子不懂这些，我家是镇上仅有的三个离异家庭之一，这让我的童年变得那么的不正常。

家庭的经济重负之下，母亲一面做着幼儿园老师，一面在曼哈顿做销售。我得说我有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因为她的坚持。她的销售工作是计件提取佣金的，这样她可以有灵活的时间安排，可以照顾她的孩子。我和哥哥亚当同住一间房间，我们努力适应着没有父亲的生活，母亲则在她的多重角色中疲于应付。母亲的收入加上外祖父母的接济，使我们勉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我家住六楼，邻近一个公园，几个街区开外就是火车站。我们镇算是富裕了，但还不是这个地区最富有的。在格雷特奈克镇上，小孩子们

评价一个人就看他鞋子和衬衫上的商标。那是我对钱最早的感觉，我感觉家里有点钱，但又永远缺钱。

有时我到住在镇上另一边的朋友家做客，那开阔的草坪和豪华的汽车令我目瞪口呆。我问母亲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么拮据，我没有意识到，对于要养活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来说要应付这么一个问题是多么残酷。她总是回答道：“如果你想有钱，就去找份工作。”

父亲那时已经搬到加利福尼亚住，我们的接触仅限于为数不多的探访、电话、新年贺卡，有几个暑假我们也曾一起度过。我会在生日当天盯着电话无尽地等待，希望收到父爱的表达或是暗示，希望感觉像一个正常家庭的正常孩子。但期盼常常落空，这种期待与失望深深地影响到我，但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懂得这种失望的可怕影响。

“如果你想有钱，就去找份工作。”

我对生活的不满以无数种方式呈现出来，而且我小小年纪就被确诊为多动症，这让我变本加厉地宣泄不满。为了获得关爱，我经常打斗，谁碍我事儿我就揍谁。我渴望认同，当这种渴望不能被满足的时候，我就滥用别人的善意来满足自己的饥渴。我超重而且不讨人喜欢。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孩子的日子都不会好过。由于服用利他林，我常常夜不成眠，这时我就坐在母亲的卧室外面听里面的动静，我多么希望她也没睡，能陪着我。

我无法与人相处。六年级时，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母亲和社会工作者交流，试图为她的小儿子找到一条出路。最终，我从公立学校退学，被安排到皇后区的牙买加学校，那里专门对特殊儿童实行小班教育。

这是必要的举措，但我当时并不懂。我变得更加有侵略性，打架斗殴，寻衅滋事。但问题不在“智商”，我接受了多次强制性测试，结果

都说我的智商为“中高”水平，问题出在我的“行为”上。懵懂的我只清楚一点，我憎恶自己不能进入公立学校这个事实，我渴望“正常”，我想融入社会。

七年级时，我意识到想要改变现状，就必须从内心开始转变。我把自己的梦想写在纸上，这张纸是公立学校的课程表，课程表的下面写道：“主啊，祈求你让它成真！”^①别的学生为此嘲笑我，我的本能反应是打架，但我没有，因为我意识到打架只会让梦想离我而去。我一心一意地作出改变，在那年余下的时间里尽我所能地做个好孩子。第二年秋天，我进入了格雷特奈克中学。

我13岁时在当地一个面包店打工，这是我的第一份长期工作，至今还在做。每周六早上5:00起床，准备迎接蜂拥而至的顾客，其中一些顾客来自我所羡慕的家庭。“如果你想要有钱，就去找一份工作。”我忘不了那个收银台的象征意义，在用钱交换食物和服务的过程中，一个大理石柜台横隔在有钱人和没钱人中间。但当时的我还是懵懂少年，我不知道我将经历收银台内外的两种生活，更不会懂得：每个人都不要随意地祈求什么，因为每一个祈求实现的时候，都可能带给你不曾意料的代价。

虽然回到了公立学校，我的多动症还在，好勇斗狠的行为并没有多大改变。我母亲很有创见地鼓励我做体育运动，把我的精力引导到有益的方向。将勤补拙，我逐渐成长为一名运动员，我的童年生活也终于变得“正常”、“传统”起来。

寻找父亲

父亲的离开，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巨大的空洞。难得见到父亲时

① 这是基督教常用的祷告词。——译者注

候，印象中他也是虚无缥缈的，身上还带着一股怪味。多年以后我才懂得这种怪味意味着什么。

童年时，我曾有几个暑假去加利福尼亚的林地山庄看过他几次。他当时从事电影的后期制作，显然生活优裕。他的房子坐落在山上，后院里有游泳池，车库里有名贵的汽车。我们也曾敞开心扉——那些都是我十分珍视的时光，但他喜怒无常，我们的关系也时好时坏。我记得十岁时的一个场景。我们在泳池中游过泳后，走过车库旁边，我告诉他我最恐怖的事情就是自己最后也会像他那样。他抡拳朝我打来，我立即倒地躲避。他打空了，但我大哭起来，希望他不会再发出第二波的攻击。

亚当与我和大多数兄弟一样：年少时候打打闹闹，但却手足情深。一天早上，在格雷特奈克小镇的家里，我醒来发现亚当坐在他的床上，一边哭一边抚弄着我家的猫咪瓦伦提诺。我问他怎么了，他只是让我继续睡觉。第二天我到学校，亚当的朋友告诉我亚当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了。我回到家里时，母亲正在冲着电话中的父亲尖声大骂。

亚当是高三时^①回到东部与我们住在一起的。当时父亲和他妻子（父亲六次结婚有五个妻子）开始分居，亚当回来是因为他遇到了问题，但我当时对他遭遇的困境全无意识，他回来的决定也是他独自做出的，父亲并不认可。是卢比坐飞机把亚当接回来的，因为亚当告诉卢比他害怕父亲会做出激烈的反应。尽管我们还小，但在那个时候就知道，没人敢在卢比面前撒野。

我的童年就是在寻找自我、理解自我的痛苦中度过的。14岁时，我已经减重不少。从那时开始，我生活的主题就是运动、交朋友、约会（如果那也算的话），与此同时，我开始发奋努力，并因为自己的努力而

① 美国的高三相当于我们的高二，是高中的倒数第二年。——译者注

获得回报。在此过程中，我取得了内心的平衡。高中是一个邪恶的地方，在长岛尤其如此，人们以财取人。我的自尊心在这里不堪一击——我把父亲的离开归咎于我自己，似乎是我的出生把他赶走了。我试图接受自己被抛弃的事实，但内心总会感觉刺痛。尽管我拥有了所希求的一切，我仍然缺失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和父亲的交流逐渐频繁起来，在我即将进入高三那一年，我想要解开心中的谜团：他究竟是谁？于是我搬到了南加州。我母亲对我的这个决定并不认可，但是她明白这是我内心的需求，我必须自己学到生活的这一课，因为有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必须去寻求答案。

我打点好行装，向西飞去。

大起大落

父亲的情绪一天一个样，我们的关系也是大起大落，前一刻我们还在一起打棒球，弥补逝去的时光，下一刻我就在房间里蹑手蹑脚，生怕暴怒的父亲听到我的声音。我以为他只是脾气古怪，但多年后我发现实情远不止如此。他的病因让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而这种病症当时还不大众所熟知。

一天晚上，我父亲开回来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声称他在公司升迁了。我永远记得他有多爱那辆车。他又是洗车又是打蜡，精心呵护，似乎那就是他人生成功的标志。他很享受开车进城拉风的感觉，我也一样，享受世人艳羡的目光。在我最终成功抵达华尔街后，我会一次次地见证这种对地位的刻意追求。

我急于效仿父亲，也买了一部红色尼桑 200SX。我父亲在确知由我来分月付款时才与我连署签下了贷款合同。为了还贷，我同时打了几份工：在当地一家商场的纽约熟食店打工，在学校门口那条街上管理一家

赛百味快餐店，为了每天挣 50 块跑到西米谷市帮业主除草。母亲的话时常在我脑海中盘旋：“如果你想要有钱，就去找份工作。”

但是有时这么多份工的收入还是不够还贷，我就卖掉外祖父送我的棒球卡。^①为了换来现金，我不惜出卖了米奇·曼陀、贝比·鲁斯、威利·梅斯和年代久远的鲍勃·吉布森，我觉得很值，我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减少了运动，但为了能开上车，我愿意忍痛割爱。加利福尼亚不同于纽约，没有车的人简直就是贱民，买不买根本没得选。

高四那一年的一天晚上，父亲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他被公司解雇了，不得不卖掉他的法拉利。他说他得征用我的车，因为他要开我的车去参加求职面试，但车贷还得我自己还。我要不答应，就得和哥哥一样滚回格雷特奈克镇。我答应了他，希望能帮他重振雄风，但那可能不过是我事后的说辞罢了。事实是，我当时不想再遭抛弃或是驱逐，为了避免这个结果，我愿意倾尽所有。

高中结束了，我打工挣钱偿还车贷，同时申请了几所大学，包括西海岸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圣迭戈州立大学，此外还有东海岸的波士顿大学和雪城大学。虽然加利福尼亚气候宜人，但我骨子里还是纽约人，我希望离家的另一边近一些。

1987 年，从塔夫特高中毕业后不久，我就回到了东部。在上一学年的暑假里，我在时代广场上做短期厨师。我密切注意着行色匆匆走在上班路上西装革履的白领，偶尔会同收银台后穿白围裙的小伙子交换一下眼色。我即将在纽约州北部开始全新的生活，我的激动之情不可抑制。

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能站到收银台的另一边去。

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能站到收银台的另一边去。

① 美国男性流行的藏品之一。——译者注

3

『动物之家』

我走进雪城大学的校园，面对众多陌生的面孔，对新的开始兴奋不已。雪城大学学费高昂，多亏我母亲努力工作，外祖父慷慨赞助，加上助学金及勤工俭学，我才得以在这里学习。而雪城大学也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高质量的教育，开阔的校园，仍然盛行的希腊体制^①，还有全国赫赫有名的运动队。

虽说这里也有几个来自格雷特奈克的熟面孔，但没有一个称得上朋友的。不过这种局面很快改观，就在第一天在马斯威尔厅的社会学 101 课上。在鱼缸式样的教室里，我的前排坐着一个头发蓬乱的男孩，头戴一顶印有雪城大学兄弟会图案的帽子。我扫了一眼，他正在画塔斯马尼亚恶魔，画得棒极了。

“那肯定是临摹的。”下课收拾东西时，我起了个话头儿。“不是，绝对自创。”他笑着伸过手来，“我是凯文·沃森，大二，很高兴认识

① 所谓希腊体制是指学生中的兄弟会组织与姐妹会组织，有严酷的规定，在美国少数商品级大学中仍然盛行。——译者注

你!”我们边聊边走出教学楼，一路上我还看到他和几个同学招呼交谈。他这人有一种独特魅力，有一种集《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中安迪·杜弗莱斯的随和与《奇迹年代》(*The Wonder Years*)中凯文·阿诺德的纯真为一体的感染力。毋庸置疑，他是那种让人一见如故的人。

第一学期中，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到春天时，我也加入了兄弟会。第二年，我们一起搬进兄弟会的房子合住，继续发展我们的亲密关系。暑期开始各奔东西前，我们成为了各自最好的朋友。次年，他同我一起去南加利福尼亚州度假，我们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父亲那时在长滩和第四任妻子住在一所小房子里，周边治安很差。我们在门廊下坐着畅谈未来时，曾真真切切地听到过枪声。第二天，我们前去环球影视城参观，一到那里，我就看到了凯文眼中立即闪现的兴奋光芒。

1990年，凯文大学毕业，进入洛杉矶的创新艺人经纪公司追逐自己的娱乐业梦想。他在纽豪斯传媒学院攻读娱乐专业之时，我在读企业管理，我们经常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一定会一起工作。二十多年以后，我们真的做到了。

在雪城大学的时候，我想学商业但不知道选哪个专业。我喜欢会计，但金融似乎更激动人心——金融产业造钱，而会计行业只是负责数钱。我提醒自己，想要赚到钱，就要站得离收银台更近些。我当然知道，最大的收银台就是华尔街，但我不是“皇亲国戚”，也没有“门路”。这些难题横亘在我面前，除非我想出办法来破解它。我必须独辟蹊径，不循常理。

尽管我积极参加大学的各种享乐，但我依然是一个严肃对待学业成绩的好学生。我的竞争力部分地出于一种感觉：我感到有必要做出一些

我当然知道，最大的收银台就是华尔街，但我不是“皇亲国戚”，也没有“门路”。

表现来证明自己。当我把功课视为一种竞赛后，我就开始渐渐地疏离同伴。以优秀生的荣誉毕业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在华尔街上四处求职面试的时候，我明白单单成绩好还远远不够。

大一时，我在当地的高档酒店班尼根做侍应生。我用挣来的小费报了一个暑假的调酒培训课程。大二开学后，我就在几家酒吧打工，直到三年级时我在山上最火爆的夜总会哈里氏做上了保安。我对站在雪城的寒夜中风吹雨淋毫无兴致，但这却是我登堂入室的敲门砖。这个经历也给我带来了人生的宝贵一课，这一课在日后也恰好及时地用上了。

一天晚上，夜总会的酒保打电话告了病假，店方要我顶替他。在老板的密切监督下，我格外卖力，成了“热门酒保”，不停地往钱柜里塞钱，倒酒也老练娴熟，超过了许多老手。从那以后，我就成了“首席酒保”。每个成功的夜晚都为我赢得更多认可，我的权限也就不断增大，不出几个月，我就得到了挑选岗位的权利。

我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一切。我在自己最喜欢的夜总会做酒保，

我总想要得到更多，这是高成就者的致命通病。

学习成绩优异，享受着兄弟会的生活，做着大学生想做的各种事。我什么都有了，但我想要得到更多，这是高成就者的致命通病。

王中之王

大三期间，我的金融学科期中考试得了高分，全班第一。按照常理，我应当感到骄傲，但我却因自己在卷面上所犯的错误纠结，痛恨自己的不完美。这是我的行事风格——设定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即便我失手了，我还能遥遥领先于众人。这种风格不是最健康的，这等于说我不允许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感。

考试后的某一天，金融学教授让我去他的办公室。穿越校园的路上，我不禁沾沾自喜，期待享受一番赞扬。除了不知道毕业后何去何从的迷茫，当前的一切都令我满意。那个寒冷的下午，我穿过雪城大学的校园时，我允许自己有一点小小的自得。

到办公室以后，教授盯着我的眼睛，开始抛出一个个金融学问题。几分钟后，我才反应过来，明白了这次会面的性质。

“你认为我作弊了？”我故作平静地问道，但觉得越来越气愤：“我在这个课上下了多大的功夫，你竟然说我作弊？”

在一番激烈交锋之后，谈话总算转向比较正常的方向。而且，像是命中安排好了似的，这个教授当时主管学院的海外国际项目。暑期有几个海外实习的项目，大多是针对工商管理硕士（MBA）的。教授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我询问了参与项目的公司有哪些，于是他一一列出——汉诺威制造（Manufacturer's Hanover），盛世长城广告公司（Saatchi & Saatchi），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还有……

“摩根士丹利？”听到这个华尔街最大“收银台”的名字，我打断了它，“如果能进摩根士丹利实习，我乐意暑期漂洋过海。”

伦敦在召唤

我接受摩根士丹利的实习机会时，并不知道这个职位是此次项目中个别带薪的实习岗位之一。这对整天纠结于数万美元学生贷款的我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于是大三和大四之间的暑假（1990年），我远渡重洋，开始了海外实习。

我被安排进营运质量控制部门，负责告知交易员们在各自账户中犯下的错误。我的经理还算不错，他是外籍人士，似乎总是喜欢有人陪他聊聊美国体育。回美国前夕，我请经理给我写上一封推荐信。他写了第一封（见下页）逗我，第二封才是正式的，成为我打开金库之门的钥匙。

我期待着迈入喧哗吵嚷的交易大厅，每天在那里吸纳金融宇宙的能量。证券交易的方式本身就有一种无比强大、非常独特的魔力。站在证券交易大厅中，能让我觉得身临资本主义与商业的核心位置。大学期间我一直练举重，加上我本来就身材魁梧，这些优势使得我在哈里氏夜总会如鱼得水，但在玩大赌注的证券交易圈内这些优势似乎毫无裨益。这里的环境既令人战战兢兢，又让人兴奋，甚至亢奋，它不同于我以往见过的任何地方。

暑期末，我感到体力耗尽，情感枯竭，对自己的智商也开始不那么确信，对证券业的迷恋已经病人膏肓。回到美国后，会计学不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摩根士丹利

伦敦市，WIP3AE

伯纳斯街 70 号

科尔格雷夫大楼

摩根士丹利国际

1990 年 7 月 19 日

兹有托德·哈里森，1990 年于摩根士丹利国际集团伦敦交易所
营运控制部进行暑期实习。我看他懒得出奇，上班总是迟到——简而
言之，就是一个废物。由于他的无能，公司蒙受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投诉的客户达 48 人。这个小东西所到之处，把什么都搞得一团糟。
他整天就想着睡女人，还妄想 XX 总经理的千金。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这样的人。不管你想雇佣他干什么工作，奉劝你上医院查查脑部是否
有了问题！单是他留下来的烂摊子就足够我们收拾好些年。

他唯一的优点是它能够轻而易举地搞到毒品。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蠢货的信息，尽管联系我。不过我现
在要去厕所，等我回来再说。

谢天谢地，他总算滚蛋了。

此致

敬礼！

摩根士丹利国际集团

营运控制部经理 ***

电话 01 709 3960 传真 8812564

英国注册：摩根士丹利集团 1281415 号分公司

注册办事处：伦敦市 WIM7AA 维普街金斯雷楼

证券协会会员及期货经纪人、交易商协会

人际关系

大四应当是我开始职业生涯之前最后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了。我的身心已经经历了大学里一切的一切，现在我等待着在雪城大学的大结局。我一面留意着未来，一面贪婪地享受我在纽约北部最后的欢乐。

从伦敦回来后的周末，我住在新泽西的女朋友家里。天下着雨，电视上也没什么节目，我们吃也吃了，别的事也都干了，闲极无聊，想起给住在附近的姨妈打个电话问个好。我们互相汇报了自己的近况之后，她说起她的一个朋友在摩根士丹利工作。“你应该给他打个电话，”她说，“他人很不错。”

我给查克·费尔德曼（Chuck Feldman）打了个电话。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他开辟了证券衍生品业务，管理着摩根士丹利的业绩。此外他是典型的老交易员——一路打拼，进入高层，并一直维持着他的高位。他就是我们以往常说的那种“人物”。电话中的他声调很高但语气极其温和，那是我对查克的第一印象——多温和的声音！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这样认为。

这一个小时让我最终拿到了“收银台”的钥匙。

他在附近的镇上住，还邀请我顺道过去见见他。我们见面一个多小时，一起开车到超市走了一遭，一路相谈甚欢。我还记得当时觉得他块头不大，但气场很足。

这一个小时足以改变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这一个小时让我最终拿到了“收银台”的钥匙。

快车道

大四上学期末，我正在为一年一度的兄弟会长袍派对打扮时，电话响起来。

“喂，托德，我是查克。听着，我们席位置上现在有一个空缺，我想知道你是否有兴趣？”电话里交易大厅的吵闹程度令我吃惊，他的声音不再温和。

“啊，我很感兴趣，”我一手握话筒，一手拿着彩灯说道，“可是学校这边怎么办呢？”

“可以远程上课嘛，”他脱口答道，似乎要我立即回复。他顿了顿，向别人吆喝着下了一个交易指令，随后咕哝了一串不知所云的东西，“告诉我你下周能否开始上班！”

这正是我翘首盼望的契机，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可以跳过一流公司严格的历时两年的培训考察项目，不用担心在培训中被淘汰而被迫攻读MBA。我可以直接坐到世界最优秀金融机构的交易席位上去了。

第二天我就去游说教授，请求他们调整我的作业量，以便我马上可以在摩根士丹利上班，又可以顺利毕业。他们一个个都答应了我，第三天我已经完全搞定了。在我拿起电话告诉查克这个消息时，我的女朋友高声尖叫的欢呼声，电话那头完全可以听到。

“我周一可以去上班。”我尽可能表现出自信，试图掩饰自己的紧张。电话那头却是一阵沉默。

“孩子，”他终于说话了，“要不你先把学业完成，再跟我联系吧？”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还能获得这份工作吗？我做错了什么？他改变主意了？我为这些问题困惑了好久才意识到他已经挂断了。

我继续读完大四，时不时地联系查克，希望自己还在他的考虑范围

之内。每次他都很热情，但却迟迟没有人职邀请。我试着享受剩余的大学日子，但每次有同学签到工作，我就会焦虑不安。

终于，1991 年春天，我接到了电话：“来上班吧孩子，来了再看我们怎样安排你的位置。”至今我不清楚查克最初的提议是想考验我对这个工作的渴望程度，还是一个让他反悔的轻率决定。不过无所谓了，我已经迈进门来，像在哈里氏时一样有机会证明自己了，但这次的挑战非那个夜总会可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几乎能嗅到金钱的气味了。

毕业后的第一个周一，我的朋友们纷纷奔赴欧洲，做背包客旅游去了，而我则从昨晚的宿醉中醒来，走进美国大道 1215 号[⊖]富丽堂皇的大厅。

我几乎能嗅到金钱的气味了。

⊖ 这是美国纽约著名的摩天大楼之一。——译者注

4

游戏开始

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在摩根士丹利衍生品交易席位的第一天，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我身高约1米95，体重约97公斤，裤兜里揣着全A的成绩单，但在这里我却胆怯得几乎挪不动脚。这正是我想要工作的地方，和众多身穿阿玛尼、腰包鼓鼓的牛人们紧挨在一起。我记得自己当时想着，早晚有一天，我也会这样，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是我的职业天堂。我的宏伟蓝图中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对于这个行当我完全一无所知。

他们把我安置在交易席位的中间，给我一台电脑，连上两部电话，交给我几张纸，上面写着交易头寸，告诉我按信号灯接打电话，转达信息。说起来容易，但红灯真的闪起来了，数百条连接摩根士丹利与全球众多交易所、经纪人和公司中的一根接通了。我拿起话筒放在耳边。

我的宏伟蓝图中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对这个行当我完全一无所知。

“ $2\frac{3}{8}$ ， $\frac{3}{4}$ ，500上！”

什么？

我茫然无措地盯着电话，试图理解对方究竟在说什么，究竟该如何把这个传递给交易团队。我左顾右盼，希望有人能帮我翻译这条信息，但每个人都有一个电话听筒架在脖子边。

“谁他妈接的美交所（Amex）的电话？”

一个尖锐的声音划过整个房间，所有人，每一个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查克冲着接美交所电话的职员咆哮，骂他是个骗子，声称要炒掉他全家。我一个劲儿地吞咽唾沫，身体偷偷地往座椅下滑。

谢天谢地，我拿起听筒后一言没发。

谢天谢地，没人知道今天的我就是当年那个衣着寒碜、吓得讲不出话来的家伙。

玩健美的波士顿佬

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厅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宫，占据着曼哈顿第六大道1251号整整一层。证券衍生工具交易组位于远端的中央窗口，四周围成一圈的是上市股票交易组、场外（柜台）交易组、可转债组和国际部。如果说交易是摩根士丹利的血管，那么期权则是摩根士丹利的心跳，围绕着我们席位运转的是一台热血沸腾的机器。

我发现场外交易组有一名交易员最爱嚷嚷，他是头号交易员：他笑了，气氛就轻松欢快；他咆哮，众人就战战兢兢。他就是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管理着摩根士丹利的场外交易。有时他的客户要做的交易与衍生证券交易存在价格关系，他就会同期权组协商价格。我刚到摩根士丹利不久的某日，戴维在处理一个订单时走到了我座位后，我转过头去瞄了他一眼，他回应了我的眼神，向我介绍他自己。

“你看起来经常锻炼，”他用浓重的波士顿口音说道，“收盘之后不如和我们一起去健身房。”

砍了我的头我也不会传达交易指令，市场中发生的大多事情我都完全搞不懂，我也不清楚身边上演的办公室政治正吞噬着我身边的这些家伙。但是，我会举重——这一点千真万确。

那天下午，我、戴维还有期权席位的资深交易员汤米·卡登一起去市中心办公室附近某处锻炼身体。他们两人长年在一条战壕里并肩

这让我想起在雪城大学时，在暗无天日的第一学期后的兄弟会入会仪式，当时的滋味是冷眼旁观的局外人无论如何也猜不透的。

作战，早已结下了深厚情谊。每个交易日，他们就会发起一场血战，收盘之后，他们却像寻常的路人甲一样，坐在户外的长凳上享用晚餐。这让我想起在雪城大学时，在暗无天日的第一学期后的兄弟会入会仪式，当时的滋味是冷眼旁观的局外人无论如何也猜不透的。

这正是我想要加入的新兄弟会。

为自己加点马力！

一切来得太快。不久前我还在雪城做调酒表演，转瞬我就加入了世界最牛的金融机构股票衍生工具交易席位。住在外祖父的公寓里，我每天破晓醒来，由于备感压力，我甚至来不及去趟卫生间就出门去上班。我要在一个陌生的世界打拼出自己的段位。

我决定以勤补拙。不幸的是，尽管我不惜负债接受了四年教育，我在这个行业的实际知识却是空白。大学时，我曾问教授怎样才能为将来做一名期权交易人做足准备，他告诉我去看《华尔街日报》，研究毕苏（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但两者其实都没什么帮助。

交易大厅里高强度、高速度的运作令我窒息，除非有人先跟我说话，我几乎一直埋头不语，试图借以掩饰我的无知。后来我才知道，很多通

过传统方式爬上来的交易员都认为我有点傲慢。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后台或者后勤部门辛苦劳累，熬了多少年才可能有机会坐在我这种位子上。我对身边的竞争、敌意与愤怒全无感觉，一无所知。但我想，这种无知反倒是好事。

华尔街就像一个高度封闭的兄弟会，我必须以实力赢得兄弟们的尊敬，赢得代表摩根士丹利征战全球争夺金融霸权的权利。我发愤图强，多接电话，多接大单，但是我越是急于求成，就犯错越多，我的自我怀疑发展成彻底的不自信。无论多么努力，我似乎都掌握不了这个行业的诀窍，但我尽我所能，努力为公司添砖加瓦。别人无暇顾及的，我愿意照单全收。

一个格外忙乱的上午，市场形势动荡，我提出帮仅次于查克·费尔德曼的二号领导杰克·斯科巴（Jack Skiba）准备午饭。我告诉他我还做了一份粗劣的沙拉，然后盯着他看他如何回应。他嘴里咕嘟着什么，伸手去掏钱夹。

“我来吧，”我说道，慢腾腾地往自己空空的口袋里摸着。“行了！”他回答，一眼看穿我明显在装样。

这份沙拉我一定花了 20 分钟。西红柿和洋葱都摆得恰到好处，中间撒上烤鸡肉，浇了一层调料，顶端的沙拉酱构成了一个蝴蝶结的花样——大功告成！准备完毕，只待展示我的杰作了。

我把沙拉放到杰克桌子上，在他旁边坐下。他打量着我的杰作时，我佯装聚精会神地工作。几小时过后，他吃过沙拉后许久，才跟我说道：“孩子，沙拉不错！”

请不要笑，但这的确是我在摩根士丹利的首次成功，这是我艰难时期的一缕阳光。我意识到华尔街是一个靠人情做生意的地方，我忽然有了靠山，剩下的，就只有好好表现了。

命运的小插曲

每天早上，我总是第二或第三个赶到交易大厅的人，但总是衍生品交易组最早的。我负责记录查克的交易头寸并进行相互比对冲销，以便查克监管风险。

慢慢地，我开始入门。买售（buy-write）就是买入股票同时卖出股票的看涨期权，而买入看涨期权同时卖出看空股票叫“合成看跌期权”（synthetic put），买进某股票并购入这只股票的卖出期权叫“掩护性卖权”（married put）。这些术语对你来说可能就像“胡语”，对当时的我来说也是这样。

每天早上，一个惘然无知的小伙子伏在世界最大的证券衍生工具席位上用丁字流水账记录首席交易员的风险敞口，这个场景是否有几分滑稽？更加讽刺的是，尽管现代风险管理方法说起来非常复杂高深，无比成熟，但衍生交易市场最终竟由于自身不堪重负而“爆炸”，全球资本市场结构几乎为之崩溃。

一天早上，我一如既往地忙着每天的杂事，一盏红灯开始闪烁起来。这电话本不该我来接，因为这条“克莱默线”直接连着客户。我看看表，才不到六点钟。它不闪了，我如释重负。但随即它又闪烁起来，而且一直不肯停下，我拿起听筒。

“你好。”

电话那端传来兴奋的声音，似乎没有意识到外面天还没亮。

“嘿，怎么回事呀？”

“我是托德，”我说道，“现在大家都还没来。”

“你是新来的？”他问道，语速稍快但很友好。“我们没见过。我是克莱默。你怎么看？海外市场如何？你觉得还好么？呃……你怎么看？”

我看了看电梯那边，但电梯里没有冒出个交易员来。我努力吞咽着唾沫，诚实地答道：“我觉得昨天在这个席位上多方的日子好过一点。一些比较精明的客户都在交易性买入。”

“那你的看法呢？”他又问，语气不那么友好了。我立即回答道：“我看好他们的操作。”

“我也这么看！”他答道。显然，我的回答正是他想听到的。“我要买进——他们会把那些家伙打个落花流水，落花流水！”

电话挂断好一会儿，听筒还贴在我的耳边。我忘不了开盘时内心前

所未有的紧张，我也加入了这场赌博——赌的不是钱，是我的名声。

外祖父教我的第一信条就是：一个人真正拥有的唯有他的名和言。

外祖父教我的第一信条就是：一个人真正拥有的唯有他的名和言。现在，这两者都面临着风险。整个交易日的大部分时间内，市场围绕前收盘位上下游走，临收盘时强劲上扬，并在高点附近结束了全天的交易。我完全融入角色了。

奖金，奖金

7个月后，节日季来临，到了摩根士丹利发奖金的时候。别的交易员纷纷被告知，他们的奖金都是6位数或者7位数，我焦急地等着我的通知。等席位上所有人都走了以后，杰克把我叫到后面的办公室。

一入职，我的基本薪资只是28 000美元。我知道华尔街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奖金，所以我并不那么介意。我笑呵呵地坐着，杰克却并没有笑。

“你要加把劲，”他这么说道，我的脸上顿时没了血色。“如果你明年还想干下去，就得想办法为公司的盈利做出自己的业绩。”

我点头认同。我知道他所言不差，但内心深处我暗暗希望他们能扔

给我一根骨头啃啃。我迅速意识到没有免费的午餐，尽管华尔街看重人际关系，但我也很快懂得，这里以业绩定奖金。

接下来的一年中，我发誓努力工作，保住饭碗——年终时我一定要重回杰克的那间办公室，然后揣着大把钞票走出来。我继续每天最早到，最迟离开。我钻研期权定价的书籍，虔诚地阅读《华尔街日报》，尽管有时候看得完全是一头雾水；我和大厅交易员以及席位上的其他组员密切来往，在别人闲暇的空隙问上几个问题。过了一阵子，我就能自如地向销售部门转达交易指令信息，读懂已执行交易的报告了。

“通用汽车，代码 GM，10 月 40 美元看涨期权， $1\frac{1}{4}$ 到 $1\frac{1}{2}$ ，500 上！”

“国际商用机器，代码 IBM，1 月 20 美元看跌期权， $2\frac{1}{4}$ 到 $3\frac{1}{4}$ ，250 上！”

“花旗集团，你原买入 2 美元整看涨期权 1000， $\frac{3}{4}$ 到 $\frac{1}{4}$ 双边均可出 250！”

我还没有成为交易冲锋队的一员，但已经站在了交易战场上。我知道，“春季培训期”很快就要结束了。我要转变身份，要从懂得市场黑话的毛头小子变身为参与市场的交易员。

一次查克把一个小单掷到坐我左边的哈里·西尔弗（Harry Silver）的桌上，是 1 000 股 PET 实业，哈里顺手推给我：“去把它卖了。”他低声说道，旁人几乎听不到。这是我在华尔街的第一个单子，我不打算按市场价卖出。我按高出市场的报价出售，希望有人愿意出这个价。

我拿起话筒清清嗓子：“PET 实业卖出，P—E—T。 $3\frac{3}{4}$ ，500 股。”

股价突然下行，跌得不多，大概 0.5 个点，但再少也是跌。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停止了，只剩下这个单子在我胃部纠结，这种纠结在以后

的日子里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的胃部出现。我一股也没卖出去，而股价却跌了1美元多。几小时后，查克向哈里咆哮道：“我的PET卖掉了没有？”

哈里一看我惊恐万状的面孔就知道我没卖出去。但他说道：“你就告诉他卖掉了，我会处理的。”

摩根士丹利衍生品席位任何时候都有数亿美元的风险敞口，1000股PET简直是九牛一毛，不足挂齿。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我在交易报告上动了手脚。然而对于我来说，这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大的时刻。

外祖父的教导在我耳边回响，“你唯一拥有的就是你的名和言。”我关键时刻掉链子了，但我不打算让我的诚实受到任何玷污。“没有，”我

小心翼翼地说道，“我没卖出去。”

我掉链子了，但我不打算让自己的诚实受到任何玷污。

哈里闭上了眼睛。

“真他妈见鬼！杰克，炒了这个笨蛋！”他

摔下手中的钢笔，一脚踹开他屁股下的椅子，

摇着头，一副不敢相信的神情，杀气腾腾地走开了。

收盘后，托米问我怎么回事。“我交易没成功，但哈里让我告诉查克说我卖掉了，可我不会撒谎。”

哈里为此整整两年没有再搭理我。

大草坪

夏季的一天，我带着金毛犬杰克逊在中央公园闲逛时，遇到了一个朋友。她当时和一群我大多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她邀请我加入，于是我在草地上坐下向她的那些朋友介绍了自己。

其中有一个人叫杰夫·伯克维茨，是吉姆·克莱默的对冲基金的分析师。我对杰夫印象很好，不是因为他的工作，而是因为他本人。我们

在市场、运动还有女人等诸多层面上都有共同语言，此外我们还都是扬基队的铁杆粉丝、痴迷级股迷。

那次会面后，我们经常切磋，分享想法，交流观点。他很睿智，我迫不及待地向他求教。他的基本面分析法与我们在摩根士丹利采用的技术派路径截然不同。我终于懂得了决定股票或股市价格走向的四个首要因素：基本面，技术面，结构性影响和市场心理。

我逐渐地将这四个因素看做撑起交易席位[⊖]的四条腿，如果这四条腿相互协调一致，桌子就会很稳固，利润的天平就会倾向我这一边。这种方法在我随后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沿用，而且绝对好用——十有八九。

⊖ 交易席位的英文为 trading desk，直译为交易桌子。——译者注

5

硝烟弥漫

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形容 1992 年，那就是“生存”。我没能如愿以偿地迅猛进步，但既然我在交易席位上有了位置，我就必须有所作为。

摩根士丹利用四个标准来衡量员工：个人业绩、团队业绩、部门业绩以及公司整体业绩。任何一项下滑都会无一例外地影响到个人薪资。尽管华尔街的公司支付给员工巨额薪酬，但公司总是善于用更大更好的诱惑吸引员工奋进。

随着 1989 ~ 1991 年的经济萧条渐行渐远，我们组对市场持乐观看法。一年下来我们组赚得盆满钵满，我个人也取得长足进步，业务水平大有长进，还和客户建立了密切联系。又到节日季节，我满怀自信地走进后台杰克的办公室，他在那等着我。

“你知道的，”他开口说道，“华尔街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你是个好小伙子，讨大家喜欢，但恐怕这个工作不适合你。”他顿了顿，谨慎措辞，“你需要想想——好好想想，这到底是不是你要追求的东西。如果是，你必须要有表现，而且要尽快。”

我试图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做出坚毅的样子。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眼神坚定地紧盯着他的眼睛说，“我属于这个地方，杰克。我不会让你失望，我不会让自己失望。”我停顿了一下，也许是期待杰克就此说些什么，可是他一语不发，于是我语气坚定地继续说道：“我向你保证。”

他向我点点头，指了指门，以此确认了我早已预料到的结果。连续第二年，我在世界最牛的金机构拿到了总数为 28 000 美元的年薪。

登堂入室

如果说 1991 年是“沙拉年”，1992 年是我的“叫早电话年”^①，那么 1993 年就是我总算找到感觉的一年。除了记录交易和传达指令，我还处理销售部门给我们组的指令，代客户进行买卖操作。操作很简单：如果客户想要买入或者卖出，我就找到第三方撮合交易，并将交易的完成情况告知销售部门^②，销售部门转而报告给客户。这就叫做“代理业务”（agency business），通常这个过程只需要 6 ~ 8 分钟。如果市场不能提供合适价位上的成交机会，摩根士丹利就会作为第三方参与交易，也就是成为客户交易的对手方，这就是“客户便利”（customer facilitation）式交易业务。

摩根士丹利衍生品投资组合就是由公司履行“客户便利”功能后产生的累积风险头寸构成的。这些风险头寸按行业划分，分别被记入几个“账本”。杰克主管工业、医药和航空交易；汤米·卡登（Tommy Carden）与马克·纽伯格（Mark Neuberger）一起负责科技股；还有约十名

① 指在天未亮时就接到了那个来自克莱默的探讨市场行情的电话。——译者注

② 金融业销售部门相当于我们国内证券公司的客户服务部门。——译者注

交易员一起打理其他板块。金融和生物医药两个行业不在其中，摩根士丹利没有这些品种的头寸。如果接到这些品种的交易指令，就由我来接单，并以“代理业务”的形式为客户执行交易，这种交易中公司只负责“撮合”，也就是说对这种品种我们不执行“客户便利”式交易，不会让公司因这种交易而积累自己的风险头寸。

1993 年开始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在接受一个交易指令后的瞬间，该品种的价格突然“塌陷”，而且一直没有回升到我们当时向客户所报

不能说我破解了这个行当的密码，但至少我知道该到哪儿去找这个密码。

的价格。我把问题向汤米做了汇报，他告诉我：“帮客户做起来。”也就是说，他让我代表公司建立头寸，以“客户便利”方式执行这项交易指令。

我告诉自己的场内经纪人，让他成为交易的对手方，我亲耳听着他输入交易指令的声音。等我拿到成交报告后，销售代表告诉客户交易已经完成。汤米让我盯紧这个头寸，这实际上就是说，这是我在摩根士丹利的第一个交易头寸，尽管小得不足挂齿。等我获利卖出这个交易头寸之后，他就给我执行另一单“客户便利”式交易开了绿灯。这次建立的头寸再次以获利平仓结束。

风险算不上大——不过 50 手和 100 手而已，按照一手期权 100 份来算，相当于 5 000 或 10 000 股股票，但我严格遵照自己的交易纪律来进行操作。渐渐地，我以这样的方式为公司赚到的钱越积越多。我加倍努力地工作，每天早上 5 点钟就从床上一跃而起，急匆匆地穿过城区赶赴办公室。不能说我破解了这个行当的密码，但至少我知道该到哪儿去找这个密码。

1993 年临近结束的某日，我再次来到后台杰克的办公室。这次他面带笑意地告诉我，我的年收入涨到了 75 000 美元。以我 24 岁的年纪，这

是一笔巨款，也就是说我挣的钱多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花了。

高度改变态度

虽说还有许多要学，但我在交易席位上的地位已经变得稳固。我创造的效益不及其他交易员那么可观，但我持续不断地为公司盈利做出贡献，也为共同完成小组及公司的集体使命做出了我的贡献。我仍天天为杰克做沙拉，并觉得荣幸之至。

戴维·斯莱恩——我们叫他“斯莱诺”，像一个大哥哥；杰克则像个父亲；汤米越来越习惯于将我当成了他的“小弟”，例如，他会经常带着我去看“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的演出。我都不记得多少次，收盘铃一响，我们就匆匆离开，脱下正装、领带，换上休闲的扎染T恤。这种事每年都有好多次，持续了很多年。部门其他人也似乎对我热情起来，周一早上我讲上几个笑话时，大家都能很捧场地哈哈大笑。当时我年纪尚轻，没有家庭负担，也没有房贷要供。赚钱和女人是我的头等大事，当然前者要更重要一点。

我在衍生品交易席位期间，领导层发生了一些变动。我加入摩根士丹利第三年后，查克退休了，把权杖交给更年轻更注重定量分析的风险管理经理。我对这个决定背后的政治斗争毫不知情，这个变化也没影响到我。尽管查克的知遇之恩我铭记至今，但我更关注的是自我保护，琢磨着怎样发起对金钱之梯的下一轮攀登。

相比其他交易员，我的收入微不足道，可能也正因为此，我感到高层变化不会让我成为牺牲品。说到性价比，组里数我最高。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经验的与日俱增，我的业绩快车加大了马力，赚钱的方式也升级换代

每天都像是瞬息万变的七巧板，这一块块拼板就是世界时事和投资者的市场判断，将这些拼板完美地拼合起来后，所得到的就是业绩。

了。每天都像是瞬息万变的七巧板，这一块块拼板就是世界时事和投资者的市场判断，将这些拼板完美地组合起来后，所得到的就是业绩。有客户要交易我“名下”的证券品种时，现在这个订单就会直接交到我的手上。交易执行过程中我无需再向杰克或是汤米请示，我有权决定哪些客户指令可以用“客户便利”方式执行（意味着代表公司建仓），哪些以“代理业务”方式撮合成交。在华尔街，自主权是一种最重要的标志，意味着你已经获得了认可和尊重，一旦得到这个待遇，富贵也就不远了。

1994年年末，管理层把我叫到后台办公室，告诉我说我的年总收入达到了15万美元。我请客让大家开怀畅饮。

挑战

局面真的已经完全变了。我让银行股成为华尔街最大的投资交易板块之一。很快消息就传开了：摩根士丹利有个小子有钢铁般的神经，操盘凶悍。如果有人想做银行板块的交易，就得看看我的眼色。我交易量巨大，一面为客户赚进大钱，一面持续不断地朝“摩根妈妈”的银柜里塞钱。

基弗·布鲁伊特（Keefe Bruyette）是玩金融板块的头号玩家，也是银行股客户群中的王中王，他对我来说就是王冠上的明珠。我想方设法打动了他的首席交易员，不久我就拿到他们的一大块交易业务。国民银行（Nationsbank）、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凡是你叫得上名字的银行股，我们都有操盘。我才26岁，已经将自己打造为一个“客户友好型”的交易员，也就是他们的赚钱机器。只要你想买卖银行股，尽管到摩根来，包你满意。

第一洲际银行（First Interstate）上的仓位起先也就是个普通的头寸。

股价在 70 美元上下时，基弗的首席交易员向他在摩根士丹利的机构客户销售代表金姆·迪斯匹格纳（Kim Dispigna）询问“1 月标准看涨”（Jan par leaps）（即明年 1 月到期的 100 看涨期权，持有人有权利但没有责任在一月第三个周五之前以 70 美元/股的价格买入第一州际的股票）的价格。我看了一下挂牌情况，发现价格为 3 美元，挂了 50 手，也就是说客户只要买入这个期权，到期前有权以 70 美元左右的价格买入或者卖出 50 手（合 5 000 股普通股票），不管有没有对手如此挂牌。

“这么小打小闹，”我一面自言自语，一面给行情的小火苗上浇了点油：把规模扩大了 10 倍。也就是说，客户可以从我这里买 500 手（相当于 5 万股）双向期权，价格还比挂牌价优惠。“不管他要什么，”我告诉金姆，“尽管接单。”

看我如此出价，基弗不愿轻易放过我，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买下不少看涨期权。不久，我手中就积下一个巨大的风险头寸。我做空看涨期权（这样让顾客有权购入股票），而我此前也已经买入普通股和其他看涨期权来对冲掉这个风险。这位客户的胃口越来越大，要买入的看涨期权越来越多，我渐渐招架不住。场内的其他交易员不愿意再卖这个看涨期权，我成为唯一的卖方。

最后，经过几周的折腾，客户问我头寸上限是多少。

“8 500 手，”我答道，“这是交易所允许的上限。”我们几乎已经达到这个上限。8 500 手期权，使得客户有权利但没有义务在一月份合同有效期内以 70 美元合约价格买进 85 万股普通股。鉴于当时股价稳稳地保持在 100 美元以上，30 美元的盈利几乎可以说到手。

说我涉足第一州际相当于说谷歌涉足因特网。如果在华尔街提到第一州际的股票，人人都知道摩根士丹利是个大头。我持有巨大的头寸：我向客户卖出了第一州际银行股票大量的长期看涨期权，同时买入这个

股票的正股和近期看涨期权以及任何相关品种，以此来对冲看涨期权上的做空风险。当时市场上持续传言第一州际将有可能被收购，我认为客户可能知道什么内幕，我准备搭乘这趟便车。

我操持这个庞然大物好几个月。市场走势如我判断时，我就押上更多的看多筹码，同时进一步买入这个股票对冲风险。有时候我手头的仓位自己对冲下来也有高达 15 万股的净多风险敞口，鉴于正股的价格这么高，这个风险敞口是非常大的。当不看好行情时，我就卖空其他银行股票进行对冲，但在任何时候我在第一州际银行上都是个净多头^①，而且净多仓位巨大。

交易室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而我就坐在并购快车上，等着它驶往理想国。这个头寸给我带来巨大的压力，但我个人非常坚定，管理层也支持我，他们已经认可这个风险头寸。我的处境尽人皆知。

重创

那是个漫长的下午，金姆的声音划过平静的交易室。

“做不做 LETTER I 这个股票？”

我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开玩笑。尽管我们每天都承受着重重压力，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管理数十亿美元的风险，我们交易大厅里还是有一种大学校园的气息。但几年以后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主流社会对金融行业本身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

我盯着大屏幕，没有问我的场内经纪人市场形势如何。“挂牌的有 50 手，出价 $23\frac{1}{2}$ 美元。我愿意跟你的客户做 500 手（5 万股）。你怎么

① 卖空期权与正股多头多寸等对冲后，总体而言他是多头。——译者注

说？”我这是在吓唬她，因为我以为她本来就是在开玩笑。

“他想要两头做，”她回答道。她的客户要卖出他的看涨期权，她在这个客户找接受的买家。她脸上的表情说明她不是在开玩笑。

“真的吗？”

“是的。”

我思量着她的话，脸上的笑容僵住了。“21½美元到23½美元，500手，”出价时我的嗓子颤了一下。

“1/2 价位他卖给你500手。他还有很多呢。”

我不能确定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我是否呼吸了。我输入500手的交易，同时打电话让我的场内经纪人卖掉一些我持有的正股。不幸的是，市场上所有期权交易员都知道我的客户在这个股票上的头寸巨大，于是股价瞬间就下跌了一美元。离收盘还有一个小时，这样一个风平浪静的交易日，成了我入职以来最重大的一天。

“继续报价吧，”金姆说道，“我想他打算今天就全部卖掉。”

我需要卖出一些仓位来调整自己的风险，于是我让金姆问基弗能否让我“减减肥”。我们这一行就是这么做的：即使客户没有给我下达具体的交易指令，我也可以代客户交易，而且我可以想卖多少就卖多少，但风险得由我来承担。我猜想他大概准备把剩余的风险敞口都卖掉，为了那笔交易，我开始卖股票。如果他打算卖出8000手看涨期权——意味着80万股正股，我知道其中的绝大多数得由我买下来。

离收盘剩下15分钟时，经过一系列忙碌的交易，我大喊：“挂买8000手！”

我需要基弗把剩下的头寸都卖给我，这样我才能对冲掉我手上剩余的风险。金姆和对方的首席交易员商量时，我咬紧牙关，把电话紧紧贴

在耳边。我的场内经纪人随时待命，只要对方同意卖出，我立即就会发出买入的交易指令。

“大手笔！”她说道，“他要先拿在手中，明天早上完成交易。”

曼哈顿不眠之夜

第二天，我第一个赶到交易大厅，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一夜都没睡着。早上六点，场内股票交易席位的银行股交易员咧嘴笑着向我走来：“你还在干 LETTER I，是吗？”

“是，怎么啦？”

“你还……你还在做多这个品种，对吧？请告诉我你还在做多？”

我嘴巴大张，说不出话来，他转身走开了，没再说一个字。我拿起一份《华尔街日报》，一头扎进男士洗手间最里面的小间。三分钟后，整个交易大厅爆发出一阵喧闹的叫好声。我不确定自己在马桶上坐了很久，但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我只想坐在那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报纸，但一个字都读不懂。

我努力做了几个深呼吸，将报纸扔在地上，走出洗手间。交易大厅内人们欢迎我的样子，仿佛就像我在扬基棒球队的主场击出了一个本垒打，而他们就是在本垒位置无比热烈地迎接我的队友。销售人员拍我的背，交易员们冲我竖起大拇指，华尔街上的朋友们发短信祝贺

我搞砸了——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搞砸了。我。部门主管眼睛放光地朝我走来，差点没拥抱我。

“真棒，托德！干得漂亮！”

问题是，我本以为能够从客户那里买回剩下的 8 000 手看涨期权，所以我就卖掉了手上持有的大部分股票——我实际上成了空方，做空得

厉害。我打赌今天正股会下跌，这样下跌后我会再平掉空仓获利。我搞砸了——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搞砸了。这个股票涨了35个点，本该是超过百万的可观利润，却瞬间化为好几百万的亏损。

富国银行（Wells Fargo）原先在和第一州际（First Interstate）谈并购的事，但显然计划流产了。这可能是基弗试图平仓的原因。真相究竟如何我不得而知，而且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富国银行发起了敌意收购，这在银行板块是前所未有的，股价一飞冲天。更加糟糕的是，摩根士丹利为这次并购做投行服务，两边的股票我都不能交易。我的头寸一开盘就被人接走，我彻底搞砸了，而且我甚至没机会做任何挽回损失的应对。

我待在座位上一整天没动。我不去上洗手间，不去吃午饭，不打电话，我什么也不做只是盯着闪烁不停的“LETTER I”，它仿佛一直在嘲笑我。我心绪不宁，一个销售人员交给我一张第一州际的单子后——这股票我可以代客交易，但不可以为公司建头寸，我犯个愚蠢的错误，公司要为此承担10万美元的损失。这场灾难正在蔓延出我的控制。我记得自己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怪怪的感觉，就好像我是侥幸溜进了摩根士丹利，现实对我这个配不上这里的冒牌货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有人曾告诉我，在华尔街，你的高下就看你的最后一笔交易。我当时以为这句话是个修辞性夸张，没想到它是真的，而且此时正发生在我身上，并让我开始领悟它的深意。

7点左右，部门负责人拉尔夫·雷诺兹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就这样，我想，我的世界完蛋了。有人以前曾告诉我，在华尔街，你的高下就看你的最后一笔交易。我当时以为这句话是个修辞性夸张，没想到它是真的，而且此时正发生在我身上，并让我开始领悟它的深意。

我站得离收银台这样的近，然而仅仅一单交易，我的职业生涯就完

蛋了。如果那笔收购交易早一天公布，那我就有上百万元的银行存款了。恰恰相反，仅仅过了一夜，盈亏之间就差了八位数，我将成为祭奠的羔羊。在我等待这个无可避免的决定时，自尊心被彻底摧毁。

我向拉尔夫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深深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尽

管这次遭受损失，我的总体业绩还是盈利的，沉重如山的压力，骇人听闻的波动，难以置信的风险以及成败之间的一线之隔……欢迎来到华尔街，我自忖道，欢迎进入这台庞大的金融机器。

我今年的交易情况还是给公司赚了不少钱，但我想这一定无济于事。他在打量着我，就像要考察我的灵魂。沉默良久，他终于说话了。

“回家去。好好休息。明天回来继续战斗。”

他对我带来的损失不满，但他不打算为此解雇我。他做出的结论是，我挥拍的动作比击球的结果更重要。当你的生计悬于一个人的一念之间时，那感觉真是不好受。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乘电梯下楼，出了摩根士丹利公司总部大楼。我背靠着街对面的一幢建筑物，周围都是去时代广场剧院看节目的游客。我大笑起来。几秒钟后，泪水滴满了我的两颊。

沉重如山的压力，骇人听闻的波动，难以置信的风险以及成败之间的一线之隔……

欢迎来到华尔街，我自忖道，欢迎进入这台庞大的金融机器。

6

白领绅士

第一州际银行的交易惨败之后，管理层开始盯紧我的操盘，这感觉犹如某位棒球强击手某次不幸被一个快球击中头部以后，从此他的经理人就要惴惴不安地盯着这位倒霉鬼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慢慢地重获信心。几单成功交易之后，我的能量又回来了。

我一直不能参透一个问题：究竟是患有注意力缺失症的人适合做交易员，还是超负荷环境下工作的交易员很容易患上注意力缺失症？不管怎样，第一州际银行的交易反正不再困扰我，生活恢复了常态。就是这个行业的规则：只要能挣钱，其他的都可以原谅。

在华尔街，以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风气。我说的不是我们常说的“乡村俱乐部心态”，或是最后也将发生在这个行业中的“不透明工程”，而是日常的营运以及交易的操作方式上的问题。我刚入摩根士丹利那会儿，电话是不被录音的，那个时候，就像卢比说的：“你所真正拥有的只是你的名和言。”

卢·曼海姆（Lou Manheim）有句名言，“兄弟，金钱的主要特点就是它常常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当下的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说明了不

良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日积月累以后，金融行为中的“透支”终于让市场无法承受，局面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虽然犯罪者众多——包括过度使用

“兄弟，金钱的主要特点就是它常常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杠杆的普通投资者，包括市场机制和体制，包括因接受这种机制和体制而成为共犯的国民经济决策者，但毕竟华尔街是带头人。不论怎么说，华尔街深知市场的内在机理，不该犯这种

愚蠢的罪行。

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刚刚进入这个新行当时，我信仰我所从事的事业。我将自己和所有华尔街人看做资本主义滚滚巨轮的润滑油，履行推动着自由市场发展的关键功能。证券交易员和其他行业（例如教师）的收入差距是让人无法接受的，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可二十五六岁时，我从未静下心来想过这些事情，也从未想过华尔街上的巨额奖金最终将带来什么。一嗅到大钱的味，我便上了瘾，只想吞下更多，越多越好，越来越多。年终发奖金，我发现我的年收入翻了一番，

可能冥冥之中自有天意。13岁时，我站在柜台后面把面包卖给住在小镇另一边的家庭富裕的同学，13年后，我可以买下那个面包店。

达到了30万美元，并获得晋升，26岁的我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副主管之一^①。

可能冥冥之中自有天意。13岁时，我站在柜台后面把面包卖给住在小镇另一边的家庭富裕的同学，13年后，我可以买下那个面包店。

“托德·哈里森，摩根士丹利公司全球证券衍生品副主管。”

我的名片是我最喜爱的财产。按照我生命的编程程序，我是以金钱

① 这里的原文是 vice president，国内经常翻译为副总裁，但是，美国金融企业体制中的 vice president 是达到一定的年资和证明了一定的能力后都可以晋升的，并非如中国的副总裁般位高权重。——译者注

和地位来标示我成功的级别的。我并不认为自己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可回过头来看，自己当时真的有点儿找不到北了。

我挥金如土，沉醉于物质享受，沉醉于炫耀性消费。一个20多岁走了财运的小伙子会做的事情，我几乎一样也不放过。暑假，我去了汉普顿度假，开过好几辆保时捷，从一个美女跳槽到另一个美女，跳个不停，虽然也考虑过找一个真正的新娘，但找得不算太卖力。外祖母常常告诫我，“浑水之中抓不到干净鱼。”可我一直都当耳旁风，说实话，我不在乎，因为沉迷于玩乐之中的我，根本无暇寻找幸福。

办公室内，我注意到别人对我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比我资深但没有获得晋升的销售员和交易员态度不同了。早上我宿醉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再好玩或可爱。我现在是奖金馅饼比他们大的公司官员，爱酒和爱讲笑话现在被认为是不专业的行为特征，空气中飘荡着不满和抵触情绪。

那是我第一次呼吸到摩根士丹利的政治空气。许多大公司都有这种政治斗争，有明枪暗箭。但我知道，只要我继续高产，批评者将会闭嘴。我身上的纯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权力，不过对于这样一份交易，我欣然接受。

奋斗多年以后，我终于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这个感觉好极了。我给自己添置了多套高档行头，出入最奢华的餐厅，还清了大学贷款，请家人豪华旅游。多年的渴望一一成为现实，我觉得生活真美好，至少我自己当时是这样觉得的。

或许我是被金钱冲昏了头脑，但我对此并不自知。随着1996年转瞬而过，我确信前途一片光明。

丛林世界

随着我在摩根士丹利的等级阶梯上一阶阶爬升，我为自己取得的成

就感到骄傲，为自己付出的努力感到自豪。证券交易厅是金融大漩涡，而衍生品交易席位则位于这个大漩涡的最中心位置。公司每一个员工胸前都佩戴着“摩根”（MORGAN）徽章，就像一枚枚荣誉勋章。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高盛集团，华尔街这两大巨头的竞争让纽约扬基棒球队和波士顿红袜棒球队的比赛看起来如同小孩子打架。

90年代中期，场外衍生品被创设出来，为华尔街诸多公司打开了全新的收入来源。在此几年前，人们开始认为股票和国债“太传统”，期权与期货作为新的交易工具应运而生，最后又诞生了“特殊交换”（exotic swap）等金融工具，它们被吹捧为高一层级的专业产品。

摩根士丹利是最早给场外衍生品定价的公司之一。我们会以30、40或50个波动点（评价模式中一种主观分配值）赢得业务。客户给他们的股票套上“缰绳”（买入看跌期权并卖出看涨期权，以此锁定自己的价格成本区间），以此规避风险，但这种行为在证券交易所内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我们当然很乐意为他们提供“客户便利”式服务（即让摩根成为这些买入卖出的对手盘），通过这种服务我们能赚不少钱。

看到这个局面，许多科技类公司也恍然大悟，它们开始创设自己的“无保护场外看跌期权”（naked off-board puts），代替原先的股票回购。这种期权能让公司有权以合约价格买回自己的股票。如果股票下跌，市场上的投资者到期执行这些看跌期权，买回股票的成本就会大大低于在公开市场上的股票赎回成本。如果股票没有下跌，投资者不执行这些看跌期权，那么这些期权的价值就会归零，卖出这些期权所获得的收入就会成为公司的收入，而且是免税的收入，等于让公司白捞了一大笔钱。

微软这么干了，戴尔、英特尔也这么干了。一段时间后，随着其他公司进场抢这杯羹，许多新的产品又被创设出来，并且一个比一个复杂。华尔街就是有这样神奇的力量，可以持续不断地“再创”风险，重新包

装风险，然后将这些风险卖给渴望回报多元化的客户。

当我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我开始发现每次人事变动中，好人常常会遭殃。那些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的员工是公司的真正支柱，却常常没有获得升迁，反而那些八面玲珑投机取巧的人混得春风得意，如鱼得水。这些年在公司耳濡目染，我学到了很多，尤其在别人认为我对公司既成秩序构成威胁的那段时间里。那根本就没有任何道理，因为我的交易为公司挣了很多钱，并且我已经成为了公司良好形象的代表。

我受命为公司招聘新员工。他们派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让我住豪华酒店，面试大学生，选拔出一流学生进入公司培训项目。摩根的贵族血液在我体内奔腾，我竭尽所能为公司发展添砖加瓦，我满脑子要为公司奋斗余生的想法，至少当时是那么想的。事后看来，我太幼稚了。

钱多的地方是非也多，而且很多事情并不符合公司利益。我从不溜须拍马，也不阿谀奉承，这和马克·纽伯格（Mark Neuberger）的作风大相径庭，他总是能巧妙地在人事变动中确保自己的安全，并且抓住机会，他终于在1996年当上了期权部门的总经理。

我经历了公司的第二次人事变动，马克成了股票衍生品交易营运部门的负责人。他是跨过了很多好人获得这一提升的，包括杰克·斯科巴，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发展蓝图中并没有给一个有自己发展规划的年轻人留下空间。

几个颇有声望的交易员跳槽到其他公司后，马克走马上任，烧起了他的新官之火。他将最活跃的技术股的头寸交易揽入自己控制之下，如戴尔、英特尔、微软、思科等，这些股票头寸同时还有数目庞大的场外衍生品头寸，也就是说，它们意味着最大的利润。

他的策略很简单，把流动性最强、最大客户喜欢操作的投资品种掌

握在自己手里，把难做的品种扔给别人去啃骨头。有时候我们的客户会要求交易一个流动性较差的股票，马克就交给我去安排“客户便利”服务，促成交易。

“一单公对公，”他把交易风险传给我，我心里非常清楚，产生的损失都由我给公司创造的利润来弥补。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为了得到客户的好单子，我们也得吸纳客户的坏单子。但是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连我也看得出来。我有时接受，有时也会拒绝。一次，我刚刚接下一个看涨期权的大单子，行情就发生了不利变动，一下子就是六位数的损失，他大笑道：“霍霍霍！”

经过几个月的摩擦，我被传唤到我们位于百老汇 1585 号的新大楼顶层的人力资源部。走进会议室时，看到几个人围着一个大橡木桌而坐，马克坐在最里面。

他们通知我，因为我自身某些不符合摩根士丹利专业精神的行为举止而被留职察看。我环顾四周，仔细瞅每一个人的脸，看到马克时，他低下了头，不敢与我对视，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对于这样的伏击，我以前就有所耳闻，可没想到它会来得如此之快。几个月后，我收到了自己的年度考评报告表，只有一张纸，上面说其他交易席位，即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和场外股票交易席位的负责人不信任我。

真邪门，我心里想。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的总经理是乔恩·奥雷斯斯基（Jon Olesky），他还负责人事招募，是他亲自派我代表公司前往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招聘的。而负责场外股票交易的戴维·斯莱恩既是我的老大哥，又是我最好的朋友。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争斗，我想这是因为马克不想我留下来挑战他的权威，就这么简单。

我向马克的顶头上司汤姆·克拉克（Tom Clarke）提出抗议，结果

他劝我不要制造不和谐。公司刚刚大换血，很显然，容不得任何争议。他让我像其他员工一样在考评报告上签字。他要求我顾全大局，做出牺牲。我很沮丧，但是真的不想离开这个我唯一供职过的公司。

我不想离开公司的兄弟们。

我不想离开收银台。

好船

斯莱恩不喜欢马克的办事风格，他知道我成了打击对象，但是他是另外一个部门的领导，鞭长莫及，再加上最近公司人员跳槽频繁，导致公司的政治气氛非常紧张，因此他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我拒绝签字。我知道一旦墨水划在纸上，我在“摩根妈妈”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七年了，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就这样走了。

几个月前，尼德汉姆投资银行（Needham & Company）前合伙人拉吉·拉吉拉塔南姆和盖瑞·罗森巴赫成立了一个实力强大的新对冲基金——帆船集团（Galleon Group）。这个基金成立时手下经营着大约5亿美元的资金，一时成为华尔街热议。斯莱恩和盖瑞在华尔街共事多年，一直是很好的朋友。戴维介绍我跟他们认识。盖瑞很随和，我们聊天也聊得非常投机，之后不久我就开始“促成”（facilitate，即让摩根以对手盘与对方达成交易）他们的部分期权交易。双方一起赚钱，越赚越多，我们的交流也愈加密切，而我跳槽开辟新事业的想法也更加强烈。

我不想离开摩根，但无论怎么挣扎，我在这里都会惨败。我和纽伯格的关系恶化到无话可说碰面不语的地步，可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执掌着我在摩根的未来。每隔几天，汤姆·克拉克都会叫我去他办公室签字，每一次我都拒绝，可我知道，我不可能一直拖延下去。

在戴维的推荐下，我开始和帆船商讨跳槽事宜。他们整个公司没有

一个衍生品交易专家，我的加盟从各方面看起来都会是天作之合。在摩根受到的压力越大，我跳槽的决心就越强烈。我对对冲基金所知不多，它们以前不过是我在摩根的客户，但是有绝对巨大的赚钱潜力。

几轮磋商后，我同意加入帆船集团，担任衍生品董事总经理，为主基金设计衍生品仓位（风险敞口），有一个象征性的底薪，主要收入来自我负责的一个较小的投资组合。

我走进汤姆·克拉克的办公室，把门关上，说我对考评报告中的错误说法持保留意见。他向我保证不会让我在公司的日子难过。

“真的会确保我免受不公正对待？”我问道。

“我向你保证，”说着他将文件放到我面前，并摘下笔帽。

我在考评报告上签了字，放弃我原有的立场。我的奖金终于发放了下来，是50万美元。我向管理层致以谢意，然后耐心地等待支票生效，然后我再次走进汤姆的办公室，向他递交了辞呈。

他们陷入了尴尬，因为他们刚刚给一个即将离职的交易员支付了50

.....
我感觉一棵魔力摇钱树正在我头顶开花结果，如果想要或需要更多的话，我只需要跳得高一点就可以了。
.....

万的奖金，而且我要去的是华尔街最大的新对冲基金之一，该对冲基金一成立就是摩根士丹利的主要目标客户。

后来成为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的维克拉姆·潘迪特（Vikram Pandit）当时负责摩根的证券部门，他叫我到办公室，向我表示祝贺。

他说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给他说一声。我甚至都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我的名字，这当然也是他对我的第一次关心表示。

我收拾东西，向这个我曾经工作过的唯一的专业机构说再见，感觉自己战胜了华尔街最好的交易席位。现在的我已经换上了另外一双强力鞋，我喜欢那合脚的感觉。

我随即直飞佛罗里达，突访了外祖父母。我带他们到雷克萨斯销售店去，让他们挑选自己最喜欢的车子。卢比早就想要买一部雷克萨斯。他脸上此时的表情，对我来说胜过所有一切。这种故事在波卡拉顿（Boca Raton）小镇必然传为佳话。我买了几款名牌手表犒劳自己，因为我当时看到三个喜欢的高端品牌，左右为难，不知道该买哪个好，索性一样买了一个。我呼朋唤友，在纽约和汉普斯顿饮酒作乐，开怀畅饮，一切费用全由我出。出行是头等座，宾馆要挑最高档的。我现在已经有资格申请美国运通的黑卡了，这种奢华而无谓的东西，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意义重大。

我感觉一棵魔力摇钱树正在我头顶开花结果，如果想要或需要更多的话，我只需要跳得高一点就可以了。

7

帆船集团

我踏上了帆船集团这条大船，成为船上的一名舵手，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上船不久我们就直接驶入了一场大风暴的中心。

泰铢停止“钉住”^①美元后，一场金融危机开始酝酿。此前我曾经经历过类似这样的但规模较小的危机，例如1994年年底的橘子郡衍生品恐慌，但这一次是首次经历扩散到全球的这种性质的金融恐慌。多年后我们还会看到，这绝不是最后一次，甚至有些人说这只是开始。

当时我没考虑过泰铢的问题，也不关注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叫做“长期资本管理”的对冲基金^②。我没有料到，一只亚洲蝴蝶扇动翅膀会引发纽约城东57街的一场金融海啸。我负责管理帆船集团主要投资组合中的衍生品风险敞口，同时自己操作一个规模较小的投资组合。此前我从未有过亏损年，开始新航程以后，我还是信心满满，觉得自己是个不沉的航空母舰。可在这里不久，我就认识到，我之前在摩根获得的交易

① peg，直译为“钉住”，“盯住”和“钉住”两种措辞在中国财经新闻中都使用。——译者注

② 该基金由于重仓买入了亚洲及俄罗斯的一些资产而陷入了破产绝境，美国政府曾就是否施以援手犹豫再三，在美国市场上引发剧烈震动。——译者注

撮合经验现在并不管用，因为这里你是客户，是买方，你的获利只能来自成功的投资。

我喜欢当客户的感觉。摩根士丹利、高盛、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以及其他顶尖公司都抢我们的生意。他们抢生意的招数有很多，包括贡献投资建议、承诺提供资金、昂贵

我没有料到，一只亚洲蝴蝶扇动翅膀会引发纽约城东 57 街的一场金融海啸。

的晚餐、招待我们深夜在脱衣舞晚会享乐以及观看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帆船旗下管理资产膨胀到数十亿美元，而且还有大量资金向我们招手。华尔街的每一个人都想分其中的一杯羹。

经纪人之间也竞争激烈，比着法儿打动我们。送两张扬基队（美国棒球队名）的门票还不够，还得是包厢。吃晚饭？你说吧，不管哪家餐馆，什么时间都可以。没有搞到音乐会的门票？没问题，总有人有关系为你搞到第一排的票。

这是好玩的一面，但也有不好玩的一面。我周围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而我还在摸索着我并不熟悉的新“工艺”。我不再背靠源源不断的客户流，也没有非常优惠的经营特权可以利用。这是一台完全不同的机器，对于这台机器的运行我完全不熟悉。

大概有八个人坐在主区，拉吉和盖瑞的办公室相距很近，中间只隔着一块玻璃，相互喊一声就能听见。盖瑞主要负责公司的交易营运，自己也操盘，包括操盘自己负责的头寸。一共有五个合伙人和五六个交易员，但我是唯一一个有期权背景的交易员，我将此视为自己在公司的饭票。

我在两个角色之间来回转换，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司旗舰基金的衍生品组合上。盖瑞、拉吉和其他三个合伙人获取各种市场信息，形成自己的投资意见，然后让我通过期权市场为他们的投资建议获取杠杆利益，

以此积累业绩。我常问他们的一个问题是：“你的目标价格和投资时限是多少？”也常常献计献策，以求帮助他们取得最好的风险回报比。我们不仅仅买卖看涨期权、看跌期权，也设计复杂的期权策略，例如蝴蝶利差（butterfly spreads）与价格扼杀（strangles）^①，这个策略能够将波动性和行情催化剂所带来的利润机会最大化。

我投入主基金衍生品风险敞口的精力越多，对自己账户的交易关注的就越少。对于这一点，我渐渐心生悔意。尽管我推出的投机性赌注和对冲策略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我自己的投资组合的损失越积越多。突然之间，我的前途变得令人担忧，将由一小群我几乎不认识的人决定我的去留。奖金是不会有，事实上，有人说我能保住这份工作就应该感激涕零了。

清醒剂

1998年阵亡将士纪念日^②那天，尽管我在帆船的境遇不理想，可在努力挣钱以外的时间里，我还是非常专注于找乐的。在纽约城我无需驾车，但是一到夏季，我就经常往返于纽约和我的汉普顿夏日租赁别墅之间，这时候车子就不能少了。考虑到我蒸蒸日上的职业发展轨迹，一辆蓝色敞篷保时捷可谓是合适之选。

我到南安普顿的第一个夏夜，便一头扎进了叫“酒馆”的夜总会。进门时看到了黑压压一片在线外等着进场的人，我认识经营这家夜总会的那些家伙，保安看到我就迎上来带我进去。我穿越人群时回避着这些人的眼神。我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但他们肯定不是这样解读的。

① 指在市价上下方分别买入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如果价格波动很大，超越了其中一者，就可以获利。——译者注

② 一般为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译者注

站在内场吧台边上时，我感觉右耳的背部被“弹击”了一下，一转身，看到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乔尔·波拉克（Joel Pollack），他站在那里，一脸傻笑。乔尔是我在纽约市的邻居，几年前就认识了。我们甚至曾在火岛（Fire Island）上共有一个分时度假小屋，后来才放弃那个地方，转来更高档的汉普顿。他属于外祖父常说的“我们的同类”，为人很实在，心地善良，真心地关怀每一个人，并总是努力“做正确的事情”。

乔尔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买车了吗？”这就是他，兴致勃勃地询问这类问题，真诚地等待你的回答。以前我们常常在晚间一起遛狗，而且无所不谈，他几乎知道我生活中的一切，包括我在摩根的故事。

“买了，就停在街对面的比萨店门口，”我答道。他提出要看看我的车，但我不想这么快又走出去，我说：“一会儿带你看吧。”我看到一位黑发女郎走来，立即和她搭腔，聊了起来。夏日初至，生活美好而绚烂，虽要做工作，可也要享受欢乐。

几个小时后，我走出了酒吧，发现外面全是警车和消防车。“好家伙，”我心想，“看来是检测酒驾了。”我没醉，可我小酌了几杯。我要赶往我的夏日别墅去，朋友们还等着我庆祝夏日开始呢。我开车离开停车点时，问了一位警察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死了，”他说，“好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

次日，我在汉普顿玩乐，秀自己，赏美女，不亦乐乎。周日下午，一位朋友将他的电话递了过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嗨，哥们，乔尔的事我真难过，”此时我才意识到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34岁生日刚过一周，乔尔离开了人世。后来我了解到，他站在路边时被一个醉驾司机撞倒，就在我新车泊车点的前面。我不知道他是要穿过马路看我的新车，还是这一切只是巧合。我所知道的是我的一个“兄弟”已经离我而去，老天给我上了代价高昂的一课。

人生要遭遇各种各样的损失，一个接一个的损失。尽管乔尔是我第一个英年早逝的朋友，不幸的是，他不是最后一个。

泡沫之始

世界在逐步消化亚洲的金融危机，前美国联邦储备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推出了史无前例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这个刺激政策又推动了一系列决策的形成，从而为互联网泡沫埋下了种子，市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上演了多轮盛衰循环。

1998年，戴维·斯莱恩向摩根士丹利递交了辞呈，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了帆船集团。帆船此时在华尔街的发展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成长为华尔街最具实力的基金之一。我就坐在戴维旁边，我们一起看着它成长。我不了解电话上来来往往的秘密，但是他们建立的仓位我是看得到的，如果我愿意的话，我是有机会跟点仓的。

和在摩根以及此前的哈里氏夜总会一样，我尽我所能地“增值”。但这一次不是以沙拉的形式，我有经验，有技术，决心成为这台挣钱机器的高生产力部件。

我不是合伙人，在公司里是个话语权很小的小人物，令人不快的是，我经常被迫意识到这个事实。有一天，在日常晨会上，我指出俄罗斯正在发生“内爆”——俄罗斯经济已经感染了始发于泰国的“金融流感”，并警告说美国金融市场也将会受到感染，但是合伙人们不同意这个观点。我坚持我的观点，并以将全球紧密联系在一起衍生品交易来论证自己的忧虑，敦促他们密切关注系统性风险。结果呢？我在整个公司面前被批驳得“体无完肤”。几天后，美国本土各市场也被金融恐慌吞噬，股市节节走低。

一家半导体基本设备公司应用材料，是当时拉吉最青睐的股票之一，

我也在这个品种上有仓位。随着市场的走低，这个股票也开始崩溃。这是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经历，数十亿美元的市值蒸发，消失在空气中，无影无踪。这是沉痛的教训，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对于风险管理，我历来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但这一次，不可预见的系统性洪水冲垮了我的风险管理大坝。突然之间，基本分析以及技术分析失去了任何意义，源源不断的抛压洪水冲走了一切，包括我的应用材料仓位。

十年后，仍在累积增长的不平衡将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但是那时没有人关心这些。全球投资者正忙着享受资本盛宴，根本不顾即将到来的大饥荒。

股市一路下滑，我的交易组合也损失巨大。此后，各国央行联手推出一系列振兴计划，如降低汇率、增加货币供应，股市开始重振旗鼓。艾伦·格林斯潘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佳的美联储主席，尽管历史将告诉我们，在他的手中风险其实并没有被消解，它只是换了身衣服，并在空间上出现了蔓延，在时间上发生了迁延。十年后，仍在累积增长的不平衡将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但是那时没有人关心这些。全球投资者正忙着享受资本盛宴，根本不顾即将到来的大饥荒。

现实无情

华尔街东 57 街的那个小房间里汇集的资本和流经的信息是如此庞大，只有那些膨胀的自我才可与之相比。无论市场好坏，他们都能将钱装入口袋，因为我精心设计的衍生品交易策略不但能将他们的主意和信息转化为效益，而且能产生杠杆效益。我仍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旗舰基金上，因为我相信这是我通向更大成功入场券，甚至可能让我变成公司的合伙人，变成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中的一员。我知道只有变成合伙人才能真正赚大钱，上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钱。1998 年渐渐走向尾

声，终于可以变现我的成绩了。

在我年轻的时候，如果你告诉我 20 多岁就能赚到几十万的年薪，我会兴奋得手舞足蹈。但是现在我的目标更高了，我想在 30 岁之前成为百万富翁。

我的自我价值就是我自己能创造的价值，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那时在帆船公司有六个合伙人，其中有戴维，公司赚的钱多得分不光，它就等着我去抓。这些钱也多得超乎你的想象。我在脑子里算计着。我能闻到钱的味道。巨大的财富就在下一个拐角处等着我。

我和盖瑞坐了下来，说了几句打趣的话，等着我的奖金数字。他解释说，我的劳动合同上说得很清楚。公司合伙人很欣赏我为旗舰基金所付出的在衍生品风险——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风险——管理方面的努力，但我的报酬计算必须依据我自己那个规模较小的交易账户的业绩。他说这是我们之前达成的协议，而且，他认为我有机会看到合伙人手中每日经过的那些交易指令，我可以跟仓，并个人从中获利，为此我应该充满感激。

也就是说，我连续两年没有获得一分奖金。

红眼病

我有点儿羞于承认这一点，但是随着我在帆船的工作逐渐展开，我真的染上了红眼病。合伙人挣的钱多得离谱，体育明星、影视巨星跟他们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他们年年拿回家这么多的钱，过着奢侈华贵的生活：住高级别墅，拥有广阔的牧场，开私人飞机，车库里停着各种好车。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金钱让人迷醉，突然之间，50 万美元看起来也不算什么了。我进入了这个超级百万富翁聚集的世界，他们都是巫师一般的造钱人，他们为华尔街人制定着新标准。我给自己设下目标，

一心要进入华尔街精英阶层。

格林斯潘的刺激政策发挥了作用，股市乘着技术泡沫的波浪不断攀升。每天都有大量的富翁产生，上市新股在一个交易时间段内就能翻上好几倍。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华尔街，帆船公司上下一片繁忙景象。公司向华尔街支付数百万美元的佣金，换取数额巨大的新股认购权。

啪，2.5万股新股，开盘后价格涨了60美元。

啪啪，3万股新股，开盘比募股定价高出40美元。

啪啪啪！某二线经纪人来拍马屁，只为获得帆船的一些好处，这个马屁的价格达到6位数。

这是属于我的一年，我想。这肯定是属于我的一年。1999年临近尾声，我和合伙人的关系处得比蜜还甜。尽管我管理的那个规模较小的交易组合表现不佳，但是比上一年有很大提高，重要的是公司效益惊人。旗舰基金的期权交易记录和对冲收益是最好的成绩单，我被纳入合伙人 的小圈子只需走个过场便可实现了。

盖瑞让我坐下，我的眼珠翻得如老虎机上的图案。会是多少呢？100万？200万？300万？

“托德，”他张口了，“公司很欣赏你今年的努力表现，你做得很棒。作为回馈，我们将给你50万美元，以表达我们对你的赏识。”

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
但我也明白这样做的风险。

这是一家几十亿美元的基金，手头有几亿美元的现金，50万美元犹如一记耳光打在我的脸上。我幡然醒悟，要想在华尔街挣大钱，我必须从别人的身影里走出来；要想成为真正的大玩家，我必须成为一个合伙人。我问盖瑞我有没有成为合伙人的命，他直截了当地说，我缺乏这方面的条件。

这次交谈后，我将自己贬损得一文不值。我不停地拷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够好，为什么我没有能力迈出这最后一步，攀登辉煌的巅峰。几年后，我才意识到，没有成为帆船公司的合伙人是我职业生涯最好的“失败”。

当我离开摩根士丹利时，戴维对我说，要把这次离开做得风生水起，因为你一生只有一次机会离开一家这么好的公司。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帆船公司——它是全球顶尖的对冲基金之一，没有人愿意主动离开它，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这样做，我也明白我这样做的风险。

我一旦离开，那扇门将不会再为我打开。

8

新的开始

新的世纪就要来到，变化一触即发。股票市场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放眼望去，遍地黄金，我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坛。

1999 年的最后几个月中，我和吉姆·克莱默还有杰夫·伯克维茨有过几次交谈，他们似乎也觉得我应该跳槽加入他们公司。他们的资金规模为 4 亿美元，这个数字与帆船公司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抛出了一个诱人的词：合伙人。

我们又见了几次面，讨论一些具体的合约条款。加盟他们公司后，我将负责整个交易业务。我的底薪是 30 万美元，这给了我想要的安全感。更诱人的是我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公司，会分得公司利润蛋糕中不错的一块。

放眼望去，遍地黄金，
我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属于
自己的那一坛。

吉姆的情绪容易波动，但是从我的了解来看，他很诚实，公平公正。我和杰夫相识多年，早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对他十分了解，他脚踏实地，注重实效，身心平正。作为合伙人，他俩相互弥补。而我呢，我有我的交易技巧为立身之本，我能与他们两人都融合得很好。

我把计划告诉了斯莱恩，他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信任他们吗？”这是一个简单却又非常关键的标准。他们会不会守护我？在我冲锋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守望我的后方？会不会对我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一视同仁？会不会正确行事？我相信他们。于是我们在曼哈顿的格兰姆喜酒馆商讨了一些其余的细节问题。

克莱默-伯克维茨公司以往的业绩记录曾经非常辉煌，在这个基金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它每年的收益都超越了基准线，但最近几年的表现不如以往，他们现在想让公司的业绩上一个台阶。虽然我是新入伙的，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的目的相同。在讨论我们共同的未来时，我兴奋得不可言喻，我的热情都快烧起来了。

讨论到世界大势，讨论到各个市场的行情时，我们兴致都特别高，简直可以触摸到那种热情。吉姆接着又提到了 TheStreet.com，这是他在1996年与人共同创立并在1999年5月上市的一个金融网站。我以前略有耳闻，但对它究竟有些什么内容以及它怎么跟金融世界对接起来就不是很清楚了。但这方面的情况我很快都将一一发现，这种发现有的是令人愉快的，有的则让人不快。

天赐良机

对于2000年年初的投资者来说，市场走势就是一部超现实大片。每

.....
每一天都如一段旅程，
都是情绪喜怒无常的爆发，
在这种爆发中上演的是魔
幻戏剧，而到每天交易结
束时，这种令人难以置信
的魔幻似乎都变成了现实。
.....

一天都如同一段旅程，都是情绪喜怒无常的爆
发，在这种爆发中上演的是魔幻戏剧，而到每
天交易结束时，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魔幻似乎
都变成了现实。这种市场背景对于在克莱默-
伯克维茨公司开始新征程的我来说简直太美妙
了，可谓天赐良机。新千年的到来，导致了全

社会笼罩在对 Y2K 问题的恐惧阴影中，我们乘机疯狂地建仓，初步建仓完毕后，纳斯达克指数在几天时间里下跌了 450 个点（11%）^②。整个团队像果冻一样凝聚在一起，仿佛我们不是一个新组合，而是已经在一个战壕里战斗了多年的兄弟连。

他们说人一赚了钱便觉得万物都妙趣横生，我合同的墨迹还没完全干呢，我的周围都已经是欢声笑语。我们个个状态神勇，但别误会，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之间千差万别：尽管人人都是牛人，都有业已被市场证明的成功素质，但这种素质又是各不相同的。杰夫天资聪颖，擅长分析，研发组长马特·雅各布斯（Matt Jacobs）扎根华尔街，对其了如指掌，吉姆是动量指标大师，善于抓机会，我则化市场波动为己所用，波峰卖空，谷底买多。当我们一齐上阵，默契配合时，就像四位大厨共同调制完美的佳肴一样。我们一次次抓住市场的剧烈波动机会，大把大把地往钱柜里塞钱，这种感觉如饮甘露，快哉美哉。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一种美妙。

2000 年 2 月，克莱默在 TheStreet.com 上发布了 he 臭名昭著的专栏文章“新世界的赢家”，一个劲地吹捧 10 只飞涨的技术股。其实在一波大幅上涨后这些股票都已经到达了抛物线的顶端，但他仍然相信还有上升空间。他不但是这么跟网民读者说的，他也竭力要说服自己的团队接受他的观点。我试图把他在网上的个人言论同我们的内部操作分离开来，但有时能做到，有时也做不到。但最初的几个月很幸运，我们的投资组合不断地增值增厚。与我新到摩根士丹利和帆船集团工作时一样，每天早上一到办公桌

我已经准备好在这里的营运工作中留下我自己的“脚印”，最终我将获得我倾尽一生所追求的财富和地位。

② 注意，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建仓，应该多为做空的单子，所以市场的下跌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译者注

前，我就会感到很自在充实。

我的工作职责中包括风险管理系统的落实，给交易伙伴分配任务，以及负责交易团队的人员编制决策等。我入伙以前的原有状况很快将发生改变。我已经准备好在这里的营运工作中留下我自己的“脚印”，最终我将获得我倾尽一生所追求的财富和地位。

新人新气象

我们的办公场所坐落在富尔顿大街 40 号，毗邻布鲁克林大桥，与世贸中心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同一条街上。这儿可是金融宇宙的中心，位于这个世界最大的钱柜的中央。我们有十多个全职雇员，其中三个职员直属我领导。在我来这里以前，他们单单靠替吉姆和杰夫执行交易指令，就能拿到数十万的年收入。从我以往的经历来看，这也有点太过奢侈了。在我的华尔街“往上爬”经历中，我学到了一点，那就是创造价值者会得到回报，而假把式最终会被淘汰出局。这是最纯粹的达尔文主义：强者生存，其他人会被无情超越。

最初的几个月中我推进了一些变革。我“开”掉了原有的一些职员，代之以具备交易操作所需技能的青年军，这些年轻人刚起步，还不是“生产者”，但他们有所需的天赋，有潜力成为华尔街明星。事实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如我所料，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另外一个情况是，我们这个 4 亿美元资金的交易是非常活跃的，而且每天交易结束后，

我已经经历了十年的
压抑——“交学费”，做沙
拉，被上司折腾得没了男
人样。现在，我已饥渴无
比，动力满满。

我们都会立即计算盈亏，但是实际的操作业绩
(包括交易失误)都要在第二天下午从高盛那
边发过来。这种情况我觉得也必须适时做点
变化。

我已经经历了十年的压抑——“交学

费”，做沙拉，被上司折腾得没了男人样。现在，我已饥渴无比，动力满满。我向自己许诺要保证每个为我工作过的人都不因公司内部的政治斗争而无法施展才能。我相信促进成长的最好途径是，建立一支成员都能自我成长的团队。我的所有决策都是基于这个强烈信念的。

我去跟我们的许多经纪商的首席交易员进行了交流，他们中有很多是我在帆船集团时与之合作的经纪人，我告诉他们，佣金收入将和他们的交易建议及提供的流动性相关联^①。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不折不扣地贯彻奖优罚劣原则；我们确实很苛刻，但我们苛刻得公平公正，而且我们始终非常严格地依法行事。我们在各方面都堪称对冲基金的理想范型，而且我们比这种范型所要求的做得更严格、更出色。在当时的我看来，这种转型就属于我所谓的“专业涅槃”。

“每个人所唯一拥有的就是他的名和言”，克莱默-伯克维茨公司的交易营运将是这句箴言的直接演绎。

我们的这一套很快传了开来，公司也高速运转，就像一部上足了发条运转良好的机器。我们这些经纪人背后的分析师一旦改变了某个股票的评级，我们总是最早得到相关电话通知的客户之一；首席交易员会告诉我们他们所了解的“精明”账户的交易方向（多与空，买与卖），而我也总是把我们所了解的最新信息与得出的最新判断传达给他们，以期双方建立良好的关系。

当年我在摩根是经纪人，电话的另一头是我们的客户，现在我成了客户，电话的另一头是我的经纪人。我把自己当年对客户的期望用到我

① 这里所说的“流动性提供”是指对方如何最好地撮合、促成本方的交易，其中包括当市场没有公开挂牌的对于盘时由对方充当对手盘来与本方达成交易，完成本方的交易指令，也就是前文中所提到的“客户便利”模式。——译者注

自己身上，将心比心地善待经纪人。我们在向经纪人传达交易要求时，总是给他们解释我们交易的动机，我们的交易指令极少会伤害到他们的利益。如果我们真的有某个交易指令让他们难以招架，即他们没有机会对冲掉我们的交易指令可能给他们带来的风险，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调整交易价格。

“每个人所唯一拥有的就是他的名和言”，克莱默－伯克维茨公司的交易营运将是这句箴言的直接演绎。

暴投

2000年春，我的状态很好，不免跃跃欲试，向我的“击球区”以外的一个球场挥出了一板。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一个经纪人提醒我要特别注意一家叫做“焦点增强”（Focus Enhancements）的公司，说它万事俱备，即将飞升。当时我们的操盘盈利很好，我个人的交易尤其出色，因此吉姆和杰夫都很乐意放手让我干。

我们一起研究了这个交易机会，然后在股价处于6~8美元之间时建立了一个六位数的仓位。我们当时的形势一片大好，信心高涨，声名远扬。当行情疯狂震荡，会一下子波动10%~15%时，我们似乎胜券在握，只等着行情的真正启动。到第一季度中期时，我们的仓位成本已经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成本，这让我们更是信心爆棚。

“焦点公司上新闻了！”马特·雅各布斯尖声叫了起来，我们齐刷刷地去看屏幕上的新闻标题。是个坏消息！还没等我们缓过神来，股票已经下跌了30个百分点。

一片沉默。电话不停地响，无人应答，只有CNBC的新闻评论员玛利亚·巴蒂罗姆（Maria Bartiromo）在电视里没完没了地说着什么。尽管这笔损失本质上只是我们四亿美元投资组合中的一个小疙瘩而已，

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呆若木鸡了。我坐在吉姆对面，只见他的脸色由白转粉红，渐而变成满面愠怒的绯红，接着他的面部痉挛了一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越来越熟悉这种脸部信号。他起身径直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杰夫、马特和我也不约而同地起身跟了进去，然后关门。

接着他的面部痉挛了一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越来越熟悉这种脸部信号。

我一向不吝自我批评，我是我自己最严酷的批评者，我对自己的标准总是最高的，对自己的要求总是最严的。我无需别人言语，就知道我搞砸了。他们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但这只是一笔交易，尽管是一笔大单，但也只是一笔而已，应该想想我的许多为公司带来几百万美元的其他交易决策。我打起精神，准备挨几句批评，我绝没预料到他的反应竟然如此激烈。吉姆一开始还是比较平静的口气，大家也都是商讨的口气，谈论究竟该斩仓减少风险还是抓住机遇补仓，但讨论很快就演变成一场大吵大闹的肥皂剧。

谈话不再是合伙人之间的对话，吉姆以一种我从未见识过的方式发泄着，完全脱缰了。他一味地絮叨局面的可怕与不堪接受，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批判、指责，而非寻找解决方案。他大嚷大叫，咒天骂地。我甚至在他发泄完后看到了他眼角的泪水。这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不可思议的情绪宣泄，无论是在商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我脑子里已经不再去想“焦点”，我满脑子琢磨的是：“这家伙到底是谁啊？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年来我跟许多个性严厉的人打过交道：查克·费尔德曼经常气势汹汹，盖瑞·罗森巴赫也是个不好弄的角色，但他的“不好弄”

完全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但今天的所见所闻使我对“不好伺候”

成绩不佳的赛季里，留下的是真粉丝；时运不济的岁月里，陪着的是真朋友；生意失败的日子里，看出的是合伙人的真面目。

有了全新的标准，这个经历给我上了意义非凡的一课：成绩不佳的赛季里，留下的是真粉丝；时运不济的岁月里，陪着的是真朋友；生意失败的日子里，看出的是合伙人的真面目。

9

战线战歌

“不能松懈，右拳不能放下。”外祖父曾是金手套拳击手，他这是在教我保护自己的下巴免受攻击。承受了吉姆的一番情绪化的激烈言辞以后，我对他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我知道，交易者的高下只看他的最后一笔交易，而对于克莱默-伯克维茨公司来说，这句话必须上升到另一种全新的层次来认识。做好交易是不够的，你必须每一天每一笔都做好。

时间到了2000年3月。纳斯达克市场在此前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上涨了35%。杰夫和马特潜心挖掘美国上市企业的投资价值，而吉姆和我

则面对面地坐着，相隔不过五英尺远，从早到晚共同在股市的高山和低谷间小心行走。

不能松懈，右拳不能放下。

虽然我们的目标相同，但交易风格截然不同。吉姆是趋势交易者，喜欢追上涨的股票，一旦下跌，就会撤出。受在摩根士丹利做“客户便利”交易工作经验影响，我喜欢逆势操作，逢低买入，逢高卖出。我们这种两极化风格差异，有点像高筹码“小鸡游戏”，其中一人必须先认

输，成为那只小鸡，那个胆小鬼^①。

我清楚地记着那个觉醒时刻。当时科技股在一天之内会上涨 10、30 或 50 个点，而那天晚上，我突然从梦中惊醒，仿佛顿悟一般，身心有一种战栗的感觉。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但那个晚上意识特别强烈、非常清晰，这个醒悟将改变我的职业生涯。我意识到，科技股泡沫即将爆裂。

做交易时最难遵守的纪律之一就是平掉还在不断赚钱的仓位。加之所管理的投资组合数量巨大，牵涉到的损益比别人多好几个零，而且办公室里的某些人存在“情绪紊乱问题”。把这些因素加起来，可想而知，我的任务有多困难。

我不能说我是唯一清醒的人，杰夫也感到了科技股行情将遭遇溃败。但是哪里才是这波行情的尽头？何时应该主动撤退？我们两个存在观点差异。在那种无比激烈的竞争背景下，这种时机选择差异，一旦遭遇剃刀片那么薄的一点点失误，就能演变成尖锐的冲突。吉姆曾在他的第一本书《一个华尔街迷徒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Street Addict*）中写道，

压力巨大，但作为公司请来的新家伙，我知道应该如何表达我的忠诚。

“四月来临之时，纳斯达克还在 4 500 点徘徊，此时托德提醒我们市场处在崩溃的边缘，而且这次灾难的级别相当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整个纳斯达克泡沫就要破灭，市场很快就会跌到 1 500 点。”

回过头来说，也应该理解吉姆这个人。他内心真诚善良，一直力求做事公正，但是如果他认为你站错了队，他会让你的生活痛苦不堪。杰

① 所谓“小鸡游戏”，即 a game of chicken，是一种比试胆量的游戏。典型的比赛中，两个男人各自开着卡车相向正对而行，如果双方都不认输，则以两车相撞告终，证明两人都不是小鸡，都是男子汉，但基本上都是死翘翘的男子汉，如果其中一人先因害怕而停车或者驶离线路，则成为小鸡，英语俚语中小鸡为胆小鬼的别称。作者之所以用这个比喻，暗示这两种操盘风格在公司内部形成了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如果带上“小鸡游戏”中的非理性、情绪化成分，两者都会成为输家。——译者注

夫过去常常开玩笑说，如果吉姆驾车不小心撞到了某人，你很有礼貌地告诉他“您撞人了”，他会立即开车将受害人送到医院，并会给全家人买来晚餐；但是如果你告诉吉姆说“嘿，你这家伙闯祸了”，他会挽起袖子，冲你高叫：“闭嘴，不然我把你也撞了！”

这就是金融史上最大的撞车事故发生前克莱默－伯克维茨公司的情况。我个人强烈地预感到金融豪车的车轮就要脱落，但这种预感不能解决问题。我不得不解释为什么要选择现在这个时机下车避祸，而且还要说得很有技巧，不能让听者心里不舒服，对我产生恶感。不能只讲直觉如何如何，不能只是告诉他们我脖子后面的汗毛已经竖起。我得告诉他们为什么。天哪，万一我们下车，可是这辆车还继续好好地前行了一段，万一我们错过进一步的上升波段，或者甚至更糟，万一我们做空了，市场却进一步逼空向上，我会被他们骂得何等狼狈。压力巨大，但作为公司请来的新家伙，我知道应该如何表达我的忠诚。

及时避险

2000年4月来了，伴随着巨大的“股市爆炸”——短短几个交易日中，纳斯达克指数降了20%。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积极利用市场波动性进行交易，抓住了指数下跌后涨回4500点的一波反弹，随后又在不断创下新低的 market 跌势中，乘风破浪地做空。市场在我们四周崩溃，我们身处安全的风暴眼，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我们的小岛安全无虞。

我们的账面获得了巨额利润，付给了华尔街巨额佣金，我一手打造的交易团队和风险管理细则带来了巨大的红利。我们的账面盈利情况也会疯狂震荡，一天就有二三千万的差异，这种数字差异此时也失去了能让我们理解的意义。我们更新后的投资监控系统现在能实时显示组合的

损益情况，每一分一秒我们都能知道交易是赚是赔。这当然有利也有弊：我不需要看我的电脑显示器，只要看吉姆脸上的表情，就知道我们的业绩是涨还是落。

有的交易员喜欢吹牛说，业绩的起落不会影响他们个人的情绪。这种人不应该让他们管理金钱。我们公司只有一个投资组合，这个组合中有成百上千个仓位，只有这些仓位的综合盈亏数字才是重要的。虽说如此，我们有各自的交易品种、各自的仓位，每天晚上回家时，我们心里想着的是我们各自的相关数据，尽管我们为同一个团队而战。

个人交易方法的内在不同变得愈加明显。当市场上涨时，吉姆会大举买进；市场转向时，有时才几分钟，交易清单上就会出现空头头寸。我密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正常的时代，也是不正常的时代；这是友善的时代，也是吵闹的时代；这是天衣无缝的时代，也是漏洞百出的时代。

切关注他的交易。在交易我自己头寸的同时也留心组合的整体风险。我不担心冒犯谁也不想屈从于现状。前两段职业生涯中，我都经历过痛苦的遭遇，现在的我给自己定了两个生活目标：一是挣钱，二是保卫胜利果实。

夏日临近，我近乎疯狂地“出击”，同时平稳地驾驭着风险，终于获得了卓越的业绩。

但是办公室内仍然有一种暗暗弥漫的焦虑、一种紧张，只有业绩好于华尔街平均水平，即所谓“战胜华尔街”时，才不枉我们承受如此高度的紧张。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正常的时代，也是不正常的时代；这是友善的时代，也是争吵的时代；这是天衣无缝的时代，也是漏洞百出的时代。这就是克莱默－伯克维茨公司的生活。我所不知道的是，我们将向世界开启一扇我们的窗户。

一扇新窗

因外力注入而推高的科技股行情——亚洲金融危机后格林斯潘所推行的应对之策导致的副作用，快速地崩溃，我们却从中获利颇多。在外人看来，我们的基金是头脑清醒的代名词；然而，在公司内部，一种新的情况正在成形。

吉姆准备去汉普顿度假之前，与他在 TheStreet.com 的编辑商讨找个人替他写专栏的事情。当我和他四目相交时，我看见他头顶有个光圈在闪烁^①，他咧嘴笑了起来。“我找到人了，托德会帮我写周一的，剩下的你另找人。”

我正交易着 200 个仓位，管理着价值 4 亿美元的风险，我不想再接手别的什么活，我的手上已经满了。我对吉姆说，“哥们儿，这不行，我上次写东西还是夏令营时给妈妈写的一封信。”但是他已经决定了，他的问题解决了，我的问题来了。

第一篇专栏文章上，我没有花费太多心思。我根据市场行情引用了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乐队的一些歌词，提到对流行文化的一些个人看法，时不时插进几句轻薄话，同时袒露我的看空心态，一边还探讨了自己的投资理念和方法。刚开始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份兼职，但出乎我的意料，它也没有让我产生多少不快情绪。事实上，写东西能让我即时整理思路，帮助我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游刃有余。

2000 年 7 月 3 日，星期一。收盘的钟声响起前，我接到 TheStreet.com 编辑的电话，让我把本周的专栏文章都写了，“没问题，”我看着杰夫笑着说，“乐意为你效劳。”

① 漫画中表示角色想到了什么主意。——译者注

重大变化

吉姆是一个好走极端的人。在他看来，每天的交易要么好得出奇，要么糟糕透顶。他在人际交往中也是如此：你要么是他亲密无间的朋友，要么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我在这两个角色之间来回转换，有时一天饰演两个角色，但是，周五晚上我到他租的东区别墅时，吉姆的情绪指针明显偏向友善一侧。“托德！”他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从屋里走出来，并给我一个熊抱，“来，我们好好谈谈！”

他爆发出的激情让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惊呆了，不能怪她，她不知道“飓风”吉姆的能量可以吞没沿途的一切；而且，她不知道吉姆发起狂

巴克叔叔、青年弗兰肯斯坦、英国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船和美国音乐人吉米·亨德里克斯纷纷融入了我对股票市场的分析，构成了我的交易日记。

来同样可怕。不过，没有关系，说了她也不会相信。他说我写的专栏很受欢迎，这着实让我吃惊，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呢，他又有了新的计划，他的车轮总在不停地旋转，“我们计划在TheStreet.com我的专栏旁边给你开个交易日记栏目。效果一定非常好！怎么样？”

怎么样？我从来都没畏惧过挑战，我也知道，即使想打退堂鼓，也不一定管用。说实话，我也不敢说我当时真的想推辞。事实上，我享受写作的过程，因为这至少有这么一个优点：把我的种种思绪综合到一起，而且也能让我转换思路。但是，当时的我绝没有意识到吉姆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一扇永远改变我生命的大门。

我向自己保证，一定不会让写作分散我的专注力——这种正不断增厚着我钱包的专注力。实际上，我的写作很轻松，很快成了我娴熟精彩的双盘杂耍中天衣无缝的一部分，而这种杂耍为我打开了一个不为我所知的世界。巴克叔叔、青年弗兰肯斯坦、英国摇滚乐队齐柏林（Led

Zeppelin) 和美国音乐人吉米·亨德里克斯 (Jimi Hendrix) 纷纷融入了我对股票市场的分析, 构成了我的交易日记^①。

起初, 我担心额外的职责会让本已绷紧的办公室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尽管我和吉姆在操盘方式上意见相左, 但那都是不为外界所知的摩擦。现在, 通过互联网的力量, 我们的观点分歧将天下皆知。

有意思的是, 那并没有发生。TheStreet.com 如同吉姆的宝贝孩子, 或许比对冲基金还受他关注。随着我文章的网页浏览量的增长以及我们业绩的披露, 我发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刚开始我没有意识到他的动机, 但是现在看来完全合情合理。对吉姆来说, TheStreet.com 和他个人有着密切联系, 那就是他的名, 上面的文字就是他的言。

股票市场的动荡继续淘汰着市场上的弱者, 惩罚了一批因股市泡沫而头脑昏厥的人。交易中我学到的最重要教训之一, 就是你必须根据不同市场的不同情况调整自己的交易风格, 我从互联网泡沫的膨胀中学会了遵守交易纪律和果断行动、灵敏出击。当大众都在获利时, 市场会发生转向, 留下血淋淋的一片。股市就像大屠杀的屠宰场, 倒下的人什么样的都有, 既有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人, 也有普通投资者, 汹涌的市场抛售瀑布把他们淹没了。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业绩……

我的直觉反应是努力将我们的基金与席卷华尔街的红色浪潮^②隔离开来, 我开始将吉姆的冲浪式投资风格看做反向指标, 起先是下意识的,

① 巴克叔叔 (Uncle Buck) 是美国 1989 年同名喜剧电影中的主角, 他不务正业, 赌马为生, 但是个机智保护自己侄女侄子的好叔叔; 青年弗兰肯斯坦 (Young Frankenstein) 是美国 1974 年同名科幻喜剧电影中的主人公, 他利用科学造了一个人, 但这个人的脑子出了偏差。——译者注

② 红色指下跌。——译者注

后来则越来越频繁地这么做。由于我们的基金依然业绩出众，而且我喜欢自己的专栏，而这个专栏是由吉姆带来的，因此我总是尽量不多嘴，避免和吉姆争论，一切以和为贵。他还是我的老板，他还是我们的吉姆·克莱默。

我不是不喜欢吉姆，事实上，我十分尊重他的才智，作为朋友我也非常关心他。在他狂野的情绪波浪下面，跳动着一颗真正温柔的心。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业绩。虽然在风险控制方面我们的理念与方法冲突日益频繁，问题成堆，我还是挺了过去。

2000年下半年就要过去，事情越来越明显：某一方必须做出让步，而我不会是让步的那一方。

10

苦涩现实

吉姆有时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喜欢嬉闹，这大大地补救了他的坏脾气，使人对他不那么容易恨得起来。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我这话的意思，在公开形象的外表下，他完全就是一个希望被人爱的小孩子。他的温和和宽容难得一见，但当它们出现的时候，敌意就会神奇地被驱散到善意的熔炉之中。我开始并不理解这种情绪波动，但我慢慢地理解了他，当他发作时，我能以同情的心态相待，而不是恶言反击。

2000年某个交易日的中午前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当时我们正忙着买进卖出，有条不紊地赚取利润，回报我们的投资人。交易席上位上气氛紧张，因为市场连续下跌。

“你好，请托德·哈里森听电话好吗？”电话一端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短暂交谈之后，晴天霹雳来了。电话是从毛伊监狱打来的，是关于我父亲的。我坐回自己的椅子上听电话，从对方口中得知，我爸爸这几年来一直无家可归，滥用毒品，此时正在服刑，而且正被关押在单人牢房。我们父子俩上次说话差不多还是十年前。十年了，这十年我经历了

很多事情，显然他也一样吧。

作为一个大型交易营运团队的首席交易员，我可以在瞬间做出快速、理智的决策，内心不起一点波澜。但是2000年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当我们还在金融危机的混战中缠斗时，我这辈子所遇到过的最好胜的人劝我去夏威夷照料我父亲。

的那一天，我突然对我周遭跳动的价格变化感到麻木。

吉姆马上感到不对劲，打了手势让我跟他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走进那个玻璃隔间，坐在了他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杰夫也跟了进来，

问我发生了什么情况。我把情况说了一遍，吉姆马上接话说：“去毛伊吧，处理你需要处理的事情。”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当我们还在金融危机的混战中缠斗时，我这辈子所遇到过的最好胜的人劝我去夏威夷照料我父亲。

对他的这个反应，我还没完全回过神来时，他已经在替我打电话了。他联系了我们在夏威夷很有人脉的一名投资人，并且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替我聘请到了毛伊最好的律师，航班和宾馆也都已安排妥当了。需要我做的只是去面对我的父亲，他离我为自己创造的安全可靠的生活有5 000多英里。

彩虹的另一面

我不想一个人去，所以叫上了我哥哥。两天后，我和亚当抵达毛伊，随后我们驱车去了律师的办公室。我们都已对父亲不抱希望了，但又不得不去做点什么；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律师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情况。我们的父亲多年无家可归，沿街乞讨，渐渐地，他变得到哪都不受欢迎，完全陷入了绝境。他此次因假扮警察而被捕。在狱中，他又因袭击狱警而被狱警暴打，并被单独监禁。律师

还告诉我们，父亲把他的牢房涂满血迹以示抗议。真是一部超现实的荒诞剧。至今我仍然如此感觉。

第二天早晨，我们坐在毛伊法庭里，等待法庭传讯的开始。当法官宣布开庭时，法警领着一队被告走进了房间。我找不到我父亲。那些橙色的连衣裤看起来都一样，而且把他们拴在一起的链子也让我感到震惊，让我无法静下心来。我扫视了这群人两遍，最后把目光停留在队伍中间一个憔悴瘦削的男人身上，他脸上胡子丛生，如野草一般，脸上还有刺青。这是父亲？

他那无神的眼睛对上了我的眼睛，我看到了那个我曾经认识的人——那个曾经抛弃我们的人，那个开着法拉利炫耀成功的人，那个搬到夏威夷去寻找天堂的人。他已一无所有，坠入苦难的谷底。

接下来几个星期中，我和亚当遍访了毛伊各个角落，了解到了父亲颠沛流离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发现，在天堂的另一面，生活其实很艰难。他欠了一屁股债，绝望和遭人唾弃的生活似乎永无止境。我们的父亲加入了邪教并签字放弃了所有财产。当他被驱逐出教后，他就在岛上四处闲荡，乞讨度日。他会溜到度假胜地去，假装去参加会议，以此混点咖啡和面包充饥。他会让自己的金色猎犬布巴去海里捡石头，以此从游客那里赚点零钱用。

我们开车从一个地方到下一个地方，像迷宫里的老鼠一样，不晓得下一站还会发现些什么。父亲欠了几千美元的债务，还欠了许多人情，许多债主指望着我们去替他清账。我们还发现他是个病人，多年来一直饱受躁郁症的折磨，但他这种病一直未得到诊治。

这个发现让我的心咯噔一下，从此再也没有忘记：他是一个病人。

在毛伊的最后一天，我和亚当去监狱里探视父亲。他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和没有尽到的义务而道歉，这让我想起了我过的那些生日：我不

停地看着电话机，等着那些没来的电话。那一个星期真是让人百感交集，它撕开了那些我本以为愈合的伤口。

当我们坐在他的囚室里的时候，他无法自制地痛哭起来，告诉我们他活着没有意义，他曾很多次试图自杀。我哥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他的一对儿女，也就是我的侄子和侄女，他把照片递给父亲。“这就是你必须活下去的意义，”他说道。这个举动让我受到了震撼。

“是的，爸爸，”我接着哥哥的话说，“如果你从此远离毒品，我们会帮助你回归生活的正轨，付清你的债务，给你找个家……你将能够看到你的孙子孙女。”

用眼角的余光，我能看到狱警在看着我们，我希望他们也能听到，真正领悟我们的话。如果他们知道这个犯人是个爸爸，是个爷爷，也许他们在打他的时候会多想一下。我向父亲保证，一年后我们会回来，重拾我们的父子情分，到时候我们会在外面坐着看毛伊岛的日落。这时，一股奇怪的感情激荡我的全身，我感到如释重负。

他是一个病人，我再次告诉自己。也就是说我并不是那个祸根。

原来如此

在我生活中的一侧，有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吉姆·克莱默，他情绪摇摆不定，一会儿绝望得如坠深渊，一会儿高兴得腾云驾雾。而在另一侧，则有一个患有躁郁症的父亲，他自己乱吃药，导致病情加重。

当我和吉姆讨论我父亲的病情时，发现了一条令人吃惊的事实：吉姆·克莱默，他如此的才华横溢，有着过目不忘的短期记忆力和不可思议的长期记忆力，竟也患有一种和我父亲类似的病症。吉姆毫无保留地

谈论了他的病症，他要我放心：这种病，用适当的药物治疗就可以治愈。他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令我非常感激。

吉姆·克莱默和我的父亲，他们过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但是一个共同的东西将他们俩联系到了一起，那就是我。也许我们早该注意到吉姆的躁郁症了，但谁又会往那上面想呢。在我了解了父亲所受的病痛之后，在吉姆善意地帮助我正确对待它之后，我对他的敬意又多了一分。我们以一种难以描述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我理解了他，我想，他也理解了我。

每一天都是一场心理博弈。我们各自都知道怎样攻击对方软肋，并且很少会放过这种机会。

我同样也意识到，像我父亲一样，吉姆的情绪波动往往不受主观意图的控制。作为他的朋友，我希望他健康和幸福。作为一起肩负着管理4亿美元投资交易重任的合伙人，我和他并肩战斗，但为了我们的业绩，我们常常争论不休，互不相让，最后常常是杰夫充当公正的和事佬。

我们的交易战车嘎嘎前行，驶向2000年年底，在这一过程中，吉姆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带来了诸多损失，有些是有形的，有些则是无形的。每一天都是一场心理博弈。我们各自都知道怎样攻击对方软肋，并且很少会放过这种机会。我承认，我固然体谅吉姆，但有时也会被他随意而危险的决策气得昏头。

我们的关系就像两部同时放映的电影。在网上，我们传达了截然不同的投资方法，引来一大群忠实的粉丝点击观看，给TheStreet.com带来了巨大的访问量。在办公室内部，随着发薪日的临近，我们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我们的表现超过华尔街的平均水平，并且优势越来越大，我们领先了20%多，超过我们内部设置的基准线的40%。但是，成功是苦涩的甜蜜，什么也不能满足我们扩大领先优势的强烈

欲望。

我提醒自己注意一个隐晦但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的成绩都是在纸上的，没有兑现之前都是空的；而且，只有吉姆在支票上签字以后，我才能拿到我个人的报酬。有过在摩根士丹利和帆船的经验后，我不再那样天真、那样想当然了。

11

时代征兆

2000年年末，吉姆邀请我和他一起参加 TheStreet.com 的股东大会，他说会后还可以和吉恩·哈克曼共进晚餐。我欣然接受了这个能和我最喜欢的演员见面并一起吃饭的机会，但我告诉吉姆我不想在会上发言，否则就不去了。写文章是一回事，但要在几千人面前演讲可又是另一回事，我对此可不感兴趣。他向我保证我只需在外围当个观众，我就欣然跟着他前去了。

那天，世贸中心万豪酒店大宴会厅里座无虚席——我从未见过如此宏大的场面。会前的鸡尾酒时间里，投资者们簇拥着吉姆，请他推荐股票，向他求教操作建议。我赶紧把我的名卡塞到口袋里，希望能够“隐身”。

到吉姆作主题演讲的时候，台下的观众纷纷在记事本上狂书猛记。看到他全场调动得如此兴奋，我想他真是厉害，真是一个大师级的营销专家。演讲之后的问答环节中，有人问了期权定价的问题。“你知道，”他回答说，“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知道这个房间里有人，他的期权交易是我见过最棒的。你们都认识我的首席交易员托德·‘甜

心¹·哈里森，对不对？我们何不请托德上来给我们讲讲呢？托德，你看怎么样？”

一边是两度获得奥斯卡奖的大明星，形单影只地站在喧闹的房间里，另一边却是一个被捧得像电影明星一样的交易员。如果普通大众都会出现如此心态，危机肯定正在某处隐伏。

我正恨得咬牙切齿的时候，有几个观众开始鼓掌，很快全场观众都欢呼着请我到讲台上。我别无选择——我已经暴露了。我慢慢走上台，回答了那个问题，又回答了另外几个问题，然后回到座位上了。

有些人害怕当众演讲，但我老实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可能是它提供了小时候被父亲抛弃之后我下意识里一直渴望的认可吧。也许，我也是一个渴望宠爱的孩子。我也不是很懂其中的原因，我只能把我当时体验到的这种感觉如实地说出来。

会议结束时，我急切地想去卫生间，但我知道很难在那群人中间杀出一条道来。短短几分钟内，我就被包围了——大概有8个或者10个人，我就像射箭比赛场上的靶心。

“你认为思科怎么样？”

“你最想卖空哪家股票？”

“标普指数今年底会在什么位置？”

我被问题淹没了。我都没来得及认真想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跟着就抛过来了，可我必须要去小便了。我抬起头，看到基恩·哈克曼在看手表。一边是两度获得奥斯卡的大明星，形单影只地站在喧闹的房间里，另一边却是一个被捧得像电影明星一样的交易员。如果普通大众都会出现如此心态，危机肯定正在某处隐伏。

这场股市大戏看来不会有善终。

考验

11 月末，杰夫参加了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的股东大会，在会上他向参会的潜在投资者介绍了他对各科技公司前景的深刻见解。我和他做了 10 年的朋友，并在工作中亲密合作，我们心有灵犀，甚至无需语言交流，我就能执行他的思维和想法。我果断交易，他长于分析，我们有一种和谐的默契，我们简直就是理想中的对冲基金二人组。

当杰夫在第一波士顿股东大会的走道里跟我大谈他对微软的看空观点的时候，我当时正跟著名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通电话，这家投资公司有一个大的机构客户正在做多微软。我当时正想找个借口去做空微软，杰夫的观点无疑大受我的欢迎。

嘞！我们做空了 250（25 万股），微软股价降了 1 美元，我们见机平仓。

哗哗哗！看跌期权交易像水一样在我们的盈利投资组合中流进流出。

噗！微软首席财务官约翰·康纳斯的脸又抽了一下，我们又卖空了几十万股。

我们还没吃午饭，“微软先生”就给我们净赚了近 300 万美元。我们在克莱默－伯克维茨公司内部举办了一场庆祝会，而且此时我们不只是在微软上赚着钱。我们采取了开放式站姿^①，奋力一击，将球深深地切入对方的腹地。我们在科技板块的所有股票上都斩获丰厚。我们和众多经纪商之间的交易品种太多了，以致于我们的团队几乎没有时间往风险控制系统中输入交易仓位，我们的流动性达到了极致，日盈利从 300 万涨到 400 万再到 500 万。

① 网球用语，表示全力一击，已经不考虑防守。——译者注

快收盘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满足感。我们是以胜利为唯一目标的玩家，因此我们展现了只有伟大的股票交易团队才有的纪律和水准。如果没有埋在交易单据里的那个小地雷，那个交易日就真是完美的一天了！在多个七位数以上的盈利仓位中，有个计算机存储公司博科（Brocade）2万股的仓位，这是此前表现最好的股票之一，同时也是吉

姆最看好的股票。他的仓位一直放在那里不动，我此前甚至都没有看到他进入这只股票的仓位打量一下情况。

我看过那部电影，我对它的续集不感兴趣。

收盘的钟声响起后，博科公司发布了一份完美的季度报表，在科技板块这个即将倾倒的大厦里，它仍然屹立不倒，是独善其身的唯一一家。不幸的是，这个股票的市价远远超出了100美元/股，也就是说这个业绩早就被预期到了，已经充分地反映在股价中了。

一眨眼，博科跌了5美元。一声叹息间，它又降了10美元。

价格每走低一波，吉姆就又少量买入一些。他在桌子对面像维苏威火山一样开始大声咆哮了。

我指着今天的收获，想要安慰他。“哥们，没事的，”我说，“我们今天的收获很好了。”但是他不想听这个。恶言恶语就像浓稠的蛇毒一样从他嘴里喷出来，他又砸电话，又砸键盘，一遍又一遍。

我看过那部电影，我对它的续集不感兴趣。我起身，从椅子上拿起我的外衣就走出去了。在我等电梯时，我听到一个什么声音。后来知道，是吉姆扔了个水杯，它砸到了门上。我当时就在想，只要吉姆在那儿，我就不回去了。

吉姆打电话给杰夫，抱怨我不关心公司。不一会儿，杰夫就打电话给我，我们两人谈了很久。

见好就收

在克莱默-伯克维茨公司的生活就像一部真人秀。真希望有人能有先见之明，把它拍下来！吉姆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他在 The-Street.com 和 CNBC 上日益频繁的媒体亮相了，我对此倒也没什么意见——只是想着快到分年末巨额奖金的日子了，感觉时间过得太慢了。他能同时玩转多个任务的能力值得称奇，但那段时间，我觉得他注意力太分散。

一天，我在桌子对面，对正靠在椅子上打电话的吉姆嚷了起来。我提醒他，我们正在和市场进行一场豪赌。他见我在争取他的注意力，对我竖了一个大拇指，用手捂住电话听筒，说：“我喜欢它们——买吧！”但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大肆卖空——逆市豪赌时，他点头同意，并做了个“卖”手势，就好像在说“卖，卖，卖！”

我不打算在这里谈论我们这次交流的细节。简单说来，因为快到2000年末尾了，我很想结束这一年，给我们投资者以回报，也给自己以酬劳。吉姆就像一个喘着气的过山车，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我急切地想从这部过山车上下来。

年底近在咫尺，我们共同决定：减少交易，坐在我们的大粮仓上安然度过剩下的时间。这个决定非常地审慎，因为我们的收获很大而且市场很不明朗，我们把组合风险降至最低，并一致决定只抓住真正的最好机会做一点操作。

是时候作决定了

我们基金有严格的工作程序，而且坚决遵照执行，一以贯之，从不

松懈。我们每天要多次检查我们的投资组合，我们将风险设定为时间和价格的函数，随时对仓位进行精雕细琢。无论行情好还是坏，我们都进行这样的检查与“雕琢”工作，这是一条不管市场情况怎么样都能维持我们生存的纪律。在惊心动魄的交易操作大战中，只有严格遵守这条纪律，才能把一群患有“注意力缺失症”的投资组合经理人拴到一起，让他们踩着一致的步调前进。

我们新建的风险控制系统中出了一件怪事——当我们检查我们的仓位总表的时候，一些仓位开始很神秘地出现了。吉姆坚持说他之所以进行这些操作，是因为他的线人“给他使了眼色”。我和杰夫通过即时通讯相互交流，猜测这个“线人”会是谁呢？

成吉思汗？也许吧？

会不会是亚布拉罕·林肯呢？

泰·布科^①？

这个事情有点滑稽也有点令人沮丧，但这都无关紧要。这是一个4

.....
是的，当我们无谓地忍受着包含无谓风险的仓位，懒洋洋地等待年底分红的时候，有些事情确实已经在酝酿中了。
.....

亿美元的坦克车，这些仓位的影响就像橡胶子弹一样，被我们总体表现优异的装甲弹开了，车子基本上毫发无损。

对于未来，我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拥有一个全明星团队，而我和吉姆一起工作只有一年的时间，我已经抱定决心不想再做他火山般情绪的发泄对象。这是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我真的把他当朋友一样来关心，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也总是提供帮助，但工作上的合作难以为继。

别外，我外祖父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这是一个我必须面对的令人

① 泰·布科（1886—1961），历史上最著名的棒球运动员，全名 Tyrus Ramond Cobb。——译者注

伤心的现实。当我开始计算如果吉姆被划在分红对象之外的话，我能多分多少奖金的时候，也许我很自私或者说有点贪婪，但这个想法一旦开始萌芽，就很难再摆脱了。我跟杰夫和麦特谈过，表达了我年底离职的愿望。我们相互在即时通讯上的交流越来越多，我的外线电话也越来越频繁。是的，当我们无谓地忍受着包含无谓风险的仓位，懒洋洋地等待年底分红的时候，有些事情确实已经在酝酿中了。

当一种强烈的情绪积聚到不得不迸发的时候，克莱默 - 伯克维茨公司也到了决定命运的一天，这一天将永远改变我们的生活。

闭门密谈

我不知道，2000年年底时吉姆·克莱默和杰夫·伯克维茨在吉姆办公室都谈论了些什么，但当我从玻璃外看着他们的时候，时间好像停滞了一样。

在博科公司股票暴跌，吉姆对着我狂吼怒骂，砸电话，砸键盘，而且在我走出办公室时向我扔水杯的那个晚上，我和杰夫进行了一次认真诚恳的谈话。我告诉杰夫，尽管我很感激他们给我提供的这个工作机会，感谢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吉姆表现出的友善，但如果他还在公司的话，我下一年就不会留下来工作了。杰夫并不吃惊，因为从第三季度末开始，我的失意就众人皆知，但那是我第一次公开表达出来。“我会和他谈的，”杰夫当时说道，“放轻松点，明天记得去上班。”

杰夫是个好人，行为举止堪称模范，而且他在基金中的利益比我们其他所有人加起来都多。他和吉姆共事九年，这是艰难沟通的九年，他一直默默地小心对待吉姆，帮助他成了华尔街明星，也默默地维持着他明星般的良好感觉。忠诚在华尔街是一种罕见的品质；杰夫却一直身体力行地实践他的忠诚，对此我很清楚。我想，当我等待他们从吉姆办公

室里出来的时候，我心里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个。

门突然开了，吉姆加快脚步进入交易室。起先，我看不出他到底是生气还是高兴，这也难怪，因为他的这两种情绪之间的界线非常细微。他走到交易专柜的前面，公司里顿时一片肃静。到时间了，我心里想，到了揭示真相的关键时刻了。

“我已作出决定，”他的嘴角上翘构成了一个微笑，“到今年结束的时候，我将宣布退休并将公司移交给杰夫。”

我和杰夫对了一眼，并开始回味这个宣布。我突然记起了杰夫的那个车祸比喻：杰夫曾告诉我，你不能“冲”着吉姆说话，你只能“和”吉姆交谈。杰夫知道怎样和吉姆交流。

我猜想，杰夫与吉姆进行了沟通，明确表达了他想要走出克莱默的阴影并试着掌舵的愿望。我不知道，在促使杰夫下决心进行这个谈话上我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我在吉姆作出让步的决定中起了多大作用，他知道我支持的是杰夫。这都无关紧要了。像证券交易一样，最重要的是最终的结果。

认知和现实

谈起吉姆留下的精神财富时，我们的总体评价都是正面的。他经常逗趣儿说，“冰球皇帝格雷茨基、传奇四分卫艾尔维、篮球飞人乔丹集于一身的明星经理人克莱默！”我们都认可这样的说法。作为对冲基金经理人，这个家伙确实曾经非常辉煌，所以由他写出自己事业的天鹅之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吉姆知道，凭他过去的声望，他可以在媒体界闯出一番成功的事业。实际上，他已经成功进入 CNBC 了。他对外声称，他想多花点时间陪伴家人，而且已经厌倦了资金管理必然带来的激烈残酷的竞争和无数个不

眠之夜。看来真是皆大欢喜。吉姆开心，我们开心；十全十美的结局。

我的解脱之感不久就演变成了另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如果吉姆离开公司，当我们分奖金的时候，吉姆会拿走多少钱？因为毕竟这是他在这里的最后一笔奖金。虽然我肯定能拿到固定份额的奖金，但是根据我对业绩的贡献，我觉得我有权要求更大比例的分成。拿了几年令人失望的奖金后，我这回终于可以拿个大奖了。噩梦不会再来吧？会吗？

年末的最后一个月，我们停止了交易。2000 年是华尔街所有其他公司都蒙受很大亏损的一年，而我们却已经锁定了 28% 的利润，优哉游哉地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琢磨如何把公司的全部所有权移交给杰夫的事情上。我为杰夫感到高兴，因为他终于可以做自己生意的掌舵人了，我也为自己高兴，准备着就任总裁一职，那是之前由吉姆担任的职位。

我终于到了收银台的另一面。

总裁职位，还有年薪 70 万美元的两年合约保障，把我带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我坐下来，和杰夫商量 2000 年的奖金分配。他向我保证，我将会得到与我业绩相称的一份。他所言非虚，不久就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吉姆捞了一大笔“零花钱”作为自己在华尔街的最后一份奖金，而我净赚了将近 500 万美元，这比合同规定支付的多出许多。在克莱默 - 伯克维茨公司，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而我也终于把吉姆这只骑在我背上的猴子给甩掉了。

我终于来到了收银台的另一面。

12

官 殿 倒 塌

9月的一个黎明，天高云淡。我把视线从《华尔街日报》上移开，抬头去看东河海峡上的日出。在这个宁静安详的时刻，我停下来欣赏壮丽的景色，反思我在生活中的位置。当阳光照到下曼哈顿的时候，地平线的轮廓是那么清晰。这是我回忆“9·11事件”时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场景。

我们的对冲基金预期市场宏观趋势会下跌，但那天来临之前，我们持有的是反趋势的多头头寸。我理好思绪坐到座位上，喝了第二杯咖啡，此时诺基亚提前通告了第三季度的亏损——他们发布消息说，市场景气度要比预想的更糟，但股票猛涨了5%。这是市场浮筹被洗净的明确信号，充分表明交易者此前过度做空，此时被迫平掉他们手中的空仓。我们做多推高市场，狂买标普和纳斯达克，把剪刀插到空头帮的两肋猛绞，因为他们过度做空，市场对他们发起了报复。

第一次撞击时，声音震颤了我们办公室的墙。我扫了一眼周围坐着的交易员，问：“天啊，这是怎么回事？”

杰夫的弟弟喊道：“世贸中心着火了！”我们转向双塔方向，看到火焰在燃烧，黑烟向碧蓝的天空升腾。

我们在富尔顿街 40 号，离那里仅仅隔了几条街区，而且我们在 24 楼，可以鸟瞰四周。我们亲眼目睹事故的展开，而主流媒体此时却还没来得及报道，这使得我们对事情的真相更加一头雾水。我本能地去给 TheStreet.com 发消息，早上 8 点 47 分时我贴出了第一条：“世贸中心发生了一起爆炸，愿上帝保佑那些无辜的灵魂吧。”

标普和纳斯达克的股指期货交易疯狂震荡，出现了 10 个甚至 20 个手柄夹形态^①。我们卖了一些仓位，但旋即听到报道说不过是个小型飞机发生了坠机事故，我们又低位买回了刚刚平掉的仓位，并且还补了一些货。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几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内。

事后回想，当时我们之所以就这么一眼不眨地紧盯着双塔，是因为我们的脑子无法处理当时获取的那些信息、那些可怕的场景。无论如何尽力消化我们看见的东西，我们都无法在脑子里“归档”人们手挽手从世贸中心高层跳下去的画面。那个画面，我至今无法忘怀，无法摆脱。一个个人从高楼上掉下来，穿过漫天飞扬的碎屑，就像蚂蚁从树上掉下来一样。我祈祷上帝，让我从来没看到过这画面。

我们挤在窗口张大嘴巴、目瞪口呆地看着，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叫着：“哦，上帝！”第二架飞机盘旋着从塔楼后面撞进去了。冲击撼动了我们大楼的根基，巨大的火球冲着我们的方向发生了爆炸。当我们聚集员工，把他们引向楼梯的时候，我心想：“原来我就是这样死的！”我在工作台那儿停了下来，快速写道：“我正在从大楼里撤离……”并发送给我的编辑了，心里并不敢肯定他们能不能收到。

疲于奔命

我们离开了大楼，跑向南街海港。我当时想，最坏的情况下，我们

① 类似于中国更为习惯的 K 线图上的 T 字形态和倒 T 字形态。——译者注

还可以跳到东河海峡里，可能还会有一线生机。我们听到有人说五角大楼被袭击了。五角大楼？不是说威胁那片区域上空的任何东西都会被导弹击落的吗？未来城^①的交换中心已遭损坏，

我当时想，最坏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跳到东河海峡里，可能还会有一线生机。

我们的蜂窝电话、黑莓都变成了实际的哑巴，无法从任何渠道听到任何一个理智的声音来舒缓我们的恐惧。我们和世界被割裂了。

我想到了在世贸中心塔楼里工作的朋友们。我按捺住自己去“0地带”^②找他们的冲动，故作镇定地安慰我那些受惊过度的员工们。

第一座塔楼开始崩塌的时候，我们起先只听到了低低的如耳语般的响声，但这种耳语继而变成了疯狂的嚎叫，我们自然地想到第二波攻击开始了。当一阵白色烟雾一步步逼近我们大楼的时候，所有人都连滚带爬地撤离办公室，与成千上万撤出其他公司的一样慌乱、一样困惑的人上演了一场生死大逃亡。

我不知道我和杰夫是怎么互相找到对方的，但我们终于接上了头，一起沿河向罗斯福路跑去。出于“以防万一”的考虑，我打量了一下我右边的水面。在我们撒开腿全速奔跑的时候，我还想着，万一需要，还是不能排除跳河这个“期权”^③。

我们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杰夫给司机500美元请他载我们出城，而我在后座试图安慰一位呼吸急促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女人。她气喘吁吁地告诉我，她男朋友在世贸中心高层上的一间办公室里工作。在我透过后窗看出去的时候，其中的一座塔楼已经没有了，我无语了，不知说什么

① Verizon，美国最主要通讯运营商之一。——译者注

② 双塔被夷为平地后媒体对该废墟的称呼。——译者注

③ 选择与期权在英语中都是 option，作者此时故意用了 option 这个词。——译者注

来劝解她。我如何才能消除她的痛苦？我们的国家怎么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向家走去，它位于第 57 街。看到附近的便利店外面排起了长队。人们在囤积瓶装水、罐装食品、手电筒和其他的必需品。这些我都

我如何才能消除她的痛苦？我们的国家怎么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还没有，但我不在乎，我只想找到我的家人和朋友。我需要搞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建立一个“相关性框架”，这样我才能够消化、评估我的这一次经历。电视上在直播这场灾难，画面中，曼哈顿市区尽是浓烟；支离破碎的尸体，就像卧室地面的脏衣服一样，遍布灾难现场。

30 分钟后，我妈妈冲进屋里，她紧紧地抱住我，我从未被她抱得这么紧过。不一会儿，朋友们开始聚集到我家；开始只有 5 个人，然后是 10 个人，再后来是 20 个人。这就像是恐怖大海中的一只人性的小船，混乱迷宫中的一座舒适的避难所。我下意识地坐在客厅的桌子边，想找回那种正常的感觉，那种熟悉的环境。

似乎出于本能的反应，我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发到了 TheStreet.com 网上。

世界改变的那一天

托德·哈里森

美国东区时间 2001 年 9 月 11 日晚上 8 点 33 分

麻木。震惊。愤怒。悲伤。

此时此刻，我坐在这儿，陪伴在朋友和家人身旁，期待着也许永远不会打来的电话，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键盘上来了，不太确定是什么。

也许我想试图以此来释放郁积在我胸中的无限悲伤吧。也许我是希

望，表达悲痛能阻止那些画面……阻止那种震撼。

事情过去 10 个小时了，而我仍能感觉到那个震颤了我的交易室的爆炸。

我仍能看到当我们聚集在窗前以无比震惊和疑惑的眼睛看着从第一座摇晃的塔楼上一个接一个地掉下来的身体。

我仍能听到当第二架飞机撞上时办公室里“哦，我的上帝！哦，我的上帝！哦，我的上帝”的尖叫声，还有那火球向我们滚来的画面，它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常常写道：“这也会过去的。”但我永远不会再是那个我了。也许这个想法很自私，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甚至没有机会来忘掉这些。

每次电话响起，当我听到那个我原以为已经丧生的朋友的声音时，我都会泣不成声。

每次当我接到一个“只是想确认”我还活着的电话的时候，都会提醒我自己是多么幸运，还能分享亲情、回忆和过去。

我知道你们之中有很多人读我的专栏是为了赚钱，但请你们为自己做一件事，今天晚上请陪在你最爱的人的身边。

我认识的一些最富有的人常常是最可怜的孤家寡人，其中一些人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们的孩子、父母和朋友了。

我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我在坎托菲兹^①公司的好朋友曾约我一起去喝酒，而我放了他们鸽子。

我当时很累，所以选择去睡个美美的好觉，而不是与我的好朋友兼人生导师去喝几杯苹果马提尼。

我坐在电话机旁，哥们，等着你的电话。

我们相约畅饮。这次我请。

① Cantor Fitz，也是一家金融、基金类企业。——译者注

艰难地爬起

有着相似的“9·11”经历的人们，应对悲痛的方式却截然不同。一些人彻底撂下了手中的生意，选择去享受生活，不再让上下班或者开收盘的钟声成为他们生命之书的书签。一些人结婚了，另一些人则离婚了，因为死神的幽灵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还有一些人染上了毒瘾或者成了酒鬼，希望这种“自药”行为可以麻木对痛苦的感受。我们每个人都做了我们能做的事，我们每个人都做了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

我麻木不觉，依靠本能度过每一小时、每一天。CNN邀请我那个周末去参加他们的节目，我不太想出现在公共视线中，但希望大家能听到我的想法：保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保持耐心。我认为当全球市场重新开后，急跌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急跌最终将形成一个更好的人市时机，而不是出局点位。

我到达电视台录影棚的时候，脑海中已经准备了一连串清晰的说辞。以前虽说我也上过几次电视，但这次我有点紧张，并不是因为害怕全国的观众，而是因为我的思想和我的情绪并不合拍。我不停地告诉自己，9月11日只不过是一个日子，但心底里我知道并不是这样的。在我的节目直播之前，我坐在一个绿房间里和参议院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说话，他的亲和力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有温柔的眼神，就像是一片无望的黑暗深渊中的一线希望之光。

一个制片人带我进了大楼的楼顶，节目将在这里录制，我们的背景就是曼哈顿中心区域，那里飘着朦胧的烟雾，熔化的钢铁和烧焦的肉体散发出的腐臭味萦绕着我。他们在我外套的翻领上别了一个麦克风，然后开始倒计时。到最后一秒时，他们告诉我计划有变，不得不临时插播一条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发出的紧急讲话。

“嘿，虽说我被挤了出去，但至少是因为国防部长啊，”我边说边对

我把精力放在几件熟悉的事情上：市场、我们的对冲基金还有我的写作，以此来逃避现实。

制片人勉强地笑了一下，希望我的幽默能够缓解她显而易见的压力。没有应答，没有附和的表示，没有眼神交流。每个人都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就好像每个人都是机械地活动着的木偶。

我步行穿过市区，往家里走去，看到志愿者们急急地赶往还在冒烟的世贸中心。我的很多朋友或去献血，或给消防部门致电打气，但我从未想到去哪里，可能我的潜意识告诉我，我的心理还没准备好去面对新发现的这个残酷现实。相反，我把精力放在几件熟悉的事情上：市场、我们的对冲基金还有我的写作，以此来逃避现实。

有人说，祸兮福所倚。尽管我当时不可能真正明白这一点，但这次灾难至少让我懂得从一个新的不同的视角去理解现实。我明白这次灾难将是一个漫长、痛苦而又昂贵的教训，它几乎把我变成了路边的垃圾。

再战

“9·11事件”后的一星期，市场处于关闭状态，这给杰夫、麦特和我一个规划战略的机会。我们知道市场将有一个价格再发现的过程，因为这次事件没有历史范例可供参考，既有范式将不再适用。“在此之前，市场已经处于极度超买状态，”我指着许许多多的技术指标对我的合伙人说，“恐慌抛售将提供一个适时买入的机会。”作为一个优秀交易员的敏锐判断、清澈的洞察和我所信赖的直觉，让我有一种回到熟悉世界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感到一种慰藉。可以预见，在重新开市后我们的仓位中将出现巨额损失。我知道我们的利润表将在第一瞬间显得非常难看。

更加糟糕的是，在这次恐怖袭击中我们办公室的电话系统也受创严

重，我们没有了执行命令的指挥中心。杰夫在黑麦溪（Rye Brook）找到了一个地方，它位于纽约市北部，约一小时车程，交通高峰的时候则需要3小时车程。我们在那里安营扎寨了。这里没有8个显示屏，没有能直线打到经纪商的电话网络，我们准备用一些临时凑合的设备去征服世界。工作环境绝对谈不上理想，也不是最糟，离最糟还是很有一段距离的。

我们作出决定，要冲在市场的
最前面，这个决定一旦作出以后，
那是没有退路的——开弓没有回头箭。

我们讨论着一旦开市后我们将吞下的苦果，我们的账面收益将严重缩水，但全年看来仍能达到差不多10%。“10%可不算寒酸，”我说道，“我们的投资者会理解，鉴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需要作出防御，然后再找机会重新建仓。”

我们作出决定，要冲在市场的^②最前面，这个决定一旦作出以后，那是没有退路的——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个星期以后，市场恢复交易，我们还未执行第一笔交易，我们4%的利润就已经被切掉了。我们用上我们的所有东西去战斗，把它们全部留在了战场上，无遮无掩，等到晚上再喘息，舔伤口。这样的状况重复了一天又一天。

我不想睡觉。每次我合上眼睛，栩栩如生的噩梦都把我送回我不愿接受的现实中。内疚的情绪开始积累，我很奇怪，主宰着我的情感竟是这种内疚。别人失去了那么多，比我多得多，我为什么那么烦躁？每天我都在员工面前表现得很勇敢，在TheStreet.com上写的专栏也表现出勇敢者的面目，但每天晚上我都会哭泣。为什么？我从里到外开始熔化，崩溃。究竟要多久我才能够重新积聚能量，有能力承受那场灾难带来的重负？

我在我的专栏中表达了我的观点：在最初的下跌之后，证券市场将

② 此处是指因为预期市场将大幅下跌而尽快出货。——译者注

会急剧反弹。我们也是按同样的计划操作的，我们小心地“选点”，并随着价格的下跌层层建仓。历史证实了我的观点，但它所花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市场下跌的幅度也远比我预计的要大。

我们的业绩滑到了 5% 上下。我把尖刀插进了我自己的身体内部搅动[⊖]，我想要这种受苦受罪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我这是罪有应得。尽管我们的损失巨大，但这些损失和我巨大的创伤比起来仍然相形见绌。有人曾经跟我说过，能量是不能被创造或消灭的，它只能从一个现实转移到另一个现实。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一转移过程已经开始了。

⊖ 指平仓把账面损失转化为实际损失。——译者注

13

反目成仇

“9·11 事件”后，我们将克莱默－伯克维茨公司办事处临时迁往威斯切斯特的一个小型机场附近。每当一架私人飞机起飞，引擎的轰鸣震动我们的交易桌时，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全身一紧。市场行情如自由落体般一落千丈，我们的投资组合业绩也直线下降。对此，我们虽然满腹焦虑，却没有人轻言放弃。

我整天写，天天写，同时还要担当起稳定基金业绩、稳定军心的责任。对我的双重工作，杰夫没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他知道吉姆（他已经不再参与基金的操作）希望我能够一如既往地写下去，另一方面，这与他的耐心也不无关系。

市场行情如自由落体般一落千丈，我们的投资组合业绩也直线下降。对此，我们虽然满腹焦虑，却没有人轻言放弃。

我不在交易就在写作，当两件事都不干时，那我一定是在思考如何交易、如何写作。

我在精神上遭受了恐怖袭击，但是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被摧残到了何种程度。我一边劝慰读者我们一定能够携手渡过难关，一边忙着做交易，几周后，我已经无力承受由此带来的双重重压。我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

(如果能睡着的话)，但是既然一睡着就噩梦连连，失眠似乎也不是一件坏事了。

我对投资者负有信托责任，这使我不得不拿起电话。我给 TheStreet.com 的主编戴夫·莫罗 (Dave Morrow) 打电话，说我们需要谈一谈，因为我急需改变我的工作现状。我直言不讳：“虽然我很不情愿承认，但是每天要写十来篇专栏文章我着实已经疲于应对了。我保证我会竭尽所能，但是可能我一天只能写四五篇。”

“没关系，”他宽慰我，“对于你的努力和付出，我们能够理解，也十分感激。”

我挂断电话，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不免又有些自责，因为我的决

定可能会引起读者的不安。晚上回家后，我写
文章竟然没有发布，
这还是破天荒头一次。
我将其取名为“传递火炬”。

我曾为 TheStreet.com 撰写过数百篇文章，只有这篇专栏需要我如此字斟句酌。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调整语气，梳理词汇，保证我所要传达的信息清晰有力：为了大家我一直留守在这里，不会远离，但是我需要使我的生活、我的公司以及我自己恢复到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期望得到你们的谅解。我把文章发给编辑，并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接受次日蜂拥而至的邮件。但是文章竟然没有发布，这还是破天荒头一次。

我向戴夫询问此事，他解释说读者已经无法承受第二次打击了。他说：“他们已经失去了比尔·米汉 (Bill Meehan),”米汉是我的好友，也是与我合作撰写专栏的作家，在世贸中心北楼被撞毁时当场惨遭不测，“他们不能再失去你了。”

抗争

吉姆在其第一部著作《一个华尔街迷徒的自白》中说我一且涉及钱的问题就会情绪激烈，但交易时却冷如土星。同样，在处理 The-Street.com 问题上，尽管我有充分的理由作出一些改变，但是我却异常清醒。我为这个平台倾尽所能，想要的只是一些写作的自由。我向编辑解释道：“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生活所在的真实世界。我的专栏文章必须原模原样地刊登。”这并不是简单的尊重问题，而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一年半以来，我连上厕所都在与读者交流。我们早已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理应得知事情的真相。

戴夫·莫罗没有做出丝毫让步，反而再三告诉我那篇文章不会发布。最后我给了他两个选择：依原样刊登我的专栏文章，我会继续尽全力写作；他也可以删改文章，那我会立即辞职。戴夫·莫罗还是不愿意退让，我看着交易屏幕上一簇簇猩红色的数字^①，一面咀嚼着他的话。

“戴夫，这不是自尊心或者网页访问量的问题，而是信任的问题。我一且辞职就不会回来。”其实我并不想辞职，暗自期盼他能够败下阵来。我敢说现在他已经开始感到了压力。作为主编，他负责网页的内容，由此带来的页面访问量是衡量他业绩的标准。而我——身处数百万美元的市值震荡之中，身边的员工紧张不安，合伙人压力重重，与很多亲朋挚友天人相隔的我，与一个手中毫无筹码的主编讨价还价丝毫不会给我增加任何压力，因为我并没有与他们签订

依原样刊登我的专栏文章，我会继续尽全力写作；他也可以删改我的文章，那我立即辞职。

① 按美国市场交易显示习惯，红色意味着价格的下跌。——译者注

合同。

“不要辞职，”他自信满满：“你应该成为下一个吉姆·克莱默！”

“不，戴夫，”我实事求是地说，“我只想做自己，做托德·哈里森。”

他开始权衡这两个选择，沉默片刻后说：“不要意气用事。我知道，过去这几周你的日子一定不好过。”他说的是事实，但是我没有回应，等着他的下一步。“我们不会刊登这一篇文章。我是主编，这是我的决定，我坚持我的决定。”

“我辞职，”我说，“祝你们好运。”

我又成了一个纯粹的生意人，因为卸下了这一个相对较轻的重担，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他的回答我将永生难忘：“托德，祝贺你，你永远失去了在华尔街写作的机会。”

我挂断电话，和杰夫对望了片刻。我又成了一个纯粹的生意人，因为卸下了这一个相对较轻的重担，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也确信，在杰夫心中，他也正为此暗自高兴。

分手后的欺骗花招

虽然我从事写作仅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写作已内化为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心情好坏、环境如何，在开市的每一个交易日中，我都会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市场感受与观点。有些日子的写作我能够顺手拈来，有些日子的写作则颇费一番思量，但是一路写来，我未有任何懈怠；我做的每一个决策，对股市前景预测的每一个转变，我都向全世界交代得清清楚楚。

辞职数周后，我的照片仍挂在网站上，照片下面写着“托德·哈里森的交易日志”，这让我有点伤脑筋，因为我想要一个干净利落、彻彻底

底底的分手。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事亟待解决，我们的基金业绩在失血，这一年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中，绝大多数正在还给市场。

我有些想念以往每日的写作，每日的这种精神洗涤，但是纷至沓来的事情让我无暇沉湎于回忆。炭疽粉事件，新的恐怖袭击随时发生的威胁，每15分钟定时震颤我们办公室的飞机——这荒诞不经的一切充斥着世界的这个黑暗时期。

我的收件箱装满了关心我的读者的来信。我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如果有人花时间给我写信，那么我一定会有所回应以示尊重。而现在这竟然成了我和读者之间剩下的唯一的联系，这些读者是那个庞大订阅群体的一个小缩影。我现在突然被“噤声”了，甚至连和所有的订阅者说再见的机会也没有。

读者把他们与TheStreet.com的编辑交流的邮件转发给了我。从这些邮件可以看出，这些编辑给他们的解释是我正在休假，很快就会回来，而事实是我已经明确和他们一拍两散、分道扬镳了。我理解他们的动机，他们只是做了他们自认为对他们最为有利的决定。要是我，绝不会这样处理这件事，但这不是我的事，正常情况下我不会介入。但是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这是他们的网站，但是写的是我的名字，登的是我的文章，这里涉及我的名和言。而我，不想再与TheStreet.com有任何瓜葛。

真相

我给戴夫·莫罗打电话发泄我的不满之情，却发现电话另一头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说：“你只是需要时间放松一下，你先歇一阵子，等调整好了就回来吧。”我猜想这次分手让他承受了不少压力，他现在正试图弥补裂痕，或者他认为我会被他的虚张声势吓倒，

最后还是乖乖地回去，但是现在讨论这些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我说我从不与我不信任的人共事，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但我意识到受害者恰恰是我的读者，因此内心的不安迟迟不肯消散。

吉姆在我们基金中的影响仍在。我们的基金继续在“9·11”的余波中苦苦挣扎。在这段时间中我们一次也没有联系过，我们早先的情谊早已消失殆尽。虽然公司全年度的业绩还处于盈利状态，但漫长的第四季度持续地蚕食着原先的盈利，基金和基金的管理人都受创甚重。

我没有和合伙人谈及与 TheStreet.com 的爱恨情仇，和我一样，他们都有更紧迫的职责要承担。我努力摆平这一问题，但是 TheStreet.com 对此事的处理让我越发不安。每次只要看到宣传“托德·哈里森的交易日志”的广告，我都会装作视而不见。每次读者来信询问归期的时候，我内心的痛苦与愤怒都会加深一次，但我没有发作出来。我甚至还自我安慰自己，让自己相信我已经将整件事抛之脑后，直到我以电话方式接通 TheStreet.com 股东会议现场时，我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他们正在报告公司的收益情况。

重要问题讨论结束后，首席执行官汤姆·克拉克（Tom Clarke）开始回答股东提问。终于，著名对冲基金经理、TSCM^①股票的大股东之一马克·科荷德斯（Marc Cohodes）提了一个我想听到的问题。

“托德·哈里森出什么事了？他还会回来吗？”汤姆并未马上回答，而是停了片刻，我直起身子，把听筒压在耳朵边。“托德近来经历很多事，一时情绪有些波动。我们希望他能早日归来。”

焦灼

我和我管理着的4亿美元的投资组合经历了“9·11”恐怖袭击后

① 即 TheStreet.com 的股票代码。——译者注

的黑暗岁月。在这种背景下，这家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昭告天下，说我情绪有欠稳定，这无疑是我最不需要的广告。虽然我专注于交易，但是回报率在个位数上停滞不前，挫败感油然而生。这个交易年份已经过了将近11个月，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业绩上根本反映不出这种努力。尽管我有基本工资，不至于空手而回，但那却只是一种安全缓冲垫而已。华尔街思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个人的高水位线”能升不能降：一旦你某年赚了500万美元，以后哪一年少赚一美元都是一种失败。现在回头看来，这种心理似乎愚蠢可笑，但是要深陷其中，就无法自拔。

华尔街思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个人的高水位线”能升不能降：一旦你某年赚了500万美元，以后哪一年少赚一美元都是一种失败。

TheStreet.com 有知情者向我透露，“9·11”后网站的订阅量明显下降，我不禁想，这些订阅者当中是不是有给我卧病在床的外祖父写信的人呢？我愧疚难当——真的，我不是沾沾自喜，不是坦然释怀，不是幸灾乐祸，而是愧疚难当。我身边的人——我的交易员，曾经的读者以及我的家人，他们的安好与否像一块石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其间还夹杂着另一种愧疚，我时常自问：为什么这么多人失去的远比我多，我的痛苦却这么沉重？

我想念曾经的专栏，想念它带给我的心灵宣泄，但我没有向任何人承认过这种内心的思念。相反，我开始寻找新的渠道，期盼以此来取代它的位置，取代我曾经的那个稳定舞台。我渴望一个全新的开始——渴望找到一种方式，任何方式，只要能够止住我深入骨髓的痛苦，这痛苦啃噬着我的灵魂，使我精疲力竭。我渴望得到解脱。毒品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婚姻尚不可行，因为我尚未找到命中注定的“另一半”，我也不打算步父亲的后尘，仓促成婚，最后不得不又逃离婚姻。

每夜我坐在床上，在我疲惫不堪的身心中苦苦筛选可能的解决方案，直到凌晨三四点才入睡。答案就在那儿，我下定决心一定会找到它。

14

梦想诞生

2001 年9月前的几个月中，我结识了凯西·加农（Casey Cannon），并与她建立了友谊。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她先写邮件主动向我敞开心扉，我也对她的邮件做出了回应。这是我的习惯：给花

时间给我写信的人作出回应。

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她提问、说话都恰到好处。她在娱乐圈里颇有成就，曾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共事，在工业光魔公司^①任职，后来又自立门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MDB）收录了她的30多部影片，每一部都是与业内最杰出的达人合作完成的。凯西也非常了解吉姆和他的家人——事实上，吉姆的退休视频是她制作的，该视频质量上乘，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劳工节我去毛伊岛探望父亲之前，凯西问我是否可以在洛杉矶稍作停留，这样我们就能见上一面。那时，她正在执导拍摄卡梅隆·克

① 工业光魔公司由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于1975年创立，并为第一部《星球大战》影片提供视觉特效以来，工业光魔公司就已成为电影魔术的代名词。工业光魔公司获得了多达28项奥斯卡奖，其中14项是最佳视效奖，另外14项则是技术成就奖。——译者注

(Cameron Crowe) 的《香草天空》的开场部分，就问我是否愿意友情客串。我从未演过电影，但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几秒钟的镜头就拍了整整十个小时，我不得不把飞机改到第二天，因此也有时间和她待在一起。

想要成名的交易员不计其数，觊觎华尔街资金的好莱坞人士也不在少数。

我对她说，金融和娱乐至今仍是相互孤立的两个行业，没有人在两个世界之间搭设过桥梁。想要成名的交易员不计其数，觊觎华尔街资金的好莱坞人士也不在少数。如果我们能够将二者结合起来，并且寓教于乐，创造一种有益的交流，这不仅是天作之合，而且还可能大获成功。

我提议塑造“呼呼”(Hoofy)和“嘘嘘”(Boo)两个角色。虽然华尔街的牛熊概念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从未有人想过赋予它们脸面或名字——从未有人为这些概念建立一个品牌。动画这个行业已经得到了我们这一代广泛的认可，家喻户晓的米老鼠、宾尼兔^①和辛普森一家就是明证。我感觉这一想法非常可行。

虽然华尔街的牛熊概念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从未有人想过赋予它们脸面或名字——从未有人为这些概念建立一个品牌。

“既然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可以把两只小老鼠打造成为文化象征，”我说，“我们也可以以华尔街牛和熊为原型，借助它们传播金融知识，进而实现积极的变化。”

这一想法一旦产生，就根深蒂固，难以忘却，它让我心醉神迷：创造一个平台，使金融街的牛熊远离现实世界的尔虞我诈、痛苦绝望，两者能够和平共处。而凯西看来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你估计要花多少成本呢？”我问她，机场的广播已经在播报去毛伊岛的航班信息。

^① Bugs Bunny，又译兔八哥。——译者注

“最多三万美元，”她的回答似乎合情合理。资金不是问题，冲劲也很足，我的视角发生了巨大转变。在我面前，世界终于又一次鲜活起来，意义归来！

“在这个平台上，呼呼和噓噓可以就金融市场的妙处各抒己见，”我在准备登机前说道，“这个平台应该充满讨论的声音，齐集智慧的洞见，汇聚受人尊敬、有创见的思想领袖……”我停顿了会，稍加思索，为这个虚拟世界想出了一个贴切的名字：“我们叫它米尼安小城（Minyanville）吧。”

老友会面

我先是发现父亲患有躁郁症，随后得知我的生意伙伴也患有这种病症；几个月后，我人生最好的朋友卢比离我而去；悲伤稍有减轻时，我又亲眼目睹恐怖分子的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双塔大楼，看着无路可逃的人们绝望地跳下熊熊燃烧的高楼。这一切颠覆了我的生活，促使我不断地自省。这注定是一个转折点，只是转好转坏的问题。

米尼安小城就像浴火重生的凤凰，带我飞离我不愿面对的现实世界，它给我的身体注入了生命的活力。它是一种解脱，它把我从一个非常痛苦的地方带入光明的动画世界，这里没有恐怖，没有仇恨，没有政治，没有斗争。

我努力专注于基金的操作，竭尽全力试图再续以往的冲劲，这种冲

它是一种解脱，它把我从一个非常痛苦的地方带入光明的动画世界，这里没有恐怖，没有仇恨，没有政治，没有斗争。

劲曾是我生命中最自然的因素。但是现在，盈利的操盘机会变得非常难以捕捉，利润微薄得可怜，和去年一路飙升、利润疯涨的情形截然相反。我安慰自己，人人都会有低潮期。我相信我们会一如往昔，王者归来。

11月下旬的一天，离收盘还有一小时，我的电话响了。是吉姆，这是我从 TheStreet.com 辞职后他第一次主动和我联系。我既紧张激动，又疑虑不安，甚至还有些小心翼翼。我并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是接到老朋友的来电我仍然很欣喜。

“嗨，兄弟！”他一上来就热情似火。“你今晚来上我的节目。”吉姆现在转行电视界，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高峰期，和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同台主持一档“当今美国”（America Now）的节目。

“我是想上，”我解释说，“可惜身体有些不舒服。”这是事实，我身心俱疲，但是这个理由不够用。然后我们又聊了下去，来来回回都是同样的内容。显然，如果我不答应，他就要跟我一直耗下去了。“好吧，”我说，“晚上7点我会到CNBC的市中心摄影棚，认认真真把这事干了。”

两位主持人在台上调侃税收刺激政策和市场心理时，我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面带微笑，时不时地贡献一点自己的观点。摄像机转向我时，我说，“基金经理正在追逐业绩，”我指的是在“9·11”股市大幅下降后又出现的骤然回升的现象。“我看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也对此表示理解，但是我认为这次反弹不会长久。在我看来，如果市场存在泡沫，那么泡沫的真正破裂不会以V字形态结束。”

次日早晨

第二天早晨6点，我来到办公室，启动电脑系统，看到吉姆发来了六封电子邮件。第一封是大清早发的，我按照时间顺序一封封读下来。

第一封邮件很简单，说了几句“兄弟，谢谢你参加我的节目”之类的话。之后的邮件中，他的语气与先前判若两人。他的情绪变得激烈，到第六封信的时候，简直到了粗暴的地步。他最后一句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我让你上节目，你至少可以给 TheStreet.com 写篇专栏吧。如

果你懒得搭理我，那就算了！”

我并不在意他是否怒火中烧，但是我不想惹毛他。我们的基金里还有他的钱，我们的投资者还会听他的意见，扪心自问，作为朋友，我还对他有所亏欠。

我告诉杰夫，如果能平息吉姆的怒气，我愿意写一篇专栏。既然TheStreet.com声称我还会回去，再写一篇也不是什么违法的事。我不确定，事实上，我也并不在乎。我只想要和吉姆重修旧好，然后专心干事业。

我同意撰写一篇年末专栏，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言辞恳切，知无不言，虽然写文章时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但这恰恰让我再次意识到自己对写作的热爱，对这个平台的留恋。文章发表后，戴夫·莫罗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谈一谈。我回答：“当然可以，明天休市后过来吧。”

戴夫来我的办公室时，我让交易员照看席位，带他进了会议室。刚到那儿，他就说自己对以前的事追悔莫及，并真诚地向我道歉，恳求我重新回TheStreet.com写作。我说需要几天考虑一下。他为什么现在这个态度，我心知肚明，但这与我个人的最佳利益并不符合。

我考虑了戴夫的邀请，要求再碰次面，这一次是在市中心的一个餐馆。我叫了一杯灰雁马丁尼，然后陈述我的想法给TheStreet.com的高层听。“我们可以合作创办一个专业性更强的栏目，面向对冲基金投资者，你们意下如何？我提供内容，你们进行后台运作，利润大家一起分。”

“好主意！”商议过后他们一致惊呼，“我们内部商量一下，过两天答复你。”

几天后，我们又见面了，他们也直言不讳。“总收入的3%，可以给你总收入的3%。”尽管我不知道自己的期望有多高，但是显然他们的提

议让我兴致不高。

“不，”我不假思索地说，“这恐怕不行。”

他们问我想要多少才能成交，我说会再联系他们。我回到办公室，那儿有 200 个仓位和一个充满未知数的市场等着我，我尽力专注于手头的工作。虽然他们的报价大出我之所料，但我知道这是游戏规则。

这一周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问自己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内心有回去写作的冲动，但心里忘不掉他们过去的过
分行径。我在两者之间做着权衡。终于，写作的
欲望战胜一切，我决定放低身段，宽恕他们曾经
的不恭，因为我渴望回到天天写专栏的日子去。

我想为那些曾经给外
祖父写信的人而写，我想
要为自己而写。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戴夫，告诉他钱不是问题，我愿意和他们合作，但是我不想专门为专业人士而写。我想为那些曾经给外祖父写信的人而写，我想要为自己而写。

“这恐怕不行，”他冷不丁地说，“我们正在推出一个针对对冲基金的专业产品，在这个时刻，我们不能让我们最优秀的写手留在原来的网页上写作。”

我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准备应对各种状况的出现，但是最后的事态发展还是出乎意料，让我猝不及防。“那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说完我就挂断电话，气自己竟然如此好骗。

他们知道这是个好点子，不管有没有我的参与，他们都会付诸实践。

全速前进

2001 年结束之际，我和 TheStreet.com 也不欢而散。他们后来又找过我几次，试图以丰厚的回报让我回心转意——数十万的年薪以及数十万的股票期权，但是这些数字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我知道如果我再和

他们共事，那就是我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了。

今年我们的基金略有盈余，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新的一年我又可以大显身手了。这就是华尔街典型的行事方式——在每年的最后一天一切归零，从头开始。

“9·11”后我在情感上近乎耗竭。几个月来我与市场抗争，发现了隐匿在数字媒体风景之后的丑陋真相。我患上了“创伤后压力紊乱后遗症”，并与抑郁症这个魔鬼周旋，尽管当时我对自己身上的抑郁症浑然不知。亲眼目睹这一切——目睹无助的人们纷纷跳楼，目睹飞机撞向高楼，目睹熊熊的火球向我们的楼逼来，在我的潜意识深处造成了惨重的毁灭。

TheStreet.com 又找了道格·卡斯（Doug Kass），顶替我在他们新平台上的位置。卡斯是我的朋友，在接受这一职位前还特地打电话询问我的意见。我祝他工作顺利，然后我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基金上，因为今年已经是我两年合约的第二年。此外我还要关注着我的米尼安小城，因为转瞬间它竟成了我希望和梦想的寄托。它将不仅是一个企业，更是我的使命所在——它是我个人的事业，而且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我寻求解脱的一种渠道。

每个周末，每个夜晚，我都不知疲倦地工作，设计呼呼与嘘嘘的基本模型。之前与凯西讨论的三万美元的预算似乎太过保守。我的目的不是搭建一个像 TheStreet.com 那样的平台，我的理想比这更远大，更宏伟。我设想建立一个社区，它能够打通华尔街和“大街”^①之间的隔阂，它能够提供一个世界一流的平台，让人们接受知识的熏陶，感受娱乐的魅力，享受参与的乐趣。我梦想改变世界，而且义无反顾，谁也无法阻

① Main Street，美国人爱用的一个比喻，指实业，也指普通大众，与华尔街这样的金融服务业及金融人士相对。——译者注

止我：吉姆·克莱默不能，TheStreet.com 不能，金钱更不能。

我要逃避这种状态，所以我躲藏在米尼安小城里，这是一个由卡通动物组成的平行世界。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疯狂，但是我真心相信是这个小城拯救了我的生命。

为此我不惜一切代价。我们找了约翰·贝尔（John Bell）相助，他曾获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提名，我们请他帮助塑造呼呼和嘘嘘的形象。凯西在洛杉矶圣莫妮卡的家里办公，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建设米尼安小城平台。

基金业绩差强人意，一方面是因为新一年中市场出现了新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内部

一些事务让人烦忧，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每天五点起床，在市场上打拼，深夜回到家，又开始为我的设想绞尽脑汁。朋友聚餐、周末消遣都得搁置一边。我时常每天工作 20 个小时，只要情况允许，就拔掉电话线，拉上窗帘，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我并不清楚自己的精神状态有多糟糕，我只是依稀感到有点……不一样。

我要逃避这种状态，所以我躲藏在米尼安小城里，这是一个由卡通动物组成的平行世界^①。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疯狂，但是我真心相信是这个小城拯救了我的生命。

在克莱默-伯克维茨公司，虽然我们团结向前，但是关系总有些剑拔弩张。我不清楚杰夫和吉姆之间的谈话，但能感觉到他们俩关系紧张。吉姆成功转型为电视界名人，并致力于为 TheStreet.com 创作。他知道我正在挣扎着创办米尼安小城，甚是不满。克莱默总是需要有一个敌人才能激起他拼搏的动力，如果没有现成的敌人，他就假想一个。事实上，多年后他告诉我，他当时坚信我创办米尼安小城是为了故意恶心他。

① 所谓“平行世界”是一个西方科学界甚至哲学界以及普通大众中都喜欢谈论的一个猜想，认为在我们的世界之外还另有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你我他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着，在美国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有对这个“平行世界”的谈论，例如当代百老汇戏剧《兔子洞》。——译者注

我并没有退缩不前，这似乎使他更为恼火。这些摩擦使公司管理愈加困难，在经历“9·11”恐怖袭击后尤其如此。曾经让我们引以为豪的企业文化及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轻松氛围，也一去不复返，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已经无法跑赢市场了。公司突然变得平庸不是因为少了吉姆——我甚至认为少了他的喜怒无常，我们公司运作更加良好，而仅仅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新的世界，各种情绪交错复杂，盟国关系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麻烦层出不穷。纯真年代渐渐远去，我们的国家正在准备着战争。

而我自己，也同样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15

求 变 求 生

我 没日没夜地工作，使尽浑身解数，白天竭力为基金创造收益，夜晚和周末为创建米尼安小城殚精竭虑。传统的成功标志，诸如金钱或地位，早已不是我工作的动力，而就在几个月前，这些东西似乎还举足轻重。

我知道“9·11”影响了我——那天播下的种子在我的潜意识深处生根发芽，但是到底影响有多深，我当时并没有清晰的概念。我把以往的经历化为内心的力量，告诉自己只要我能挺过来，那么什么都阻挡不了我。只要我能挺过来……

我的灵魂和精神就像运输途中受损的货品。我变得很少出门，这与我过去活跃的生活方式南辕北辙。

我的灵魂和精神就像运输途中受损的货品。我变得很少出门，这与我过去活跃的生活方式南辕北辙。朋友主动找我交流，但是我哪有那个时间？有太多事等着我处理，当然这也许只是我掩盖内心世界创伤的借口，反正即使在不工作的时候，我也宁可多睡几个小时，也不愿意呼应朋友的邀请。久而久之，我的电话也不响了，社交邀请也几乎没有了，而我基本没察觉这种变化。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不想再这样下去了。记得一天早晨，我站在镜子前，镜中人形容枯槁，眼神空洞，让我怀疑这到底是不是自己。

我对金融市场理解透彻，我与外祖父感情深厚——米尼安小城和卢比·派克基金会是我人生意义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

之前我成立了以我外祖父的名字命名的儿童基金会，现在我想将这种精神延伸到我的事业中来。我不想到头来我的墓志铭上刻的一句话是：“他对市场嗅觉灵敏。”我对金融市场理

解透彻，我与外祖父感情深厚——米尼安小城和卢比·派克基金会（the Ruby Peck Foundation）是我人生意义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最终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但是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时间悄悄溜走，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未曾察觉，我们就已经走到了2002年的最后一段。几乎又到了归零从头再来的时候了。

凌空而起

2002年10月，米尼安小城问世，成为一个集“金融、资讯娱乐和教育”为一体的平台。

TheStreet.com 恰恰选择在同一天免费开放他们的网站。我知道他们时刻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但是我却低估了他们的关注程度，忽视了他们为此而进行的种种谋划。在米尼安小城正式推出之前，我曾向他们伸出橄榄枝，提出只要注明信息来源是米尼安小城媒体，我就愿意免费向他们提供网站上的内容。他们的回复基本上是这样意思：“滚一边儿去——你现在是我们的死敌。”他们虽然冷酷无情，但并非一群白痴。他们最不可能做的就是把我当年的读者引导到我这里来。

我搜索了 TheStreet.com 网站，发现他们已经把我的大多数专栏都从档案库中删除了。不计其数的关于股市泡沫膨胀与破灭的记载、对于外祖父真情流露的反思、帮助投资者在新的世界找准投资标的的中肯建议，许许多多当年的心力所留下的产品，都已经消失无踪。

克莱默将一部分资金撤出了基金，我看出来他是在向杰夫施加压力。这将杰夫这个好朋友置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压力显而易见。试想你和一个人真心喜爱的人共事，他也曾选择你助他一臂之力，但是结果你却成为了他的苦恼之源。为此我内心对吉姆升起了怒火。不管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那是我们俩的事，但是他却利用我们的投资者作为筹码，利用他对我们的投资者的影响力来折磨我的合伙人。

到了12月，一年的恶战下来，我们都已经疲惫不堪，焦头烂额，无心应战了。2002年的公司业绩和此前一年如出一辙，虽有盈利但利润微薄，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应有的水平。我们心情抑郁，这在任何环境中都不是好兆头，在竞争激烈的金融领域更是不折不扣的拦路虎。如果你和同事不能默契配合，那么你就不可能一举击中目标，即使业绩目标本来并不那么遥不可及。

在交易场上我和杰夫心灵相通，交易场外我们同样心有灵犀。他也同样知道我们的关系尴尬。他左右为难，一边是吉姆，另一边是投资者，中间是一群靠我们维持生计的员工。

杰夫和我一样，从不隐藏自己的情感，我几乎能看到他的真心在一英里外怦然跳动。

隐退战略

和平时一样，我问杰夫能不能离开交易桌私下谈一谈。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关上门，就都沉默了，此时无声胜有声，很多信息都在这一

刻传达了出来。我不知道如果我先开口，我们的谈话会怎样发展，但是

作为合伙人，我们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但是作为朋友，走到这一步，我们都黯然神伤。

我猜结果还是相差无几。我们俩从未像此刻这样坦率真诚、开诚布公。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说，我们俩四目相交，直直地望进彼此的眼睛里去。“我也这么认为，”他立马回答，速度之快让我始料未及。

作为合伙人，我们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但是作为朋友，走到这一步，我们都黯然神伤。他知道我正在创办米尼安小城。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也明白让他站在如此尴尬的位置对他实在不公平。当你的合伙人是公司老板，而且公司业绩斐然时，一边写作一边交易无可非议，但是当老板视你为竞争对手，公司业绩也大幅下滑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于前者而言，写作是天衣无缝的补充；而于后者而言，写作则是不必要的干扰。

20 分钟后，我递交了辞呈。15 年的兄弟情谊，3 年的同甘共苦、肝胆相照以后，我们决定分道扬镳。

15 年的兄弟情谊，3 年的同甘共苦、肝胆相照以后，我们决定分道扬镳。

这是 12 月中旬的某一天——3 年前的差不多同一个日子我们还在格兰姆喜酒馆（Gramercy Tavern）举杯庆祝，把酒言欢，我突然感觉

自己失去了立身之本。而此时我已经在以反映金融市场为宗旨的网站上投资上百万美元，看来我的麻烦大了。

我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处境的现实问题。我有三个星期重新安置自己，但是其中两个星期我已经预定给波拉波拉岛（Bora Bora）某个昂贵的度假胜地了。当晚我带手下的交易员去吃散伙饭，向他们打包票他们的前途一定不会因我的离去而受到损害，但对我自己的前途我却没有那么乐观。

在短短几周内，我需要找到一个新家，而新家在哪，我毫无头绪。

重新开张

很快，我辞职的消息已经世人皆知了。八卦消息在华尔街这个小地方传得很快。我们的交易伙伴——从高盛到摩根士丹利，从贝尔斯登到雷曼兄弟，都靠克莱默－伯克维茨公司的佣金赚过大钱，在我任交易主管时，他们每年都能赚上9 000 万到1 亿美元的佣金。现在守门人交还了城堡的钥匙，而且是在城堡的运营还是相当正常的情况下交出了钥匙，他们对此非常不满。

米尼安小城已经向市场推出，我是唯一的写手，卢比·派克基金会的耗资也比预计的更大。我需要一个家，让我存活下来，挣些钱。我在华尔街上打拼了12 年，还有一些人关心我将何去何从。

我收到了几份工作邀请，但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取舍，在做最后决定前，之前的一个同事要求和我见上一面。他和一个小有名气的基金经理在公园大道（Park Avenue）上的一家基金公司共事。他们的商业模式中包括经营一家“对冲基金酒店”，这个酒店提供工作地点、交易系统和人力资源，以赚取交易订单和佣金。

我走到他们的公司，立刻被他们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大厅所吸引，这里容纳了几家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我四处参观了一番，然后坐下与公司高管探讨合作的可能性。“你应该考虑创办自己的基金，”他们说，“我们可以把你的基金公司安置在这里，创业程序和所需要的注册报备工作方面我们也可以提供服务。”

以往我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件事，但是他们的友善与专业设施打动了。而且他们相信我的能力，我看重这一点。

我自己的能力信心满满，因此将我个人的大部分资金投入了这家新基金。

米尼安小城在初始投资的基础上每个月还要再花上要数十万元，而且我还有很多其他支出项目。此外，在“9·11”后建立一个非营利的基金会需要不懈的付出和高昂的成本。我迫切需要收入来源，以保证我在三方面的努力不会付诸东流。我曾在摩根士丹利小试牛刀，在帆船公司（Galleon）走向成熟，在克莱默-伯克维茨大显身手，组建了华尔街上最出色的交易团队之一。我听着他们设想的对冲基金结构，脑子开始飞速运转，计算这个主意的得失。

通常的对冲基金收取总资产的1%作为管理费，收取利润的20%作为业绩提成，但是他们抛出的方案与众不同，不收管理费，但要收取一半的利润作为提成。这是为华尔街最优秀的交易员特别设计的支付方式，只在后端支付，一切以业绩为准，提成比例极高。

他们愿意给我提供启动基金。尽管我对启动一个新基金并不是非常渴望，但是他们的条件优厚得让我无法拒绝。我对自己的能力信心满满，因此将我个人的大部分资金投入了这家新基金。其他人也争相投资，不知不觉，我已经将我的私人物品和当年的体育运动纪念品搬到了公园大道的新家。

16

万丈深渊

我感到了……自由。作为一个数亿美元的对冲基金经理，我所承受的压力——不可估量的风险，彻夜无眠的夜晚，围绕仓位的厮杀，成败得失，每晚用业绩定义个人价值，这一切都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

我只有 34 岁，面相却要老得多。至今记得我当时对自己说道：我这是做了一个“转变生活方式的决定”，管理规模稍小的基金，建设米尼安小城，经营一家慈善基金会，这些新的工作会使我的生活变得相对简单、相对轻松。

创建资本管理基金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我用自己的个人账户做交易，以确保手艺不会生疏，确保自己维持在最佳状态。在唯一一个助手的帮助下，我积小胜为大胜，赢得了可观的利润。虽然非团队的单兵作战让我有些不适应，但是初期的成果显示，这并不影响我取得成功。我计算精准，取得了丰厚回报；我信心倍增——也许我天生就是这块料，似乎无论如何，新基金的前景都必然一片光明。

米尼安小城从免费转成收费——每月 10 美元，以部分抵消营运费

用，但是仍然亏损严重。我每周都要飞快地签成堆的账单。我开始厌倦开出支票，而不是收进支票。我需要一个收入来源，这是这张拼图上的最后一块，有了这一块，整个图案就完整了，就能把一切带上正轨。我的新基金在 2003 年 3 月正式成立推出。

当时美国和联合国积极备战，世界局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我确信当时的局面还将进一步恶化，入侵伊拉克会种下地缘政治动荡的种子，而我在摩根士丹利见到的金融机器最后可能分崩离析。也许恐怖袭击带

我相信因果报应，相应恶因的日积月累最终会压塌股市，衍生品市场也会动荡不安。

给我的心理创伤尚未愈合，但是我在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收看“震慑”（Shock & Awe）节目时，我暗想：“这就是罗马帝国的终结——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我们到了天平倾斜的节点。”

我的新基金开业那天差不多就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开始。我逆市建仓^①。我的注意力集中房利美、房地美和以银行面目出现的金融超市品种上。衍生品充斥着以金融为基础的美国经济，在这个经济系统中杠杆率很高。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让我的基金一举成名，我也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多年的经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业绩。

决策者推出财政和货币刺激方案，股票市场因此牛气冲天。房地产泡沫开始成形，信贷市场泡沫迅速膨胀。美联储下了大赌注，他们相信如果能够争取时间，将风险进一步推后，那么经济复苏就会慢慢走上轨道，整个经济也会回到正常的循环之中。

但我并不买账。我相信因果报应，相应恶因的日积月累最终会压塌股市，衍生品市场也会动荡不安。我并未预见在经历科技泡沫破裂的浩劫后，市场会如此强劲地恢复。而我只是迫切地想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

① 从实际情况看，此时建立的是空头头寸。——译者注

己的判断，把我的钱都扔了进去做空市场。

我犯了大错。资产价格自我膨胀，自我推高，不断攀升，消费者心理也发生巨大转变——从害怕遭受损失变为害怕错过机会。我低估了美联储的决心，对市场崩溃的预期在时间上发生了严重差错。我用高价双倍加注市场空头，但是现实残酷无情，给我当头一棒——我过分地在自己的仓位中注入了情感因素，失去了理智。事后我还在内心为所遭受的损失辩解，不愿意直面事实，完全丧失了自律能力。

风险空前，我环顾四周，想要理清究竟是哪个傻瓜搞砸了这一切，却又不禁怀疑是否自己就是那个傻瓜。

我不习惯亏损，一旦发生亏损，就失去了理智，变得非常情绪化。我继续在米尼安小城网站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越来越不受欢迎。我凭着一股蛮劲继续在不同的时间和价位上分别建立空头头寸。我期望股票市场能够豁然惊醒，正视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它依然对负面消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有抛售压力，市场就能很快消化。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每一天的现实都在提醒我自己做了怎样错误的决策，而且我失败的事实还要在网上实时播报，供世人分享。

这个对冲基金本该为我各方面的事业提供资金，但是到头来却令我损失惨重。虽然我有小部分积蓄，但是大部分资金（包括我的退休金）都有与我的投资者的资金一起打水漂的风险。

风险空前，我环顾四周，想要理清究竟是哪个傻瓜搞砸了这一切，却又不禁怀疑是否自己就是那个傻瓜。

交易的另一面

我陷在亏损的沼泽里，日常开支淹没了我，让我疲于应付。白天我心事重重，晚上又辗转难眠。我干得更卖力了，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交易的速度越来越快，写的文章越来越多——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应对之

策。毋庸置疑，只要我更加努力工作，我的付出终会得到回报，我就这样安慰自己。

我干得更卖力了，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交易的速度越来越快，写的文章越来越多——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应对之策。

日子一天天过去，任何与职业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都被我暂时搁置。我一刻不停地工作，社交生活已经成了一个被遗弃的鬼城。成功离我如此遥远，我变得寝食难安，气急败坏。那些

曾经成为我的幸福生活证明的玩具^①，如今却无情地提醒着我自己是如何地本末倒置。

我一直认为自己谦恭低调，虽然在金融交易这个行当中谦恭是软弱的代名词，我也不为所动，但是现在我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我的生命之火——为我燃起希望和梦想的力量，在我更深地坠入抑郁症的深渊之际也变得黯淡无力。

卢·曼海姆（Lou Mannheim）有句名言：“人往万丈深渊深处望去，里面一片寂寥，没有任何人同情地回望。此时此刻，人发现了自己，这个发现让他走出了那个深渊。”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也经过不少跌宕起伏——有时候一个交易日就有2 000万~3 000万美元的得失，但是直到2003年我的全部存款连同我的雄心壮志一同消失不见时，我才会真正懂得那个道理。

我不会说金钱无关紧要——这不符合事实，但是我的亲身经历证明：

如果你试图从银行账户中寻找幸福，那么你也失去了在人生更大的交易中参与的机会。

如果你试图从银行账户中寻找幸福，那么你也失去了在人生更大的交易中参与的机会。如果我似乎拥有了人生该有的一切之时，我却找不到我所寻找的东西。而当我几乎一无所有时我才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财富。

① 指名车等，见前文。——译者注

不再有私人专机接送，不再有人赠送音乐会第一排的票子，曾经不少人依靠我的帮助取得成功，而现在他们连我的电话都不肯应答。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告诉过我对这一切要有心理准备，但是我还是没想到变化的发生会如此之快，达到如此规模。华尔街上的朋友，那些曾依靠我投资建议赚钱的朋友，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都杳无音信了。

我不会天真地期待他们还会像以前那样对待我，但是我的一片赤诚确实给错了对象，他们不配享受我的忠诚。信任危机开始绞杀我的生存空间，起初时还不太显著，后来就非常明显，非常戏剧化了。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原谅了这些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人。

如果我自己不能给别人带来美酒豪车的生活，那么别人的美酒豪车生活中也不会有我的位置。

在社交方面，情况也相差无几。朋友请客喝酒、乘车兜风的日子已经越来越少。这些美酒豪车、奢侈享受的另一面是一个冷冰冰的事实——如果我自己不能给别人带来美酒豪车的生活，那么别人的美酒豪车生活中也不会有我的位置。

人生轮回

2003年5月，我安排父亲回美国东海岸，这是近20年来他第一次回来。尽管我忙于应付个人的生态危机，但是两年前他人狱时我曾经向他作过承诺。虽然我正在失去其他一切，但是我不能失去我的名和言。

当年我和哥哥亚当曾赶到夏威夷，希望将父亲救出深渊。一年后父亲刑期结束，我也遵守承诺回到夏威夷，庆祝父亲重获自由。经历了无家可归、痛苦绝望的漫长岁月之后，他后来终于受到了合理的治疗，并

在一个健康的地方安顿下来。那时，我们开始商量安排他回东海岸生活的事，而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纽约。

我去接他时，我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多年来两人之间怨恨与谴责的坚冰在顷刻之间消融。他变得十分谦卑，那种失去了一切，凝望着另一种深渊——生活的深渊时的谦卑。

那一周的有些天，我们会步行穿过曼哈顿的大街。有时候我一回头就看到他和流浪汉坐在了一起，交流着什么。这一幕好怪诞，但奇怪的是，它也富有启发性，从此改变了我投向流浪者的目光。

他告诉我，对儿孙的牵挂支撑着他熬过了那些孤单绝望的年月。我们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他在我面前放声大哭。我意识到我们两人都有各自的艰辛坎坷。这世上，人人都难免经历一段苦苦挣扎的岁月。

几天后，我们去巴尔的摩，父亲第一次见到了孙子孙女。那天晚上，

.....
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
他不顾旅途奔波去看望孙
子孙女给了我多大的鼓励。
.....

我们围在餐桌旁，我看着父亲，心中升起一种陌生的自豪感。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这种特别的感觉——儿童时代的我一直在寻求他的认可，而现在我们的角色颠倒过来了。

我回想起我和亚当在毛伊岛的那段日子——牢房墙上的斑斑血迹，父亲身上的橙色囚衣，了解到父亲的乞讨岁月时我心中的酸楚，父亲放声大哭时的样子。在那儿，他曾好几次告诉我们他都不想活下去了。我深深明白，当时的他觉得自己没有了出路，只有死路一条，但是最终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并回归了社会。

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他不顾旅途奔波去看望孙子孙女给了我多大的鼓励，但是那天晚上看着他坐在餐桌旁的身影，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而那时正是我最需要这份决心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将用何种方式扭

转一切，但是我确信，如果有办法，我一定会找到它。

挣扎

我挣扎着想要自我救赎，救赎我的灵魂，救赎我的生活。但是我越努力寻找落脚点，就在失望的深渊里陷得越深。股市一路上扬，我亏损的百分比到了两位数区域。这与 2000 年的大丰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种反差吞噬着我的心。我暗想，这就是生活的轮回；这就是收银台的另一边。

我的大多数积蓄都被套牢在基金里，与投资者委托给我的资金一起不断贬值，而我在米尼安小城和卢比·派克基金会又投注了大量资本，这一切都迅速地吞噬着我毕生的积蓄。

年初时，我在银行的存款高达数百万，但是现在这些钱正快速蒸发，而形势似乎并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显然已经到了做出取舍的时候了。如果我妄想保住一切，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什么都保不住。

我的心脏开始出现明确的疼痛感。我去看心脏病医生，担心胸口疼痛是一个大病的先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他嘱咐我，“记得要多运动。另外，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每一天，我呛进肺部的水越来越多；每一波亏损的狂潮来袭，我的呼吸就愈加沉重。

我试图向他介绍我构想的呼呼噓噓形象，告诉他它们会增进人们对金融界的认识，带来某些积极的变化，但是他似乎并不感兴趣。他更在意的是我的体力能否维持下去。在我心中，任何事物都已经无法阻挡我前进的脚步，除非是死亡。

米尼安小城已经有了一个忠诚的社群，但是规模还很小。我们给自己设定的使命是，以虚拟参与的方式启发思想，灌输知识。这种方式与

传统不同。传统上金融界习惯于向一群素不相识的读者提供直截了当的投资建议。米尼安小城走了一条与传统的金融媒体截然不同的道路，在一个推崇即时满足的世界里显得标新立异。

每一天，我呛进肺部的水越来越多；每一波亏损的狂潮来袭，我的呼

吸就愈加沉重。我深陷传统的成功标准所构造的沼泽，不能自拔，甚至忘记了创办米尼安小城的初衷。我已经看不见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迈着艰难的步伐走向 2003 年年末，是时候作出决定了。摆在我面前的不是自由的选择，而是迫于情势的决定。如果我想要安然度过下一年，那么就必须在以期以提供物质保障的基金和助我实现灵魂诉求的米尼安小城之间二者选一。

从事你热爱的职业，金钱会不请自来。这是我放弃 4 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总裁一职时所说的话，如今在 2003 年年末苦苦挣扎时，我仍旧用这句话提醒自己。

悲哀的是，我的资金和时间都已经所剩不多。

十字路口

我和公司顾问碰头商量出路。他们说米尼安小城烧钱太快，破产也就是几个月的事。我打造自己的新事业已经整整一年了，现在资金源头几乎干涸了。

我们耗了很多时间商讨如何使我的梦想得以维持下去。尽管我的团队信任我，但是他们脑子很清醒，态度很务实。他们看到我已经脆弱不堪，早已不是那个曾经在金融市场上叱咤风云、日进斗金的重量级对冲基金大师了。我已经接近自己的崩盘点，每个人都心知

肚明。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他们问我，那时我正在仔细审看自己的银行结单，幻想这份账单会发生魔术般的变化。

“我不会就此放弃米尼安小城的，”我回答，虽然我知道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还有一些别的钱，可以先用着，撑到我们获得成功为止。”

他们只是盯着我看，一言不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把网站建下去，钱自然会来的，”我用坚定的口吻说，颇有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①的气势，似乎想要让自己相信还有杀手锏没有用上，但是他们并不如我这般乐观。我身上的每个毛孔都在失血，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失眠的夜。他们是对的，但是我别无选择。

“即使我会倒下，我也要米尼安小城、卢比·派克基金一起倒下，它们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好的两个支撑。”

虽然2003年一年我都在和投资者保持沟通，但是他们最终的决定并不出人意料。在决定投资前，他们就知道要承担多大的风险，但是我的罪恶感、羞愧和痛苦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分毫。是我让他们失望了，是我让他们赔钱了，这已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一直让我纠结痛苦到今天的事实。但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是，我自己投资在基金里的钱几乎都赔掉这个事实反而让我心里好受了些，而不是感觉更糟。

我将基金清盘，将剩余的资金返还给投资者。这成了我投资生涯中

① 凯文·科斯特纳，好莱坞著名影星，奥斯卡最佳导演，1955年出生于美国，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1990年首次担任导演、制片和主演史诗巨作《与狼共舞》，获得了十二项奥斯卡奖提名，并最终获得了七项大奖。此外作品还有《铁面无私》、《完美世界》《刺杀肯尼迪》和与惠特尼·休斯顿主演的《保镖》最为中国观众熟知。——译者注

最大的一笔亏损记录。直至今日，这依然是托德·哈里森的“名和言”

----- 上留下的最大污点，是我人生中最痛苦尴尬的
如果汽油耗尽，不会 篇章。复苏之路漫长艰辛，我必须用最后的一
有人拖我回家。 ----- 小罐汽油让我的引擎发动起来。

如果汽油耗尽，不会有人拖我回家。

17

涅槃重生

和

往年一样，2004 年年初，我回顾过去，总结教训，并决心以此为鉴。我告诉自己，如果米尼安小城在今年的 12 个月内不能大获成功，那么它将沦为一个昂贵的嗜好，高达七位数的支出将使我的银行账户空空如也。

我们建立起了稳定的写作团队，他们都是令人敬重的专业人士，在网站上与世界各地的米尼安小城读者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其中包括托尼·德怀尔（Tony Dwyer）、斯科特·里默（Scott Reamer）、凯文·迪皮尤（Kevin Depew）、约翰·苏科（John Succo）等。他们在这里为我写作，并非出于金钱考虑——我没有钱为他们发工资，他们写作是因为他们相信金融知识的传播能够带来积极的影响。

2004 年夏天，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的王冠峰（Crested Butte）举办了“米尼安山间交流会”。本次活动旨在使网上社区融入实际生活，方便大家相互认识，吸引金融人士积极参与这个平台的建设。

参加本次活动的还有我的挚友及大学室友——凯文·沃森（Kevin Wassong）。自我创办米尼安小城以来，他一直以旁观者的身份在一旁

远远地望着我，但是现在他想亲眼看看我的工作。在我历经千辛万苦

如果米尼安小城在今年的12个月内不能大获成功，那么它将沦为一个昂贵的嗜好，高达七位数的支出将使我的银行账户空空如也。

进入一个未知领域时，凯文一直给我提供咨询服务，献计献策，在对新一代数字媒体平台的定位问题上，更是提供了很多充满睿智的建议。

如果说有人对这一领域有深入了解的话，

那么“老鱼”凯文当仁不让^①。从雪城大学毕

业后，凯文奔赴好莱坞追求他的创意艺术梦想，然后又回到纽约。他在智威汤逊广告公司^②(J. Walter Thompson)组建了数字化团队，1998年任该数字媒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使公司跻身于十大互动服务业公司之列。

凯文一直都是时代潮流的引领者，创造了数个第一；他促成了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的首次网上拍卖，引领美林集团(Merrill Lynch)和纳斯达克进入了数字广告领域。在他看来，米尼安小城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是联结金融界几代人的纽带，超越了传统的媒体平台。他很早就来到会场，一刻不停地帮我照料大小事务，甚至帮我准备派送给客人的礼包。这就是凯文，他从来不在意是否有报酬，是否能住夏季度假屋——他从来不是“只能同甘不能共苦”、追求物质的朋友。

在周六的篝火晚会上，我们聚在一起烤棉花糖，我沉浸在久违的满足感中。在过去三年的艰辛困苦中，我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压。此次活动虽然不是自发的行动，而且支撑我的新事业的资金也在日销夜减，

① “老鱼”是凯文的外号，在英语中 fish 常被用来给人起外号，意思很多，其中之一是“怪人”。——译者注

② 智威汤逊创始于1864年，是全球第一家广告公司，也是全球第一家开展国际化作业的广告公司。自成立以来，智威汤逊一直以“不断自我创新，也不断创造广告事业”著称于世。——译者注

但是米尼安小城的建设进入了一个里程碑，这个社区已经形成了集体意识。集聚在山间的这个新生社区朝气蓬勃，足以证明我们的梦想确实潜力无穷。

集聚在山间的这个新生社区朝气蓬勃，足以证明我们的梦想确实潜力无穷。

我们眺望着笼罩在落日余晖中远处的群山，四周弥漫着欢声笑语，我回头看凯文，两人相视一笑。那一刻，我知道他也看到了我们的无限潜力。

人鼠之间

有人说，如果上帝能告诉一个创业者他日后究竟要耗费多少精力才能美梦成真，那么他根本不会迈出创业的第一步。

我的日程安排近乎残酷；天刚亮我就起床撰写文章，以富有前瞻性的眼光预测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变化，还要忙着募集资金、谋划业务开发以及推动慈善事业。从事你热爱的职业，金钱会不请自来？我仍旧这样告诉自己，尽管我痛苦地意识到，激情不能当钱花，而我在银行账户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2004 年夏天过后，我和凯文在拉其蒙（Larchmont）小镇上他家附近的苹果蜂餐厅（Applebee's）碰头。我们喝着啤酒，吃着芝士汉堡，在账单背后草草地画了“车轮形”商业模式。轮轴是米尼安小城，轮辐是其他辅助业务，包括广告、订阅、活动、许可经营、视频游戏、娱乐活动和衍生商品营销。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虽然其他行业已经出现了一些主题品牌，如体育界有“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科学界有“探索频道”，但是在金融界，我们的尝试却是史无前例的。

2004 年秋天，我经过一番努力得以与罗伊·迪士尼（Roy Disney）的商业合作伙伴斯坦·高尔德（Stan Gold）约定在加州见面。为此我让

凯文帮忙整合介绍材料，并和我一起去见高尔德。我们准备了视频资料及辅助材料，包括预告片、呼呼嘘嘘的宣传海报、MV 信息记录程序和评估标准，但是不幸的是这些资料被送错了地方，到了他们在南加州的公司。得到消息时我们已经来到斯坦的办公室所在的大楼外，此时离我们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有 15 分钟。凯文转过头对我说道：“演出必须按计划进行！”

按约定，斯坦只能给我们半个小时。但是三个半小时过去了（期间宣传资料也转寄了过来），我们还在滔滔不绝、满腹激情地想要赢得斯坦的支持。

“你不了解，斯坦，”我急切地说，期盼他能同意我们的判断，“既然华特·迪士尼可以把两只小老鼠打造成为文化象征，我们也可以以华尔街牛和熊为原型，借助它们传播金融知识，进而给市场带来积极的变化！”

斯坦远远地坐在会议桌的另一头，半信半疑。“你们是很有创意，”他边说边琢磨着我们的话，“还是等公司更成熟些再联系我吧！”

虽然我们没有“满载而归”，但是凯文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加坚定了。回到纽约时，我们决定为米尼安小城募集资金，给它一个真正的机会。

2004 年的最后几个月，我们使出浑身解数，准备私人募股说明书及相关材料。我们与律师讨论，与会会计师碰头，向可能的投资者作介绍，但是其中大多数人没能看清我们所展示的前景。

我签付越来越难以承受的账单，仔细核查开支，希望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实处，用在实现我们的使命上。

节日季逼近，差不多又要到一切归零从头开始的时候了。

忧郁

我在纽约的罗莎墨西哥餐厅（Rosa Mexicana）举办了一个年末聚会，米尼安小城即将成型的现状使我无比激动，但是困难重重的现实又让我心生畏惧。

聚会上的我多半在演戏，一言一行都扮演一个信心十足的领导。我的身体出现在会场上，我的直觉保持着敏锐的状态，但是这项工作太繁重了，即使按我的标准去看，也是沉重得让我难以负荷。我心脏发痛，肌肉酸疼，太阳穴突突直跳。我记得我去了盥洗室，将冷水扑在脸上，喃喃自语“这很不健康”，但是随即我又强装出笑容，回到聚会上，做我的主持人。

第二天早上，我依计划前往亚利桑那州的图森（Tucson）度假，因为我急需从生活的马拉松中解脱出来，它已经把我逼近崩溃的边缘。我觉得自己似乎在逃离什么。我要以最快的速度远远地逃离现实。除此以外我不知道自己能如何继续生存下去。

我仍然不知道自己在“9·11”以后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9·11”在我潜意识中形成的感觉深深地埋藏在我体内，隐而不显，也许是为了让我得以逃避那些不想抑或是不能面对的事实。

14年来，我一直致力于锻造自己的职业身份，这一身份直接塑造了我的自尊心结构。14年后，我对成功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成功的衡量标准不再是豪车的奔驰速度，不再是腕上手表的名贵程度。我知道我人生的“优先项”已经发生了改变，在我的内心深处，只要一想到要独自一人待上一周，我就惊恐万分。我在米尼

我的外祖父曾告诉我永远不要因为害怕而逃避……虽然我的梦想历经九死一生，得以幸存下来，但是前景依然渺茫。

安小城的网页上撰写文章，告诉读者保持平衡的重要性，告诉他们学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必要性，然而这些话中不无虚伪的成分——我自己的油箱已经空空如也，焦虑已经折磨得我身心俱惫。

我的外祖父曾告诉我永远不要因为害怕而逃避，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也不断以此告诫自己。虽然我的梦想还活着，还有继续存活的机会，但是前景依然渺茫。

沙漠风暴

在追求成功的旅程中，我忘记了旅程本身即为目的。我也忘了：当我达到预设的目的地时，旅程就已经结束。

我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我几乎不曾停下脚步想想它是否正确。我陷在自我期许的泥潭中不可自拔，不断重设自我要求，保证自己永远无法达到目标。我相信感情是软弱的标志，特别是当感情转移了我的注意力的时候。

一到亚利桑那州，我就立即投入各种活动中。宾馆周边，或三三两两，或三五成群，但是大多时候我都形单影只。山路单车、举重、徒步——任何活动我都不放过，只要能够让我忙得没有时间自我反思。

然而，从一睁开眼到夜晚终于成功入睡，分分秒秒，时时刻刻我都在思考我是谁，思考我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目标。刚想通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接踵而来。由于我的各种想法陷入了恶性的相互冲突之中，好几天里我的大脑都处于晕眩状态。

一天下午，我在房里踱来踱去，想要理清交错复杂的思绪与情绪。我晃到露台边，俯瞰远处群山的山脚。

我下意识地跳下台阶，开始步行。

每个人人生中都有澄明顿悟的时刻，而这样的时刻对我而言屈指可数。

我还记得在摩根士丹利升职后，我在岛上慢跑的那天，其间我曾站在峭壁边缘俯瞰着湛蓝清澈的海水。

还有一次是在“9·11”的前一周，在毛伊岛上，我和父亲达成和解之时我久久地凝望着天际的夕阳。

然后就是今天这一次在图森市外的沙漠中。这是一个周二的午后，我走在沙漠中，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甚至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次步行、为什么开始这次步行的。大约一个小时过后，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因为以前认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种种，此时都成了问题，我不停地在心中琢磨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抬头仰望天空，和外祖父大声交谈，想要参透自己生命中的不同方面，眼泪渐渐模糊了视线。几分钟后，我无法抑制地哭泣起来。我不记得上次哭是在什么时候，但那肯定是在几年前，而不是几个月前。

“9·11”。与外祖父卢比的生离死别。父亲的无情遗弃。辞去高薪职位。与老牌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毕生积蓄所剩无几。

外祖父卢比

“9·11”

惶惑

怀疑

遗弃

金钱

假朋友

女儿卢比

我站在空旷的沙漠中，思绪越转越快。我转过身，想要弄清楚自己

终于能明明白白地看
透自己的人生轨迹了，这
给人一种自在舒适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到来之前，人
必须经历坎坷磨难。

的位置，但是仍然毫无头绪。一时间，各种感
觉相互交织着向我袭来：困惑、愤怒、悲伤、
寂寞、痛苦、空虚。

突然，云开了，陪着我哭泣。雨滴滴滴答
答像小小的子弹头猛烈地击打着，刹那之
间，我开始顾影自怜。我沉溺于自怜自艾中，

承受着大自然的怒雨，似乎感觉那是我应得的报应。“好吧！”我大声叫
喊，昂起了头，“尽管来吧！”

我又低头看脚下，再环顾四周，然后又把视线转回脚上，我的双脚
牢牢地根植在沙漠中，忽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身处在一个安全无忧的
地方。我深深地吸气，抬头望着天空。我穿过雨丝，看透了我表面的困
扰，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那一刻，我与那个数年前离我而去的人心
灵相通；我找到了那个早在“9·11”前就已经消失不见的朋友。

这场雨此时让我忘却了一切，我伸开双臂，仰面看天。我放下了内
心沉重的负担，放逐了痛苦紧张，一抹笑容爬上脸颊。此时，一丝阳光
透过云际悄悄地望着我，亲吻着我的脸颊。我确信那一定是我的外祖父，
是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要求我乐观地看待一切，告诉我说：“这也会
过去的。”

我一直相信通灵的存在，但是这一次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天兆。

那一天，我的思想发生了强有力的转变。当我走进这片沙漠后，我
进入了终极顿悟的状态。35岁的我终于看清了自己是谁，做过什么，去
过哪些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终于能明明白白地看透自己的人生轨迹
了，这给人一种自在舒适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到来之前，人必须要经历
坎坷磨难。

我回到宾馆，完完全全地释怀了，那感觉就像把心中的恶魔留在了沙漠，到达了一个全新的起点。我不再执著于过去，而是万分庆幸还能有机会塑造未来。我已经没有了经济保障，我的事业前途未卜，我的未来仍是个未知数，我的未来仍是个未知数，我的人生计划还存在着真真切切的风险。

我已经没有了经济保障，我的事业前途未卜，我的未来仍是个未知数，我的人生计划还存在着真真切切的风险。

但此时此刻我是怎样的心情？感恩——一种巨大、完整的感恩心情，让我解放了自己的感恩心情。

18

人生旅程

什么是完美的职业？我一直相信，完美的职业意味着：从事你热爱的工作，与你尊敬的人共事，为社会谋取福利。

2005 年新年伊始，我和凯文着手募集资金，将整个“车轮”商业模式搭建了起来。呼呼、嘘嘘成为华尔街牛熊的专有代名词，我们的忠诚社区迅速扩大，规模和层次不断提升，卢比·派克基金会已经募集了七位数的儿童教育基金，而我可以每天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工作。

生活很美好，但是生活并不容易。创业总是比设想的更花时间，更

从事你热爱的工作，
与你尊敬的人共事，为社
会谋取福利。

费金钱，更耗精力。我们的阻力很大，传统上人们都认为金融智慧必然是枯燥而同质的，而我们却要迎着这股汹涌的潮流逆流而上。

我们一直忠于自己的使命：传播金融知识，实现积极的变革。即使我们所传播的信息并不乐观，我们也不改初衷。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几年中，我们就监测到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不平衡局面正在潜滋暗长，我们发出警告：将发生“长期的社会经济动荡，局面将比纯粹的经济衰

退更严重”。我们坚持认为金融业在技术上已经破产。

事后回顾，这种危险局面显而易见。但是，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路走高，接近历史最高点时，我们的立场显得孤立无援。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一如既往，以幽默和温馨的口气与读者分享我们的观点；我们忠于自己的声音——我们忠于我们自己。

我们对金融危机并没有免疫力，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因为我们的信念。

在我们的读者看来，米尼安小城的推出非常及时，但这个时机却又纯属偶然。而回头来看，这个时机对我们自己来说却颇具反讽意味。我投资了数百万，打造一个金融教育平台，从个人理财的基础知识到 401（K）退休储蓄计划，再到如何解读市场信息，我们不遗余力。我们的团队孜孜不倦地完善这一平台和组织，然后“轰”的一声——我们起飞时，金融危机降临了。

我们正在多项业务开发的最后阶段，忽然之间，所有人、所有一切都陷入一片黑暗之中。米尼安王国（Minyanland）——我们的一个大型群体性网络游戏，旨在教育孩子如何赚钱、如何花钱、如何存钱、如何给予，一夜之间就成了不必要的营销支出。福克斯商业电视网（The Fox Business Network）曾在 2007 年推出“呼呼嘘嘘新闻视角”（Hoofy & Boo's News & Views）栏目，在 2008 年却采取了更为刚性的新闻采播路线，取消了与我们的合约。虽然我们的网站访问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每个广告的平均周期从几个月缩短到了几周^①。

总而言之，我们对金融危机并没有免疫力，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因为我们的信念。

① 意味着广告订单的平均金额严重降低。——译者注

开奖

得知我们节目在福克斯停播的那天，我们也获知米尼安小城获得艾美奖提名的消息。“商业及财经报道创新奖，这个奖项简直就是我们理念的代名词，”我跟凯文说道，希望能缓解节目停播带来的失落。

我们步行穿过曼哈顿，前往彩虹屋^①，我抬头望着天空，摩挲着手

得知我们节目停播的
那天，我们也获知米尼安
小城获得艾美奖提名的
消息。

腕上刻着“卢比”名字的金手镯。这只手镯是外祖母在他们40周年结婚纪念日那一天给外祖父的礼物。我强烈地感觉到此时他和我在一起，正如那天在沙漠里一般；他的手仍旧搭在我的肩上，阳光仍旧亲吻着我的脸颊。

来自全国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代表颁出一座座金光闪闪的小金人时，整个大厅弥漫着一种紧张气氛。我们可以说小金人不过代表着一种物质占有，但是如果我说它对我们无关紧要，那么我说的一定不是实话。

比尔·斯摩（Bill Small）走上颁奖台，说：“下一个奖项，要颁给在广播与网络平台上进行商业及财经报道创新的标杆性企业。”

然后开始播放有关三个候选单位的视频短片。三个获得提名的媒体分别是 CNNMoney.com、米尼安小城网络媒体的“世界评论”（World in Review）及 Newsweek.com。接下来斯摩继续说道：

“获得提名的都是网络媒体，而目前的主流都是杂志和报纸，它们也在网络上有出色的表现，包括网络电视等，都做得很优秀。但是现在我想对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

① The Rainbow Room，洛克菲勒中心内著名的酒店与夜总会，也是艾美奖传统的颁奖典礼举办地。——译者注

播公司（ABC）及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同仁们说，你们可以看看这些平台，就能了解为什么它们获得了提名而你们没有。”

他开始打开信封，我的心跳几乎停了下来。

“艾美奖商业及财经报道创新奖的获奖者是……Mine-yan-ville.com。”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猛亲了下凯文的脸颊，接下来的几秒钟内我晕乎乎地走上了领奖台。

“我是托德·哈里森，是米尼安小城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此刻，我的感觉就像是在电影《动物之家》一场戏里，是莎莉·菲尔德（Sally Field）和约翰·贝鲁西（John Belushi）的集合体，我激动得近乎发狂。”

我深吸了一口气，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们说，一个梦想有多强大，要看相信这个梦想的人有多强大。此刻我满怀谦恭地接受这个奖项，它不仅是给我们团队和凯文·沃森的，也不仅仅是给在座诸位和所有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更是给整个米尼安小城社区的，这个社区遍布全球，这里的人们相信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就有能力——而且也一定会带来积极的变化。”

我停顿了一会儿，试图保持镇静，再说最后一句话：

“还有就是……我要对我的外祖父卢比说，”我亲了亲小金人，将它举向天空，“这是献给你的。”

工作人员把我们引下领奖台，带到摄影区。比尔·斯摩回到颁奖台上，微笑着说：“我在想米尼安小城的团队是不是全来了？他们总裁刚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还印着呼呼和嘘嘘两个人的照片，我想他们哥俩在公司应该还不是高层人士吧！”

我并没有听到那个人头攒动的大厅里传来的阵阵笑声。一走下领奖

台，穿过厨房^②，走到新闻发布厅的角落里，我就崩溃了。我闭上双眼，开始不可抑制地哭泣。

结语

米尼安小城现在拥有庞大的社区，他们来自 229 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每个月 1 000 万的访问流量，我们也一如既往地让社区居民接受知识的熏陶，感受娱乐的魅力，享受参与的乐趣。我们从不把自己视为传统媒体，也许这也顺应了眼下这个非传统时代的创新需求吧。

而专为儿童设计的网上游戏平台米尼安王国（Minyanland）也蓬勃发展，吸引了近 60 万儿童和 30 万家长注册，网上讨论如火如荼，构筑起

我不再像在华尔街时那样日进斗金，但是我却获得了空前的精神“收入”。

了一座连接网上虚拟应用和现实世界真实储蓄的桥梁。呼呼和嘘嘘——象征着股票市场的卡通人物，成了欢声笑语的不竭源泉。我们一点小小的幽默从未像此刻一般能够传遍全球各地。

有人曾经说过，判断你现在经营的究竟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份职业，那就应该知道，唯一的区别在于你是否需要每天待在那里来保证它的运转。米尼安小城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我也只是一个强大社区中的微不足道的一员，但是每天早晨我起床时都欢欣雀跃，坚信我们才刚刚开始施展拳脚。

我不再像在华尔街时那样日进斗金，但是我却获得了空前的精神“收入”。长期以来我们受到的慷慨的社会捐助以及公共政策的支持表明，我们在造福社会。我们正在帮助数以百万计的“米尼安人”在网络上塑造投资理念，规划投资重点，树立投资原则。每天都是如此，不曾

② 艾美奖颁奖仪式所在的彩虹屋同时也是一家著名的高档酒店与夜总会。——译者注

懈怠。

几年前我在一所大学做演讲。主持人介绍了我的经历后，有人问我
最令我引以为豪的职业成就是什么。我并没有
事先准备答案，但是答案却脱口而出。

生意场中当如动物凶猛，人生路上要留真我性情。

“我所经历过的种种失败就是我最自豪的
职业成就……是它们考验了我的决心和能力。我曾经用银行账户上的数
目和名片上的职位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但是现在我发现，真正的成功
就是忠于自己的本性，并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心怀感激。我学会了视
阻碍为机遇，视问题为可能，一切就都豁然开朗了。”

我已洗心革面，不再是那个追逐收银台的人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金钱对我没有吸引力。我只是发现，不管你选择做什么，重要的不是你
做了什么，而是你怎么去做。

生意场中当如动物凶猛，人生路上要留真我性情。

致 谢

虽然说在金融市场能否取得盈利首先取决于内在素质，但是对我来说，我最大的红利来自我的很多朋友。就这方面来说，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你读到的这个故事。因此，我必须在此献上我诚挚的敬意与谢意。

我要感谢凯文·沃森，过去 25 年来他给了我常人难以置信的友谊、鼎力的支持和悉心的指导。他是除了卢比以外我遇到过的最好的人。

我还要诚挚地感谢所有为米尼安小城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人，以及我们才华横溢的团队，他们时时刻刻都证明了一点，梦想有多强大，取决于相信这个梦想的人有多强大。你们致力于创造独一无二、卓然傲世、改变行业格局的金融媒体，你们的努力帮助全球上千万的投资者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并为他们带去了欢声笑语。

我要感谢优秀的编辑珍妮·格拉瑟（Jeanne Glasser），她让我在整个过程中都保持自己的风格，虽然有时候我不免有些尖刻，但她一直不离不弃。我还要感谢金融时代出版社（FT Press）的所有员工，谢谢你们对这个项目的支持和帮助。

另外，我还想感谢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约翰·苏科（John Succo），杰克·斯科巴（Jack Skiba），汤米·卡登（Tommy Carden），查克·费尔德曼（Chuck Feldman），乔尔·波拉克（Joel Pollack），哈里·西尔弗（Harry Silver），莱恩·斯皮瓦克（Len Spivak），

杰夫·伯克维茨 (Jeff Berkowitz), 马特·雅各布斯 (Matt Jacobs), 布鲁克斯·约翰逊 (Brooks Johnson), 布鲁斯·弗雷德里克森 (Bruce Fredrickson), 洛雷塔·巴雷特 (Loretta Barrett), 艾伦·米尔斯坦 (Alan Millstein), 凯文·迪皮尤 (Kevin Depew), 克里斯·迪克森 (Chris Dixon), 丹·英格兰德 (Dan Englander), 彼得·阿特沃特 (Peter Atwater), 斯密达·萨达纳 (Smita Sadana), 汤姆·艾格斯 (Tom Eggers), 朱迪斯·多恩斯坦 (Judith Dornstein), 费尔·祖奇 (Fil Zucchi), 拉里·克雷默 (Larry Kramer), 亚当·海涅 (Adam Heine), 托尼·杜尔 (Tony Dwyer), 比尔·米汉 (Bill Meehan), 查理·曼格诺 (Charlie Mangano), 皮特·摩西 (Pete Moses), 凯西·卡农 (Casey Cannon), 鲍比·塞杰 (Bobby Sager), 杰夫·索特 (Jeff Saut), 贝纳特·西德卡 (Bennet Sedacca), 马特·福特 (Matt Ford), 杰夫·麦克 (Jeff Macke), 戴夫·卡拉维 (Dave Callaway), 当然还有吉姆·克莱默 (Jim Cramer), 是你们为我开启了一扇通往全新领域的大门, 引领我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事业之路。

对我个人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人, 我想说我爱你们: 我的母亲卡罗尔 (Carole), 感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感谢你我是的母亲; 我的哥哥亚当 (Adam), 感谢他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感谢我的嫂子菲丝 (Faith), 她是了不起的嫂子; 我的侄子侄女玛雅 (Maia) 和布拉德利 (Bradley), 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侄女和侄子; 我的外祖母多萝西 (Dorothy), 她是南佛罗里达最时尚的女性; 还有我的父亲史蒂夫 (Steve), 感谢他及时向我展现了他真实的自我。

我还要感谢杰米 (Jamie), 我遇见过的最卓越的女性, 是她让我美梦成真; 还有我的女儿卢比 (Ruby), 在本书出版之际, 她将降临人世;

还有卡文（Cavin）和玛格（Mug），是他们一直激励着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还有菲比（Phoebe）、克拉什（Crash）和布鲁（Blue），他们在我心中埋下了爱的种子。

还有每天访问 www.minyanville.com 网站的整个米尼安社区的网民，感谢你们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让我们找到了通向这个妙趣横生的世界的道路。如果没有你们，那么我们就无从说起。

作者简介

托德·哈里森是米尼安小城（Minyanville）媒体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在华尔街打拼长达 20 年之久。他曾在摩根士丹利担任全球证券衍生品交易的副主管长达 7 年，之后在帆船集团担任衍生品交易总经理，此后他在价值 4 亿美元的克莱默 - 伯克维茨对冲基金公司担任总裁。他曾出现在各大电视上，如福克斯电视台（FOX）、CN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彭博财经频道（Bloomberg TV），各大报纸杂志也曾刊登过他的报道或文字，如《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商业周刊》（*BusinessWeek*）、《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价值》杂志（*Worth*）、《财富》杂志（*Fortune*）、《巴伦周刊》（*Barron's*）、《道琼斯市场观察》（*Dow Jones MarketWatch*）、《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及加拿大《全国邮报》（*National Post*）。

托德曾在多所高校作过演讲，其中包括哈佛大学、雪城大学、纽约大学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他积极参与大学生金融市场学习趋向的研究，他合作撰写的论文《威胁、恐吓与学生金融市场知识实证研究》曾刊登在《商务教育》（*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上。

托德还在奥利·弗斯通电影《华尔街》的 20 周年纪念纪录片中有重要的出镜。2008 年，他获得了美国国家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的艾美奖，嘉奖他作为全球第一部也是唯一一档动画商业新闻节目《米尼安小城世界评论》监制所取得的成就。

托德以华尔街内部人士的身份,用机智幽默的语言揭示了他身上的柔软之处。我强烈向朋友们推荐本书,你们会像我一样,一打开便爱不释手。

约翰·莫尔丁

四度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的作者
千禧波投资公司总裁

它充溢着爱怜的人世证言,告诉我们,要真正赢得世界,我们首先必须寻找自己的灵魂。

阿比·派克

西北大学莫迪尔新闻学院商务沟通系主任

托德·哈里森拉开了华尔街的帷幕,坦诚率真地展现他的人生。

马丁·多思

《纽约每日新闻》总编

有昂贵的波尔多,也有诚实、忏悔和高洁。这里讲述交易室的权力斗争,也讲述穷孩子的理想与奋斗。

皮姆·福克斯

彭博社《股市》节目金融记者及主播

语言曼妙,发自肺腑,这是我读过的关于人生和金钱的最优秀文字。它细腻、深刻,能触动你心中许许多多的情与理。

塔赫拉 K. 赫拉博士

纽约泛欧交易所理财顾问委员会主席、教授

The Other Side of Wall Street

今天他终于敞开了心扉! 华尔街最后一位诚实人的内心独白。

巴里·里萨兹

《拯救国家》作者

哈里森是一名睿智的交易员,同时有着一颗诗人的心。

迪恩·葛利根

雅虎金融编辑主任

阅读他的人生历程,能让我们心存谦卑,立志高远。

彼得·阿瓦特

财经观察有限公司总裁

美国第一银行(Bank ONE)前司库

哈里森帮助读者寻找北极星、寻找路标,并在它们的引导下走向幸福与意义。

沃伦·摩西

儿童援助协会前首席执行官

托德的职业历程和你读过的任何华尔街故事都不相同。

杰米·哈蒙德

美国在线和华盛顿邮报网站前商业主编

PEARSON

客服热线:

(010) 68995261, 88361066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PEARSON

www.pearson.com

华章网站 <http://www.hzbook.com>

网上购书: www.china-pub.com

上架指导: 金融投资

ISBN 978-7-111-38230-0



9 787111 382300

定价: 35.00元